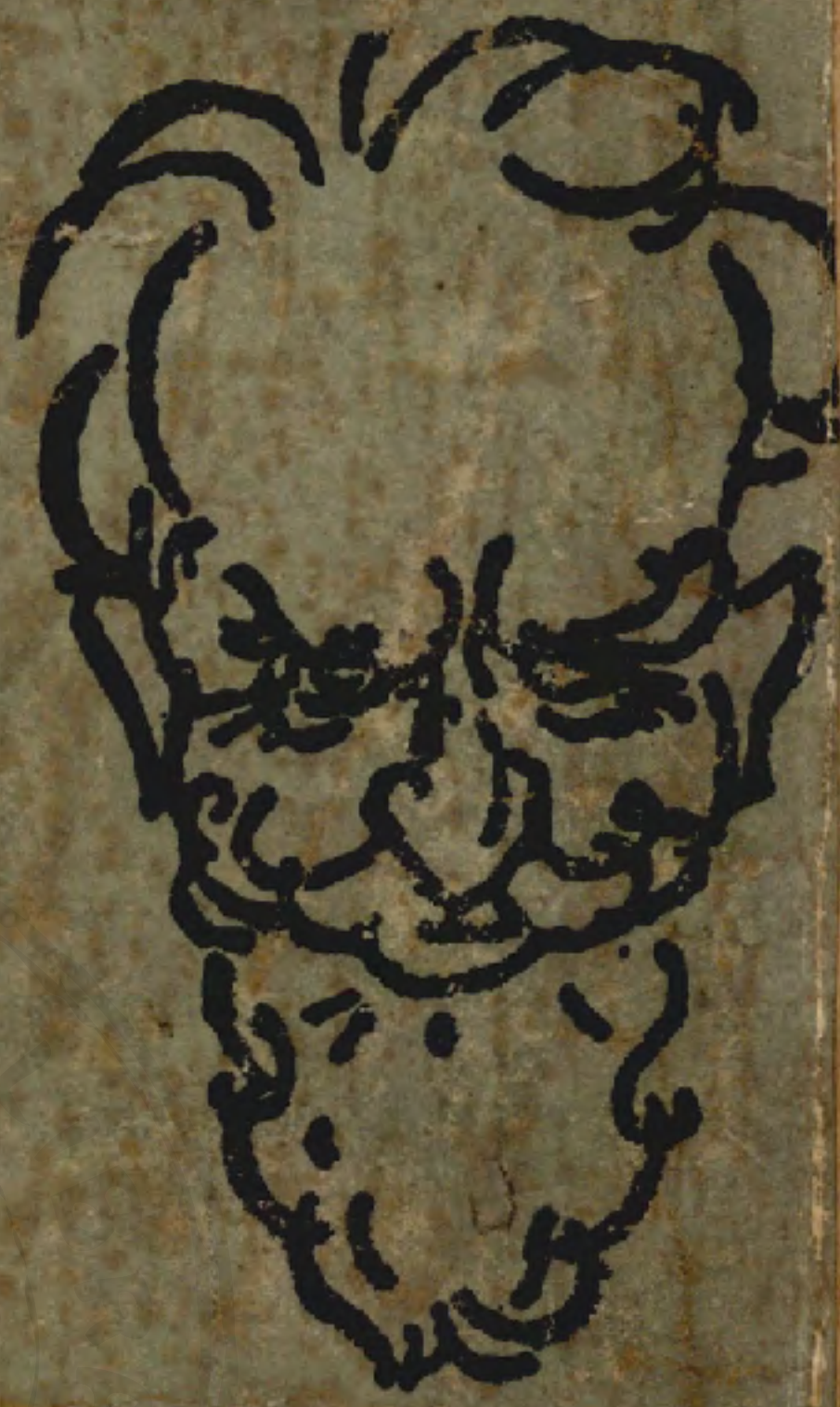
東倒

紀情書

世界大文豪



蘇伯納原著

台北文友書店發行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典藏

蕭伯納情書

顧者譯編　帆

台北市私立靜修女子中學
45.11.9
圖書
870
8736

台北文友書店發行

陳文聰印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001685136

8665
25

譯者序

倫敦坎士塔布書店（Constable and Co，Ltd.）於一九三一年出版一部聖莊（Christopher St. John）編輯的蕭伯納情書集，引起社會人士極大的注意。在這部書裏，蕭伯納的對象不是他的夫人夏綠蒂潘旦馨女士（Charlotte F Payne-Townshend），而是英國著名女伶愛蘭黛麗女士（Ellen Terry）。好述者的蕭氏在這些情書裏，於討論戲劇之餘，大賣弄其風情，把愛爾蘭人的風流性格，流露無遺。雖則他自謂對那些狂熱地表現於紙上的熱烈愛情詞語，不曾有一半的實感，但他還很怕引起外界的誤會，所以他對他與愛蘭黛麗情書集的出版，遲遲不加同意；直到愛蘭黛麗逝世三年後，這部書才有和世人見面的機會。

蕭伯納在他五十餘年的文藝生涯中，與歐美的藝壇和劇院發生了極密切的關係。批評家和劇作家的他，在職業上和女伶們常有接觸的機會，因此產生了許多永久的友誼關係。

愛蘭黛麗就是他最親密的一個女友。赫理斯在蕭伯納傳第十六章「蕭與女伶的關係」裏，（參閱商務版拙譯第二五二頁）曾引用蕭氏寄給他的一封信中的話。蕭氏在信裏說：

「……至於與女伶的私人關係，職業上親熱的「同氣相投」的現象，使大衆很難避免謬誤的見解，很難看見實在的情形。道德與情感在舞台脚燈兩邊並不相同。愛蘭黛麗和我在一八九〇年代，曾互通了二百五十多封書信。舊式女教師一定會說，其中有許多輕佻的情書；然而，我們彼此的住處雖然距離很近，祇要一先令的馬車費便可往來，但我們向來不曾祕密會過面。我唯有一次接觸她，那是在勃拉斯麓一劇出演的第一夜，我在儀式上吻她的手。……我可以說，從愛蘭黛麗到伊文思（Edith Evans），一切和我有過私人接觸的著名女伶，都曾把她們毫無顧忌的友誼給我。……由考琳康培爾夫人（Lady Colin Campbell）數起，我認識過許多有名的美人，而且也認識過許多和有名的美人絕不相同的眞美女，但彼此的整個人格，都不曾脫落一根毫毛。……」

這段自白很可以表現他和愛蘭黛麗的關係。他由一八九二年起便和愛蘭黛麗互通了三

十年的書信。在這期間，愛蘭黛麗不但已經結婚 做了母親，而且做了祖母，而蕭伯納也於一八九八年和潘旦馨女士結婚；時過境遷，世態萬變，但他們倆間還是始終如一，維持着純潔的友誼。這種關係的確是難能可貴的。他們的友誼無疑地不曾超過「紙上求愛」（"Paper courtship"——依蕭氏自己的話 的程度。他們到一九〇〇年十二月蕭氏的戲劇勃拉斯龐大尉的感化（"Captain Brassbound's Conversion"）初次上演時，才正式晤面，雖則蕭氏在過去常常看見愛蘭黛麗在舞台上表演，而她也偷望過他幾次。蕭伯納對愛蘭黛麗的工作與事業，始終很關心地維護着，因爲在私人友誼上和藝術上，他覺得應該這樣做。他的堪底達（"Candida"）與勃拉斯龐兩劇的女主角，是以愛蘭黛麗爲活模型的；勃拉斯龐和時勢造英雄（"The Man of Destiny"）也是爲她而作的。他們的友誼建築在藝術的基礎上，雙方志同道合，於彼此的性格和事業，具有深切的同情和澈底的了解；所以彼此的關係，並不因空間的阻隔而疏遠起來。

愛蘭黛麗以一八四八年二月二十七日生於英國科芬德里（Coventry）；父母都是伶

人，所以她是在藝術的氛圍氣中生長起來的。她於一八五六年初次現身於舞台上，年僅八歲。由一八六〇至一八六六年，她先後加入幾個劇團，到各地去演戲。她在年紀很輕時，就跟一個名叫華特(G. F. Watts)的畫家結婚，不久因故脫離關係。她的第二個丈夫是伶人瓦地爾（E. A. Wardell），舞台上的名字叫做凱萊(Charles Kelly)。她於一八六七年開始和英國著名伶人和劇院經理亨利歐爾文爵士（Sir Henry Irving）合作，兩人在倫敦鬧心劇院（Lyceum Theatre）合演莎士比亞的威尼斯商人，麥克白，羅密歐與朱麗葉，亨利八世等戲劇，成績優越，大受歡迎；後來原班人馬幾次赴美表演，均得佳評。黛麗和歐爾文三十餘年藝術合作的成功，多半是由於前者有一種可愛迷人的性格，高尚的美感和出類拔萃的表演天才。歐爾文死後，她繼續在科特劇院（Court Theatre）等重要舞台藝術中心主演名劇，在這期間，也担任蕭伯納幾齣戲劇的女主角。她於一九〇六年在倫敦舉行舞台生活五十週年紀念，情形極爲熱烈。歐美人士發起募捐八千金鎊做她的養老金，以示景仰擁戴之意。她於一九〇七年又和美藉伶人詹姆士卡留（James Carew）結婚。她於一九二

八年度過八十誕辰之後，在七月二十一日因病逝世於肯德郡（Kent）。

她的女兒愛狄克勒格（Edith Craig）也上過舞台；兒子戈登克勒格（Edward Gordon Craig）是著名的舞台設計家和藝術批評家。

她是英國歷史上一個最偉大的女伶，以卓越的藝術和驚人的表演天才把英國劇壇支配了五六十年，其影響之重大是不言可喻的。蕭伯納在從事藝術批評工作的初期，就認出她是個鶴立鷄羣的天才女伶，另眼看待，於事業上給與她很大的助力。這兩個男女藝人的友誼，在西洋戲劇演進史上無疑地佔着重要的一頁。

這部書是蕭伯納與愛蘭黛麗的情書集（原名"Ellen Terry and Bernard Shaw: A Correspondence"），係編者以雙方互寄的三百零十封書信輯成的。實際上其數必不止此，但有些已經燒毀，有些一時搜尋不到，只好付諸缺如。不過據編者的調查，未編入的書信大約不多，所以此集的內容，大體上可說是很完整的。

這番繼續三十年的通信，是在偶然的環境中開始的。世界雜誌的主編耶次（Edmund

Yates）於一八九二年接到愛蘭黛麗一封信，內容談到她一個朋友想做歌唱家，問她的意見怎樣。耶次把信交給該刊音樂評論記者蕭伯納看。蕭氏便跑去聽那位女士唱歌，把他的印象很坦白地寫成一篇詳細透澈的長評，寄給愛蘭黛麗。黛麗接讀這封信後，大受蕭氏卓越的見解和誠懇的態度所感動，復信道謝。兩人的通信就這樣開始。

這些書信表現了蕭伯納和愛蘭黛麗的性格，雙方的友誼關係，以及個人對舞台藝術的見解；同時顯露了十九世紀末葉英國戲劇界的內景。這兩個近代劇壇的傑出人物在筆談的時候，絕對沒有把他們私人書信公開出來的念頭，後以書中始終流露着一種赤裸裸的坦白直率的態度，使讀者得到親切痛快的感覺。蕭伯納事實上是一個最仁慈、最大量的人，無時不想幫人家的忙，即使因此犧牲自己的利益，也在所不惜。他崇拜黛麗，愛她的高超的人格和藝術。他站　批評家和劇作家的立場上，維護黛麗的事業，無微不至。他關懷她的工作，她的藝術，和她的子女及朋友。他批評她的表演，說了許多別人不敢說的話，使她知所改進，有所適從。他就這樣成爲她終身的畏友。

愛蘭黛麗也是一個始終爲人類服役的偉大女性。她是英國劇壇上一個最可愛的女伶，慷慨，無私，任勞任怨，到處做快樂的天使，受人歡迎。她一生處於逆境。遭遇了許多不幸的事情，失戀，困窮，疾病，到晚年甚至失明，然而她還是快快活活地爲他人服役——爲亨利歐爾文，爲丈夫，爲子女，爲朋友。不但如此，她的藝術造詣之深，學問修養之富，也不是任何一個伶人所能望其項背的。她用虛心謙遜的態度去追求智識，那種排除萬難的勇氣和毅力，眞是值得欽佩。她在通信中和蕭氏討論藝術戲劇，彼此切磋琢磨，獲益匪淺。她不但能夠欣賞文藝作品，而且也能夠根據自己獨特的見解去作切當的評論。這在沒有相當修養的人是辦不到的。她於一九〇八年出版的自傳（"The Story of My Life"）是英國十九世紀劇壇上一部重要的文獻。

蕭伯納在這書信集裏排斥英國舞台的舊傳統，主張新劇院的建設。他對莎士比亞和歐爾文的攻擊，一方面固然是由於彼此藝術觀念的不同，另一方面確也是由於妒忌——妒忌愛蘭黛麗的表演天才給莎士比亞的戲劇和歐爾文的蘭心劇院獨佔了去。他崇拜黛麗的藝

術，當然想佔有了它，去實現其戲劇理想；而不願她和別個藝人發生關係。他覺得莎士比亞和歐爾文都不配和黛麗合作，覺得此種辦法僅是浪費這偉大女伶的天才而已。這種由愛而妒的情感是十分自然的表現。

這部書是兩個偉大藝人的思想情感的結晶。蕭氏在愛蘭黛麗的身上，看見一個有個性有修養的天才女伶，可以把他獨特的藝術觀念在舞台上生動地表現出來。黛麗喜歡聰明，誠懇，有毅力的男子，而蕭伯納正適合她的條件。他們通信的開始雖是偶然的，但友誼的發展却不是偶然的。這裏有的是機智，幽默，熱情，溫柔，慇懃，和誠摯的友愛。這裏有一些最可愛，最動人，最有個性的情書。

有人也許會說這僅是一個紙上的羅曼斯。可是那有甚麼關係？這個紙上的羅曼斯，這番精神上的戀愛，終究是美麗動人的。蕭伯納在情書集的序裏說得好：「有人也許會埋怨說這一切都是紙上的；讓他們記住：人類只有在紙上才會創造光榮，美麗，眞理，智識，美德，和永恒的愛。」

在原書三百零十封書信當中，有一部分詳論當時英國劇壇的情形和人物，批評某些劇本的內容和演出方式，不一定會引起一般人的濃厚興趣，尤其是沒有相當歷史背景的外人；所以暫時也許沒有介紹的必要。譯者現在只由原集選譯了一百封最精采，最有趣味的書信，由一九三六年九月起，按期連載於西風月刊。選擇的標準比較著重雙方私人的關係和個人的思想與觀念，而不大著重其他的材料。書信和其他的作品不同，每封都可以獨立成爲一個實體，所以選一番選擇工夫，不但不至於破壞整個的印象，而且可使印象更清晰更明顯地表露出來。

在蕭伯納慶祝八十壽辰的今年，譯者謹把這部情書集介紹於國人之前，以爲紀念。

譯者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獻給

全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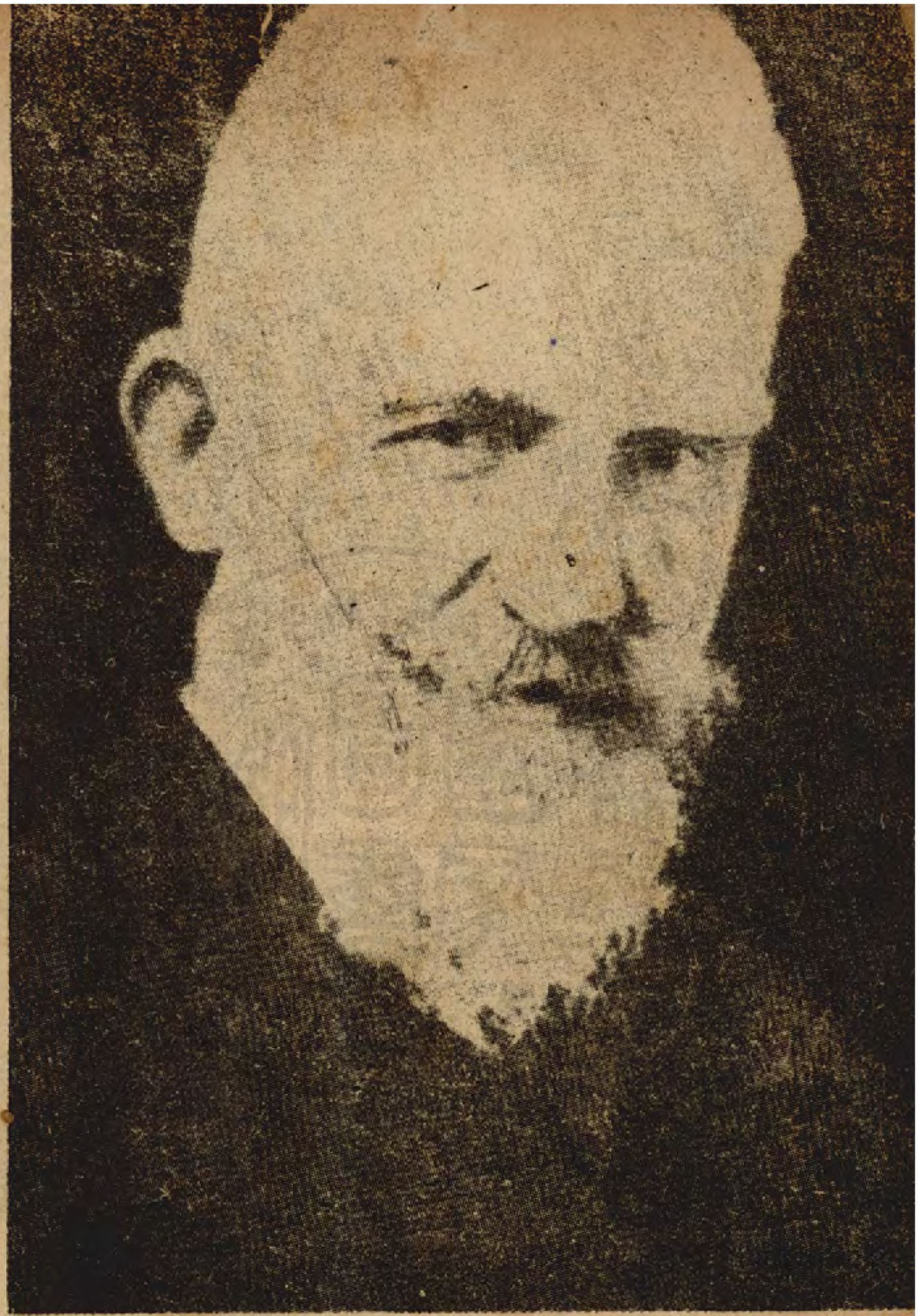
愛好蕭伯納

者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NEPAL CENTRAL LIBRARY
RO

愛蘭黛麗像



蕭伯納像

原序

蕭伯納

我現在讓那些關懷愛蘭黛麗的人，都有讀這個書信集的機會；可是我必須預先告訴他們一句話：讀這些書信時，不要用鄉下天主教徒彬彬有禮的書信作法的傳統習慣，以爲判斷的標準。如果這是教會委員和女執事的書信集，那麼它的內容便絕對不可公開。但劇院的後台，有一種特殊感情上的情投意合的關係，這種關係的確比外邊都市社會矜持拘泥的態度，更爲坦白，更爲健全。這種異現在已比從前小了；因爲伶人和其他職業者一樣，已經踏進社會的境界，被認爲專門職業的高等士女，而不再被視爲做戲的了。今日的伶人，在普通職業社會中，不至因其職業而處於不利的地位，雖則他在教育上和社會習慣上，資格有時也許是不够的。如果他的餐桌上的禮貌，衣飾，和口音沒有錯誤，人家便不敢僅因爲他是伶人而叱責他或袒助他；如果他在這幾方面不够資格，他無論如何也是不比其他不

修邊幅的職業者更要不得的。

自從亨利歐爾文於十九世紀末葉，堅要社會正式承認其職業以後，伶人才初次獲得這種社會地位。在一八四八年愛蘭黛麗誕生的時候，劇院中人還得不到這種一般的諒解。伶人和猶太人一樣，是個隔離的種族，保存着他們本身特有的風俗習慣。我少時曾注意到一些業餘戲劇團體的活動，這是我與舞台接觸始。我記得有些上等社會的紳士和女士，組織一個劇團，請了一個教舞台經理來做指導；這經理對那些女士，一律稱呼"Darling"（親愛的），對那些紳士，都叫"Old Boy"（老孩子），使他們覺得又憤恨又好笑。現代的舞台導演，是不叫人家做"Old Boy"的；至於"Darling"一語，也不過是在和脾氣不好的女明星開玩笑的時候說說吧了。可是從前的舞台經理，却非依傳統習慣這麼叫不可。

舞台經理口中的"gnilraD"，雖則和副主教說"gnilraD"時含義不同，但這裏有一點是值得注意的：依舞台的習慣，劇院中人都應當維持着個人親愛的關係，而在其他職業裏却僅是冷淡的彬彬禮貌。這異點今日依然存在着，演劇一日爲藝術，這種習慣也一日

存在着。當我小時，我對音樂的興趣比文學爲濃厚；在劇院表演歌劇的時候，我有一兩次設法偸入後台去參觀，才知道這是欣賞歌劇的最劣方法，也知道無任務的局外人在後台，是極討厭的東西，不給後台的職員放在眼裏。而且戲一做完，男女主角退到後台來，重現原身，兩人熱狂地互相擁抱，祝賀彼此表演的成功；這種情感的表現，確是很特殊的，不是普通職業上所有的。事實上，舞台不是一個仙境，而是兩個仙境　一個是開幕時觀衆所欣賞的；還有一個社會大衆永遠看不見，是閉幕後給劇院中人私自享受的。在那秘密的樂園裏，天才引起了被感動者的熱烈崇拜，這也就是天才唯一的滿足。我就是這樣崇拜愛蘭黛麗的，但我所告訴她的話，還不能代表我的情感的一半。而她也不會說：『先生，你怎敢用這種詞句來侮辱高尚的女性？你好大胆！』

我可以補充一句話：天才在舞台上並不比別處更多；不過人們在稱頌舞台天才或別處的天才時，都有言過其實的傾向。外科醫生所謂精到的外科手術，在病人目中，是可怖的；物理學家所謂巧妙的衡量方法，感情主義者正眼瞧也不瞧一下；律師所謂成功的案

件，使原告被告兩方都吃了大虧；情人眼裏的美人，在無關的旁觀者看來，也許是很不漂亮的。在戲劇職業的磁性境域中，這種誇張的話，成爲家常便飯，結果上下的演員職員，都把這種話掛在口頭，而每個男伶女伶，都變成劇院經理的"Old Boy"和"Darling"了。

舞台上還有一個特點，是值得注意的。女伶不是高尚的婦人：至少當她是高尚婦人時，她不是女伶。讓我解釋一下。一個女子（在愛蘭黛麗的時代也是如此）須經過長期的訓練，養成一種藝術和習慣，能夠在最困難的環境下掩藏情感，顯露絕對恬靜的表情，才有做高尚婦人的資格。而女伶所經過的訓練，恰恰相反；她須養成一種藝術和習慣，盡量把情感表現出來，使坐在劇院最後排的觀衆，也會由她的容貌和姿態，看出她的感覺來。在緊急的時候，高尚婦人須努力掩蔽內心的反應，而女伶則須乘機使情感爆發出來。現代坦白的風氣，已經減少這個差異；但差異還是存在着，而且現代中等社會人士說話的潦草，和女伶發音的清晰，也成了顯著的對比。我們的青年女伶，一方面須聽傻導演的勸告，叫她們不要作清晰的發音，因爲這是不自然的，而且不像高尚婦人，另一方面又須聽

劇作者的勸告，叫她們發音清晰，使觀衆聽到她們的話。有經驗有機智的作家會對她們說，偉大的高尙婦人，發音都是清晰的，維多利亞女皇可爲例證。當你叫少女話別說得太清楚時，與其說你怕她們被誤認爲女伶，毋寧說怕她們被誤認爲皇族。愛蘭黛麗幸虧不曾受過現代女伶所受的磨難。她的發音是十全十美的。她那微嗄的聲音，使坐在最遠的觀衆也聽得很清楚。

雖然如此，女伶因爲須在台上把情感誇大地表現出來，所以在台下，也不能避免這種誇大的習慣，女伶越偉大，則其發揮情感衝動的力量也越偉大，她不但把情感像經過無線電放音機那樣地播送出來，而且發音有力，使人人得到深刻的印象。劇作家因爲須供給這種有力量的對白材料，文字上也產生同樣的性質。所以，讀這東親密的書信的人，切莫因爲看見雙方互訴愛慕之情的大胆，而大驚小怪起來，更不要生出反感。我並不是說這些書信中的話虛僞不實：雙方寫下來的話，都是他們當時所感到的情意。但他們的職業，使他們不必受別人所受的許多禁制；不要用女管家和神學院學生情書中的含義，去揣度這些書

信的語言。

當我在愛爾蘭誕生的時候，愛爾蘭那種十八世紀的風流傳統，是很要不得的。這一點似乎也應當提起來說說。我有一個最可愛的姑母，曾在少時教訓我說，「別忘記：屋裏頂不漂亮的女孩，也是家中的美人。」有個愛爾蘭女伶　曾氣憤憤地說：「沒把我供奉在台上崇拜的男人，我看也不看。」依愛爾蘭的傳統，這是她的權利。我敢說，除挪威瑞典的作家之外，十九世紀沒有一個男作家，曾比我更努力把女子推下台去，使她脚踏實地。不過我和一切反動分子一樣，因爲我在反動的傾向中生長起來，所以我依傳統禮儀，須每個女人都有一個高台可坐。這麼說來，對於像愛蘭黛麗這種女神般的女人，我自然沒有工夫可以考慮這種態度是否能得易卜生或斯特靈柏勒(Strindberg)的稱許。

還有一點不可忽略，我們倆都是喜劇俳優，彼此都在演戲給對方看，彼此都想使對方覺得快活有趣，絕對沒有其他的動機，也沒有媒人口中所謂結婚的目的。然而，我還須把愛蘭黛麗的倫理觀念說一說。她有一次曾說，她之所以能安然渡過一切患難困迫，完全是

因爲她有一種從未做過錯事的感覺。有人把這句誠實的話當做大胆的虛僞表現。愛蘭黛麗不曾被視爲前進的女子。她不和偏見鬥爭、也不向偏見伸辯；她當做沒有看見偏見那樣地走過去。這一部分是她個人的性格；但我們須知宗教和道德觀念，在隔離的舊劇院裏，是自行製造的：女伶不像醫生，律師，牧師或商人那樣在普通的社會中生活：她屬於另一個小世界，有她自己的道德觀念；伶人的道德，雖則有十分之九和常人一樣，但不同的地方，仍在其餘的十分之一裏。例如，一般的女人，在經濟上是不能獨立的；當她們偶而由工作獲得報酬時，她們不敢希望報酬和男子一樣多，同時覺得接受報酬，對於她們的社會地位，大有妨礙。至於在舞台上，女伶不但經濟獨立，而且她常常因爲號召力比男伶大，報酬也比較高。因此那種絕對排斥不結婚也不獨身的女人的工會式結婚觀念、在劇院中是不存在的。在劇院外，女人的性關係必須絕對正當，否則必受社會排斥，失業，乃至受高尚人士用以表示譴責的各種傷害。事實上，人家每每用「玷辱」一語，去形容受這種被刑罰的女人、直到易卜生用這種形容詞去描寫男人，才使我們覺得好笑。在劇院裏，不正當

的性關係本身，絕對不受甚麼刑罰。請讀者注意「本身」兩字。但是許多人以爲伶人可以無惡不作，不受同僚的責難：這種印像却是下流而錯誤的。不過所謂罪惡，須是眞眞實實的罪惡，而不僅是忽視法律而已。所以舞台上的道德標準，由某些重要方面看來，是比劇院外更高的。在劇院外，人們領到一張結婚證書之後，便可以縱慾無度，不把節制性慾這個很重要的問題考慮一下，這在從事舞台工作訓練的人，是辦不到的。在後台，自全的觀念和外界的輿論，使伶人的生活在許多方面成爲一個好模範，可以給最保守的近郊社會人士，做婚姻道德的南針。

一個已故的天主教著名批評家曾說，女人不能同時做女伶和「良善的婦人。」布卡南(Robert Buchanan)答復這句話時說得好：「甚麼！舞台上沒有良善的婦人嗎？幾千都有呢——不過女伶只有六個。」當小仲馬勸一個上流社會女子不要降格做女伶時，當迭更斯自己做伶人而禁止女兒上舞台時，他們所表現的階級的偏見，而不是道德的偏見；因爲在舞台上，社會階級的分子是很複雜的。劇院並不能靠演員的社會地位而增加收入，所以

舞台只要會做戲的演員，不要地位高的演員。你在那裏必須和各階級的分子共同合作，社會地位較低的演員，或許報酬較大也說不定。這種情形在劇院外，非經過一番革命是不會產生的：然而劇院裏却始終有這種情形。

一般讀者必須曉得這些情形，才會明白愛蘭黛麗怎麼能够不尊重法律，而仍然是一個有美德的女人。她不注意法律，甚至不願對之有甚麼偏見。如果她所愛的男子，是個自由之身，她便跟他結婚。如果這段婚姻結果不成功，她便跟他脫離關係。她交結了許多終身的朋友，有過數次的短期戀愛，結婚五次，其中有兩次不是正式的。（如果英國的婚姻律比較合理，這兩次也會成爲正式的。）她絕對不是所謂大情人。她的生活上沒有溺愛，奢侈，浪費，異想天開的設備，債務，珠寶，朝三暮四，奇怪的寵物，及女伶宣傳員在宣傳女伶的誠實，勤儉，實行一夫一妻制等美德時，所說的其他一切虛飾的故事，愛蘭黛麗不知道甚麼叫做女伶宣傳員，而且她也不是傻子；她一生量入爲出，不靠別人。她確不是吝嗇的人：如果她沒把存欵交給會做生意的朋友保管，她對金錢的支用，一定會太過慷慨

書室

的，可是她死的時候，未負債務，她是一個沒有罪惡的誠實女人。

她在情感方面，運氣沒有這麼好，她跟幾個丈夫生活過，結果還是個自由之身，不是甚麼男人的老婆，雖則她保持着對第一個丈夫和最後一個丈夫的恩愛。我們可以說，她的婚姻是冒險的，她的友誼是永久的。而且這些永久的友誼，都具着純潔戀愛的性質：除呆板的看法以外，由各種意義上說來，她的朋友都是她的愛人；她對他們的尊敬，不能淡然處之：她的情感如果不是熱烈的，便完全不表示出來。然而她却是長於鑒識的，在需要理智的時候，她不會受感情的克服，使她吃虧的是她的慈母天性，和銳敏的惻隱之心。她給有智識的男子吸引了去，因爲她對他們發生興趣，也因爲她知道雜亂的劇院教養，和當時婦女的愚昧，使她沒有深博的學識；同時她也不忍拒絕一些智識圈外忠於她的男子，因爲他們需要她的幫助。在那些對性格沒有分析能力的人看來，她好像是一個莫明其妙的矛盾集合體　事實上她在劇院內外的性格，是始終如一的。

而且，她上場不會慌張。她的父母都是伶人。你不能說愛蘭黛麗是因爲職業上不可抵

抗的誘惑而成爲演員。她是由於環境的壓力而成爲演員的。如果她不是生於伶人之家，我不敢說她會以女伶爲職業。她的趣味是在繪畫藝術方面，而不在戲劇表演方面。她的第一個丈夫是個大畫家。她在年青的時候，毫無躊躇地脫離舞台生活，與高特文（Edward William Godwin）——一個對舞台繪畫和裝飾極感興趣的著名建築家——同居，一星期靠三鎊金過活；後來因爲要養活兩個孩子，才接受四十鎊的報酬，回舞台上去。她具有高深的表演技術，現身說法時不必費很大的氣力。她的美麗和銳敏 智慧是希有的：不必靠化裝的技術去表現性格。她的本能是向着美和誠實而發展的：她祇須「據實」表演，便可使劇中人物化爲更高超的東西。而且她又能夠把這化身帶出劇院，使她的朋友着了迷。她不是那種在舞台上做天才，在舞台下做凡人的女伶。她在劇院外能夠做藝術家和女人。她在信裏常常說要找工作做，又常常說必須賺點錢；但事實上像她這種舞台藝術專門家，並沒有急不暇擇，去做戲賺錢的需要。

我現在須說一點關於我自己戲劇生活的經歷，因爲它可以說明我對舊蘭心劇院、對歐

爾文，甚至對愛蘭黛麗的怨嫌態度；這種態度不但在這些書信裏，表現得很劇烈，而且也在當時星期六評論我所寫的評論文章中，用較緩和的口氣，公開出來。

在一八五六年我出世到一八七六年逃到倫敦來這二十年間，我是在杜白林過日子的。杜白林的劇院自十八世紀以來，除燈光改用煤氣之外，幾乎完全沒有變更。那裏有兩間劇院，一間叫做皇后劇院，當時不算上等（我至多去過二次，也許僅一次而已）；還有一間是舊皇家劇院（後來不幸燒燬），養了一班長期合演的優伶，如果有作旅行表演的舞台明星到杜白林來，他們便做配角，平時則合演戲劇，使劇院不至輟演關門，此外的工作就是在聖誕節期間扮演啞劇。因爲現在的人都不曉得舊式的長期合演優伶班內容如何，因爲我的劇本多數以發揮他們的理想演技爲目的，又因爲愛蘭黛麗和歐爾文跟我一樣，都以這方面的戲劇演進史爲發展的基礎，所以我還是把這種優伶班的情形說明幾句。

城中看戲的人，對這種長期合演的優伶班非常厭倦；他們覺得這些優伶，僅是很熟識的常人，而不是想像中的戲劇人物；因此這些優伶總是在一種充滿怨恨和譏笑的空氣中，

勉强做戲。現在劇院那種選擇合身份的男女演員的習慣，在當時沒有存在的可能；這些優伶所組織的現成的戲班，無論甚麼戲劇都得扮演，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也好，最新的滑稽戲也好。他們的表演，往往不能澈底適合身份，有時完全不合身份，所以演出非常粗陋可笑。這種制度，不但不會發展多方面的才藝：反而將之摧殘無遺。除了那些扮演無關重要的角色的小配角外，各優伶均有其「拿手好戲」；無論上演那一個劇本，他或她所扮演的角色，總是大同小異。男女主角的年齡，不得超過五十歲。有專扮紳士的，有專扮上流社會婦女的，有專扮歌女的，有第一第二滑稽角色，第一第二下等丑角，第一第二老人，有專扮惡棍流氓的，最後有上頭所說的男女小配角。各優伶因爲所扮的角，始終相同，所以表演也始終只有一種。在這種情形之下，要他們認眞研究劇中人物的性格，是辦不到的。女伶不懂甚麼叫做戲劇表演，只曉得怎樣露出溫柔可愛，妒忌惡毒，滑稽好笑，嚴肅老成，或耳聾癱瘓的樣子，怎樣打扮面孔等等。男伶只曉得怎樣露出活潑輕快，風流浪漫，窮兇極惡，孤陋寡聞，或年老愚鈍的樣子，怎樣裝腔作態，引人發笑。此外他們只曉得一

種舞蹈和一種打架法，以應隨時的需要。

這些資格，事實上是不可輕視的。在現代劇院裏，我們失掉了這種技術資格，而沒有新的技術資格可以替代：這確是令人不勝遺憾的事。此種長期合演的優伶，發音清晰，上場下場莊嚴顯赫，頗能捉住觀衆的注意。他們知道上舞台的各種刻板工作和舉動，無須再勞煩導演由戲劇初步教起。然而，惟有像我這樣看見他們表現過的人，惟有像我這樣看過他們扮演易卜生戲劇的人，才知道他們能夠怎樣澈底破壞現代劇本的戲劇幻象。

你們試想，未來劇作家的我（雖則我當時沒有這個心志），居然向這麼一班優伶，獲取實際的舞台智識。當時在說英語的舞台明星中，最偉大的是沙利文（Barry Sullivan）。雖然老實說，他並不能適合我們今日所謂藝術演出的條件；但如果我在倫敦渡童年時代，我便看不到沙利文的表演所代表的舊時代的舞台藝術。所以我在杜白林的舞台印象，對我的戲劇寫作，頗有影響。

現在要說到這段劇院歷史和本書的關係了。在那些搬到杜白林來表演的倫敦名劇中，

有一個劇本叫做兩朵玫瑰花（"The Two Roses"）。劇中有個名叫格蘭脫（Digby Grant）的角色，是個自私的老騙子。那個扮老騙子的伶人，給觀衆很深刻的印象，因爲他在陰險利己的卑鄙中，似乎有一種莊嚴的樣子。這劇本便因他而獲得偉大的成功。這個伶人有瘦長的身子，使人覺得古怪，洪亮的聲音帶點鼻音，比沙利文的强大聲音練得更好。他的名字叫做亨利歐爾文。我本能地覺得這個人一定會和一種新戲劇的發展，發生密切的關係，雖則我當時絕對沒想到我將來會寫新戲劇。我現在覺得我永遠不能饒恕他，因爲他破壞了我爲他製定的計劃。他的舞台扮裝非常成功，使我想不到他還是一個青年。事實上，他在舞台上能夠給人各種印象，只有年輕的印象弄不成功。他扮莎士比亞的羅密歐時，和扮格蘭脫時似乎一樣老態龍鍾。他跟別個演員完全不同：無論甚麼癡語胡說，給他說出口來，都有一種重要性，和高尚的憂鬱。這種憂鬱與一種頑皮的幽默混合起來，使觀衆不能不承認他是重要的舞台名角。他受觀衆擁戴之熱烈，眞是世無其匹。到他死後，只有一個演員及得上他，這人就是著名電影明星卓別麟。我覺得他有能力把舊舞台及其迷信與腐敗，一

古腦兒撇在一邊，而創造劇院的新時代。

優伶班一類的劇院制度終於崩潰了；當我到倫敦時，它似乎已經變成落伍的東西。我跑到多騰漢路附近的著名小劇去觀劇。那晚上演的劇本，恰巧是我們的（"Ours"）；我第一次看見愛蘭黛麗的表演。她給我一種剛愎任性的印象、不大適合所扮演的角色，同時不願意遷就角色的個性；他沒有完全表現出她的力量，因爲該劇不能給她相當的機會。我已由她的肖像，知道她是個具着奇特而有趣的性格的人（單有漂亮的外表，不能使我顚倒），所以也就不覺十分驚奇。後來我看見她在新人與舊地（"New Men and Old Acres"）一劇裏的成功表演——和歐爾文在兩朶玫瑰花裏的表演一樣成功，——才完全拜倒在她的足下，也才完全相信這個女人　創造新戲劇的健將；這時新戲劇還在時間的子宮裏，等候易卜生使它成胎。如果大自然決定派兩個藝術家去創造一個新的舞台世界，這兩個人一定是愛蘭黛麗和亨利歐爾文。讀者不曉得這個情形，便不能眞正了解我和愛蘭黛麗二十年後的通信。

然而，實際的情形却完全和我的希望相反。這兩個藝術家在大衆的心目中，都獲得偉大的成功了。歐爾文一間舊式劇院裏出演鐘（"The bells"）一劇，使整個倫敦着了迷。他個人所獲得的成功，眞是空前的，所以結果他能够在英國的舞台上，做了三十多年的無上霸王，由經理的手中把劇院奪了過來，擺脫一切束縛他的梏桎，一手獨造自身的戲劇事業。他獲得自由之後的第一個舉動，便是請愛蘭黛麗做他的女主角。這可說是他全部事業上唯一的開明的計劃。因爲他此後的戲劇生涯是開倒車的。在大衆的心目中，他是前進的；在我的心目中，他是落伍的。從戲劇的立場上說來，他是比最古舊的前輩還要古舊的，而且顯然也比最愚昧的前輩還要愚昧。他對戲劇本身，絲毫沒有興趣：在他看來，一個劇本僅是一些頗長的材料，使他可以在舞台上現身說法，但是這些材料，完全附屬於他的最高目的，可以像一卷布那樣，依他的身體尺寸，隨意剪裁。至於劇院的一般情形，他幾乎完全不曉得：因爲他未曾離開過他的舞台。他把劇作家看做一個寫劇本賺錢的商人，以一幕五先令的價格，把劇本供給劇院出演，在危急的時候，更可以在第四幕劇出演時，

趕寫第五幕。我說這幾句話，是一點也不誇張過分的。

歐爾文在蘭心劇院的三十年生活，雖則是英國戲劇史上一個最顯赫的時代，在我看來，却是把兩個偉大藝術家的才能——可以改造舊劇院，建設新戲劇的才能——完全浪費了。蘭心劇院所表現的莎士比亞，使我很不耐煩。縱使完好無缺的莎士比亞，也不能滿足新觀衆的精神需要，因爲易卜生已經促進了，甚而創造了，現代觀衆精神上和智能上的食慾；況且當時的劇院，不知甚麼叫做完好無缺的莎士比亞。歐爾文及其前輩，把莎士比亞的劇本，隨意割裂，然後用粗陋的手法，補合起來，拿到劇院去演出；演出的時候，休息四五次，使座中的女人，感到討厭地默默坐着等候，男人只好跑到甬道上或酒排間去閒蕩：這種情形，只有那些未見其他劇院表演的觀衆，才忍耐得住，因爲他們在幻像中相信，他們正在欣賞一間大劇院和兩個大伶人的表演。我的見解不同；我沒有給他騙去。歐爾文一方面割裂了詩人的劇本，浪費了自己的前途，另一方面也在浪費愛蘭黛麗的前途。在他的心目中，愛蘭黛麗在職業上僅是他的劇院的主要裝飾品，不但如此，他的表演非當

遲緩，要和他合演幾乎是不可能的。當他在台上時，她常常須暫停表演，等了很久，使劇情的進展得以順利。

這一切 我怒火中燒。我的脾氣和多數人一樣好；因爲我曾經受過兩重的訓練，一重是批評神經過敏的現代人物，一重是宣傳一些煽動的，甚至惑亂人心的政見：這兩重訓練，使我不斷地提防脾氣亂發或行動無狀。總之，我是不至受私人的仇恨所支配的。況且，我對那些引起多數人的非難的道德觀念，也抱着容忍的態度；因爲在我看來，現在流行的道德觀念，有許多是不健全而且危險的。可是當人家談到藝術的問題時，我是會變得十分惡毒的。退化的藝術和浪費的才能（劇院中到處有這兩種現象），眞會引起我一種近乎怨恨的大無畏情感。因爲歐爾文不願用他的特殊才能、去幫助易卜生所發動的新戲劇的發展，又因爲他不但浪費了自己的才能，而且也浪費了愛蘭的才能，所以我便努力破壞她對他的信仰，使她知道歐爾文挫折了她的發展。這一點可在此書信集裡看出來。後來她再也不能容忍她所處的地位；她和他脫離關係之後，才曉得她給他延遲太久，才曉得她的脫

離，確是有利於己的舉動。

愛蘭黛麗和歐爾文絕對不同。她幼時受過嚴格的舞台技術訓練。因此，她有技能可做美麗和嫵媚的後盾。她自然而然地得到成功。她不必像歐爾文那樣、努力反抗人家的譏笑和嫌惡。人家幾次以她爲對象的諷刺，都變成無的放矢，在另一方面，只有諷刺才會表現歐爾文的眞面目。藝術家們都想幫助愛蘭黛麗去作適當的表現。她這種順利的環境，也有其不利的地方。她因爲無須拼命和逆流奮鬬，結果沒有發展出一種不屈不撓的頑强力量。同時人家毫不猶豫地承認她的天才，因此她自己反不曾充分感覺到天才的存在。她把自己的才能，浪費在各種人和各種事物的身上，直到她失掉了智能集中的習慣和力量，以致一點分心的小事，也會使她忘記劇中的對白。她有一次對我說，她的記憶力很好，不過如果她在舞台上看見一點小東西（她說，例如一匣火柴）沒有放在原處，她便會對它發生興趣，把別的東西都忘得乾淨。她在身體上是不寧靜的：當我指摘她那種坐立不安的樣子時，她說：「的知道嗎？我在舞台上是沒有重量的：我要穿上沉重的服裝，才會站在地上。」她

簡直不曾充分想到自己的事情：因此她犧牲一切，去幫歐爾文和蘭心劇院的忙——她一生最大的浪費，——直到太遲的時候，才和他們脫離關係。

所以，我早年雖認定他們倆是新戲劇的理想工具，可是這種希望，結果並沒有實現。

讀者在讀這些書信時，應該曉得：只有兩個不曾見面的人，才會維持長久而親密的通信。愛蘭和我的住處，相離不遠，只須二十分鐘，便可達到目的地，然而我們兩人，却住在不同的世界中：她住在落伍一百年的劇院裏，我住在前進一百年的政治團體（費邊社）裏。我們兩人，因爲事情太忙，除和工作有關的人接觸外，彼此並沒有私人的交際。我們的通信是這樣開始的：她有一次想幫一個青年音樂家的忙，寫信到我所工作的機關來請教。我當時剛在做音樂評論記者，因此接到這個差事。批評家跟牙科醫生一樣 專門和感覺靈敏的人作對，看準感覺靈敏的地方下手；他們在工作的時候、表現愉快的態度，結果給人一種淫虐狂的印象。所以，我因爲是個批評家（我希望是個娛人的批評家），免不了被愛蘭黛麗看做一個不和藹的人。這於我是一種幸事，因爲人家對我的言行，不敢有所苛

求：我祇須和常人一樣地慇懃有禮，助人一臂之力，便可以使人於驚異之餘，對我表示好感。我發見她是個有趣的通信者，而我自己在這方面，也有相當的才能，所以我便利用這個機會，和她大作筆談　不久我們實行紙上求愛；這也許是最有趣的求愛方式，因爲這是最能持久的，我們倆都本能地覺得：一次的會晤也許會破壞這種紙上求愛的關係．至少會改變它的樣子，使之和其他私人的關係發生衝突。所以我除在舞台脚燈的旁邊外，差不多沒有看見過她；後來我爲她寫了一個劇本，叫做勃拉斯麗大尉的感化，因爲天天須練戲，才和她會面。到那個時候，歐爾文已經和她脫離關係，而且漸漸被人遺忘了；愛蘭當時的心坎是空虛的。我禁不住想到我也許能夠塡滿這顆空虛的心。可是上天已有其他的見解。當我們初次莊莊重重地在考特劇院的預演室裏會面時，愛蘭和我正在閒談，門突然開了，一個年輕的美籍伶人走了進來；他的名字叫做詹姆士卡留，是要在劇中扮演卡奈大尉一角的。愛蘭立刻注目望着他說，「他是誰？」我答道，「他便是要扮大尉的演員。」她毫不猶豫地搖着身子走過去；把卡留先生放在她的衣袋裏（比喻的說法），和他結婚。那個幸

運的俘虜，自然是不抵抗的；本集裏有些書信、顯示這段姻緣成功到那一種程度，雖則我相信卡留在這裏沒有第二條路可走。我驚愕得目瞪口呆；因爲我素來不相信女人——縱使是最不可思議的女人——會憑眼睛的一望，選定她的丈夫，而在他尚未認清她是誰時，把他帶走。一眼看見獅子，便開槍的舉動，與此比較起來僅是小孩的遊戲，因爲所打中的獅子是那一隻，都沒有關係：如果你不殺死它，它也許會殺死你；所以——砰喘一聲開槍！然而，談到婚姻的事情時，男人是那一個却很有關係；一個求偶甚苛，不隨便和人發生關係的女獵人，居然會作這麼迅速的決定；這眞使我大惑不解，不禁對自己說：「如果不是上帝保佑的話，蕭伯納老早已經嗚呼哀哉了！」

演劇的事情弄清楚之後，我們會晤的次數很少，而且都是偶然的。有一次是某年夏天。在近厄士突里（Elstree）的鄉間；我看見一羣人在拍攝電影。愛蘭黛麗也在那邊，當女主角。她眞是美麗極了。她已經穩度中年女人發胖的時期——漂亮女人的難關，——現在依然是修短合度，憂鬱的表情裏，有一種新的嬌柔可愛的感覺。她對我說話時，始終

有點怕難爲情；因爲兩個長於寫信的人，在揮筆暢敍之後，突然於物質環境的阻礙之下，談起話來，是會覺得侷促不安，拙劣不便的。她問我爲什麼不給她一些舞台工作做。「我不希望做主角，」她說：「我年紀太大了。我很願意扮個女僕。我喜歡扮演女僕。」我說：「這麼一來，戲劇會變成甚麼樣子呢？試想派一艘戰艦去扮演一隻運河遊艇！如果女僕每次上台時，觀衆完全忘記了男女主角的存在，只注意那女僕的言動，那麼我的戲劇或別人的戲劇，會變成甚麼樣子呢？」這句話使人無從置答；我想當時我們倆都想放聲大哭一番。

她在晚年變成一位傳奇人物；但關於這件事，我沒有甚麼話可說；因爲我們沒有會過面，而且除了幾封零星的書信之外，也沒有通過信；在我的心目中，她永遠是年青的。

有人也許會埋怨說，這一切都是紙上的；讓他們記住：人類只有在紙上，才會創造光榮，美麗，眞理，智識，美德，和永恒的愛。

蕭伯納　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六日，於亞宵聖盧倫斯。

蕭伯納情書

第一信——蕭伯納給愛蘭黛麗

親愛的黛麗小姐：

我今天到抒情詩俱樂部去聽你的青年意籍朋友唱歌。我現在把我嚴正的意見告訴你，請你斟酌一下，要不要告訴她，聽你便。除純音樂一方面之外，你對各方面的情形，都比我更熟識。開宗明義第一句話，你知道你現在劇壇上佔這個地位，不是因爲你具有甚麼個人的吸引力，而是因爲你已經使自己成爲全世界十四萬萬人（我想這數目不會錯吧）中的六位最佳女伶之一。所以，你知道你的新進朋友成爲世界六位最佳唱歌家之一，才會享受和你相同的讚頌。你的表演使我感動到流出眼淚來，可是這不是因爲劇情悲慘（悲慘不會

使我泣哭），而是因爲你的表演非常美妙。我覺得我能夠受這種感動，才有做藝術批評家的資格。你的朋友完全沒有使我感動。我一眼看見她時就喜歡她：她是很可愛的，很聰明的，很漂亮的。可是——現在要說煞風景的話了——她不是個有趣味的藝術家。唱歌家須有一種使平庸的部份覺得有趣的技巧，須深深把握住整個藝術，引動聽衆的全部注意：她在這方面的特長很有限，不夠使她成爲唱歌家；不但如此，她永遠不能在客廳裏，或抒情俱樂部裏，獲得這些技術。她的成績不能使我歎服　她的音樂修養，僅達到熟練的程度而已，在音樂氣氛裏生長起來的聰明孩子，都有這種長處。以你的朋友的唱歌而論，習慣的成份比藝術的成份更多。她得把習慣變成藝術，把意志放在歌唱裏，使之成爲表現自己，集中自己，澈底委身於藝術的工具——我說不出來；可是你也許明白我的意思吧。所以，我想如果辦得到的話，她應該到舞台上去工作。她在客廳裏的美麗，一上舞台，便立刻會消滅於無形，於是，她不得不把自己從新創造起來，由根基的下部一直發展起來。她因爲常常向地氈和幔帘唱歌，結果聲音是受抑制了；她的聲音要發展起來，需要較大的場

地；她的個性亦莫不然。她的努力如果會成功的話，大約是在歌劇方面。

我眞不應該把這封信拖長下去：你一定已經很不耐煩了。簡言之，我覺得以客廳唱歌家而論，這位小姐不見得比別人好得很多；我不願走一百碼再去聽她唱歌。可是如果她小心培養她的個性和聲音，舞台上十年的努力當可以使她出人頭地。她有一種動人的性格，將來的發展未可限量。同時，如果她想泰然處之，以現在這種方式去唱歌作曲，她也許可以靠其社交才能，過着平安舒服的日子；你也許會告訴她說，這是比做大藝術家更好的。如果你眞是這樣告訴她，你便是撒了天大的謊；關於這，你只好跟你的良心辦交涉了。

我寫這封信時，最覺得掛心的事是怕你麻煩作覆。如果你覺得寫信是討厭的事（我自己的信債簡直迫得我發瘋），請你不必作覆，至多在明信片上寫句「謝謝你」就夠了。

你忠實的朋友　蕭伯納

一八九二年六月廿四日，於費茲洛方場廿九號

第二信——愛蘭黛麗給蕭伯納

我非常感激你，因爲你爲我的小朋友費了這麼多的心思。你的信使我很悲哀，因爲我十分關心這女孩子，極想幫她的忙。她是很孤獨的，而且很自負。她有個性，我天天由她的樸實，學到許多東西。

我們養育孩子的方法，眞是多麼傻啊！這女孩的父親（一年前逝世的）把她關在米蘭一間舊畫室裏，不許她和別個孩子玩耍，或跟男女做朋友。她的母親從她出世時就恨她，現在已經有七八年沒看見她了。她的環境就是這樣！可是我在你的信裏，看見一線希望。我要讓她在舞台上受點訓練，每星期賺幾先令，這麼一來，她至少可以享受職業上的偉大的快樂。

當你初次寫信給我時，我不喜歡你。我以爲你是殘忍無情的，極端拘板而矜持的。現在我用最誠懇的態度向你道歉；雖即我的感想如何，於你當然毫無關係，可是我必須謝謝

你給我的長信。

最感激你的　　愛蘭黛麗

一八九二年六月廿九日

第三信——蕭伯納給愛蘭黛麗

你看見這個東西嗎？（註一）

這是我的心臟的照相，是接讀你的電報後，馬上用愛克斯光拍攝的　你的電報說，時勢造英雄（註二）在一八九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前（等於說明年），沒有上演的希望。你是多麼懶惰啊！多麼因循遲延啊！多麼漠不關心啊！祇須在報上登一幅廣告，到街道轉角處購置一些現成的佈景，和幾套外人的制服，排練一兩次，多請一隊警察，去對付劇院門

（註一）原信上畫了一個破碎的心臟。

（註二）時勢造英雄係蕭氏一八九五年所作的劇本。

口的羣衆，也就够了。然而，你却說在兩年內辦不到。你難道以爲這麼一種華而不實的玩具，可以在抽屜裏藏了兩年，然後拿出來當最新奇的東西玩嗎？那裏的話！等你明年看我的劇本時，你一定會大驚失色地問自己道，這麼脆弱淺薄的東西，也有資格叫我表演嗎？我每想到在舞台上獻醜，心裏也覺得很不自在。我現已經很討厭這個劇本了。沒有將來，只有現在。你以爲我要讓你把我當莎士比亞那樣待遇——等我死了幾百年後，才拿我的戲劇去出演嗎？不：我不跟你做明年的買賣：到明年，我的黃金早已在你的皮包裏變成枯葉了。讓一八九六年出演它的劇本吧：如果你到一八九七年才要我，那麼還是讓我寫個一八九七年的劇本吧。唉！你並不愛我。

可是，空口說白話有甚麼用處呢？我們沒有劇院，沒有劇本，沒有伶人，甚麼也沒有。而且，你在明年之前，又不肯替我出演劇本。那麼，好吧：這一延擱却使我的條件更加苛刻了。今年只要法幣黃金三鎊（照你電報裏的提議）。可是到明年這三鎊却非你的嫩肉三磅不可，而且，這三磅肉並不是隨我高興，在你身上任何部份割下來的，而且要寄在

你那邊，利上生利，等到你把我的劇本表演了四十五次時，才一古腦兒成塊（如果我可以用這個無表現力的字眼）取回來。然而，縱使在那時候，我所得到的也僅是一個神龕，毫無用處，除非龕內的明燈向我照耀。如果你每年把這盞明燈的一絲光芒給我，那麼，將全世界的劇本獻給你，還不足償價於萬一。

天啊，我的工作，我的工作，我的工作！如果我時時刻刻把工作撇在一邊，來寫信給你，我的工作怎能做得完呢！

第四信——蕭伯納給愛蘭黛麗

G.B.S.（蕭伯納）

一八九六年三月廿六日

今晚我將在我這茅屋裏，費些工夫「在愛蘭的眼睛裏晒太陽」（借用大作曲家舒伯脫Schubert）曲中的話。這復活節的天氣很壞；可是命運之神却和我微笑。我遇到了十樁得

意的事情（一）接到愛蘭黛麗一封信；（二）接到由芝加哥寄來的一張版稅匯票，這一堆錢是觀衆看不到愛蘭黛麗的表演時，不得已且求其次，跑來看我的一個逃兵（"Arms and the Man"）的成績；（三）接到愛蘭黛麗一封信；（四）我已經在我新劇本的第二幕裏，打破難關，撥開雲霧見青天了；（五）接到愛蘭黛麗一封信；（六）看見美麗的落日，在遙遠的山邊墜下去，心裏想念愛蘭黛麗；（七）接到愛蘭黛麗一封信：（八）接到愛蘭黛麗一封信；（九）接到愛蘭黛麗一封信；（十）接到愛蘭愛蘭愛蘭愛蘭愛蘭愛蘭愛蘭愛蘭愛蘭黛麗一封信。

誰說佩得太太（Mrs. Pat）要表演我的時勢造英雄呢？那個告訴你這句話的人是撒謊者

我疑心是亨利歐爾文告訴你的——呵，我疑心他。你會問道，爲甚麼大家都疑心別人不道德呢？因爲大家都不道德：這不是很簡單的答案嗎？如果我將自己出賣——我的意思是說出賣我的劇本，——他一定會跑到市場把我買去，像買一隻兎子那樣，用一張棕色的紙把我包紮起來，置之高閣。我看他是不想出演我的劇本的。不要讓他把兎子買去。他是

不會爲了你的緣故，來出演我的劇本的．沒有男人曾爲女人的緣故，做出甚麼事情：我們由生到死，始終是女人的嬰兒，永遠向她們要東西，而不曾給過她們東西，除非是要她們替我們保存的東西。歸根結底地說起來，歐爾文何必喜歡人家？人們往往大談愛情，感情，一類的話——正如他們談宗教一樣——好像這些是世界上最平常的東西似的；可是，某法人的話倒比較有道理：他說，偉大的熱情跟天才一樣少。他曾費了一剎那的百萬分之一的工夫去愛你嗎？假如有的話，他的罪惡便可以全部得到赦免了。我不知道女人可曾愛過別人。我有點不大相信：她們可憐男人，把他當孩子那樣撫養，使他愛她們，引以爲樂；可是我始終不知道她們的溫柔，是否因爲感到不能愛他的悔恨，而深厚起來。男人有一種才能，就是他能夠愛女人——不是永遠地，也不是忠誠地，也不是常常地，——而是在一剎那之間——幾年中只有幾分鐘也說不定。我稍微懂得這種人情世故，所以我才變成這麼無可救藥的不敬虔的人，因爲當上帝叫我做個敬虔的人，以便上天堂時，我乾乾脆脆地答覆道，「我曉得。我已經上過天堂。你再也不能替我做甚麼了，謝謝你。」

你誇口說你是個傻子；可是你的心思是有智慧的，因此，人家可以向你說深沉奧妙的話。你說，我在一星期內就會討厭你；這又是一句誇口的話了；這句話的含義就是你能使我快樂一星期。我的天！你要用甚麼東西使我快樂呢？藝術嗎？政治嗎？哲學嗎？或文化的其他部門嗎？我在這些方面所寫的東西（爲生活而寫的），比你所想的還要多。在這方面，在你未開口之前，我早就會把全部的話講完　我把我的意見發表了兩個鐘頭，就能夠使你討厭死。可是一個人崇拜着聖母瑪麗亞，是不會疲倦的。你會說，天啊，這個人是天主教徒。不是　這個人是堪底達（註三）的作者；我告訴你，堪底達正是聖母瑪麗亞，不是別人。我要把她再具體地表現出來——替你寫一個跟堪底達一樣的劇本。可是這個願望却不會實現。這是我現在所遭遇的困難。堪底達寫來倒很容易，可是其後却來個可憎的時勢造英雄，我要再寫完幾個劇本，才會寫個完全獻給你的劇本呢，這只有天知道。將來等你有兩個鐘頭的閒工夫時，你一定要讓我讀堪底達給你聽。你將發見我是個討厭的中年愛爾

（註三）堪底達係蕭氏一八九四年所作的劇本。許多批評家以爲這是他最佳的一個劇本。

闌人，長着一叢赤鬍鬚，樣子兇惡；這我可沒有辦法。我記得你有一次對我說話，雖則你當時正在幻想中，一定忘得乾淨了。那時剛在新歌劇院散場的時候。你和我都在正廳裏；恰巧我們倆差不多是最後走出劇院的看客，正站着等候甬道上的人較少的時候才走。我深深感覺到你這位鼎鼎大名的人物在我的身邊，可是我當然極力把這感覺掩藏着囉。你似乎正給一些甚麼東西所感動。你大約以爲我是甚麼鄉紳或牧師吧。無論如何，你突然舉目望着我一會兒，然後用非常尊敬的樣子說，『晚安，先生。』我在惶惑之餘，幾乎跌坐在地板上；可是幸虧我竭力自制，沒把你由夢中驚醒。我當時僅本能地參加你的戲劇（不管是甚麼戲劇）表演，答一聲『晚安。』接着我張目結舌望着你走出去，在轉角處消失。我想你記不起曾遇見一個長着赤鬍鬚　嘴角有『的厭表情的鄉紳或牧師吧。

G.B.S.（蕭伯納）

一八九六年四月二六日，於烏特伯利士篤克士茅屋

第五信——愛蘭黛麗給蕭伯納

謝謝你的可愛的信！

都是我的錯。原諒我。我覺得無精打采，鬱鬱不樂。當我覺得頂不快活時，你的信跑來安慰我的發痛的眼睛和發痛的心了。我們將於本月二十日回英。謝謝你。

E.T.（愛蘭黛麗）

一八九七年五月十五日，於紐約

第六信——蕭伯納給愛蘭黛麗

當我想到你爲伊摩眞（註四）而勞碌時　我簡直氣得要發瘋了。你當然不能記得劇中的對白。誰能記得呢？如果你心中實在不想說劇中人所說的話，你的靈魂對之是不發生興趣

（註四）伊摩眞（Imogen）係莎翁劇本申伯賴（"Cymbeline"）中的要角。黛麗此時正在扮演這角色。

的，沒有那種興趣，便也不會有記憶力了。主教的老婆才會學會伊摩眞的對白，你是辦不到的。我的天，當你覺得對白不能寫寫意意地記起來時，你不是怕你的才幹和記憶力已經漸漸喪失了嗎？這是因爲莎士比亞由戲劇的意義上說來，是寂然無聲的。你只有用耳朵細聽的方法，才有學會其對白的希望；因爲他的音樂是不錯的。不要讀你的對白：叫別人再三念給你聽好了。當你演完伊摩眞時，跟莎士比亞決絕吧，韶光易逝；你在死神來臨之前，必須表演一些像樣的東西啊。

我不怨恨成功的人：我的態度恰恰相反。可是我懼怕成功。一個人事業成功，便等於做完今世的工作，像雄蜘蛛完成求愛工作時，給雌蜘蛛咬死那樣。我喜歡一種永遠在轉化的境地，目標放在前頭，不在後邊。同時，我也喜歡跟成功的人鬬爭；攻擊他們；磨鍊他們的火性；踢倒他們的沙的城堡，使他們建造石的城堡，等等。這種活動可以發展人的肌肉。除此之外，我們還可以學到許多東西；你不跟人家抗辯作對，他們是不會告訴你甚麼的。我怨恨失敗。所謂成功，必須是眞正的成功；眞正的本領，眞正的才幹，

眞正的力量，不僅是報紙上的羣衆望而已，也不僅是得金錢而已。我自己是個非常成功的人，我的一羣朋友（費邊社的老朋友們）亦然；可是除我們之外，無人曉得，甚至我們自己也沒工夫去管這種事情。我們在假期間能夠租住一座鄉間房屋，完全因爲我們有個朋友的老婆，每年有一千鎊的收入。我們這次得到一位愛爾蘭百萬富女（註五）來參加我們的社團；她是個聰明而有個性的女子，不願養尊處優，——誰能佔有她便是幸運兒，——所以他跟我們這費邊社大家庭很合得起。我要跟她發生戀愛，使心靈得到補養。我喜歡戀愛——可是，請你住，我只跟她戀愛，不跟她的百萬財產戀愛；所以結果須由別人娶她，如果她跟我往往裝傻，還能容忍別個男子親近她的話。

這是一那　麼美妙的假期啊！我一生不曾這麼辛苦工作過。每日上午寫作四小時：下午乘脚踏車出動四小時。

註五）「愛爾蘭百萬富女」係指夏綠蒂潘旦馨女士，卽後來的蕭伯納夫人。「百萬富女」是蕭氏言過其實的話，不過這位女士事實上確也頗爲有錢。

我住在費茲洛方場一座頂討厭的房屋的二層樓，因爲我爲維持生計起見，不能住在更遠的地方。

你提起哈姆頓方場幹嗎？你在那邊有房子嗎？抑是你僅陪亨利歐爾文乘車到那邊遊覽過呢？我有一兩趟看見你跟他在利治蒙坊或鄰近的地方遊逛，像兩個坐在大搖籃車裏的小孩子；當時我很想一手捉住他，把他拋出車外，然後上車佔據他的座位，從容不迫地叫車夫策馬前進。如果你把門牌號數告訴我，我可以找個晴好的星期日，騎脚踏車到哈姆頓方場去，讀堪底達給你聽（假使你眞的要聽的話——韋白太太說，潘旦馨女士是個品性不好的女人呢）。

現在我們暫時不要再做這種寫信的笨事吧，等到你把伊摩眞忘掉時，再繼續通信吧。我想我非到倫敦把申伯賴譏評一番不可。

那麼，再會吧，有智慧的愛蘭啊：我們將在樂園裏，或在你所喜歡的別地方相會罷。

G.B.S.（蕭伯納）

一八九六年八月廿八日，於塞曼漢斯特拉福聖安得烈教區區長住宅

第七信——愛蘭黛麗給蕭伯納

好吧，好吧，我要去繼續排練我的戲了（這種工作往往幾乎累死我），你可以一邊渡假期，一邊鬧「戀愛●」（如果你把戀愛當玩意兒，將來便不會當眞了！）原來你和我正在從事世界上最好的兩種職業：戀愛與工作。此外再也沒有值得做的事情了。再會。我現在很掛心伊摩眞的表演，可是我對這角色始終很感覺興趣。

E.T.（愛蘭黛麗）

一八九六年九月三日，於倫敦維多利亞堤岸塞伏亞旅館

第八信——愛蘭黛麗給蕭伯納

甚麼是你的拿手好戲呢？你似乎甚麼事都幹得來。

我記得你曾弄得我捧腹大笑，我看一個逃兵時，不禁大笑。而且，還有音樂（我恐怕是個頂不懂音樂的人了，可是我頂喜歡你戲劇中的音樂）。音樂是你的拿手好戲嗎？啊，懂得這麼多東西的人，一定覺得很無聊的！一個適當的伴侶也沒有，因爲多數的人是一識之無的！我差不多要死了。替我禱告吧，替我「許願」吧！我的頭，我的心，我的身體，一切都在發痛，痛。我想我僅是受了驚了。

可是，歸根結底說來，那有甚麼關係呢？

G.B.S.（蕭伯納）寄來一封信。他眞是個素食主義者嗎？我知道他喜歡穿傑格式的毛織衫，却不知道他喜歡吃紅蘿蔔和菜豆。

「發而不中！」對啦，就是這句話。我的年紀一大，做起工作來總是「發而不中」的。我大約得放棄我的藝術工作了。你得給我一些忠告，增强我對自己的意見：無論在公衆或私人的地方給我忠告，都沒關係。你無論對我說甚麼話，我都覺得很榮幸。我想請求你一樁事情：不要在你的文章裏提到我的名字。可是，事實上這也沒有甚麼關係：如果你

在大衆的心目中，把我表現做一個壞人，那也不要緊，只要你個人始終有一點喜歡我，我就心滿意足了！

愛蘭是個很渺小的人。不會把這種事情放在心上的。

先生，接讀你的信已經成爲我的習慣了，我每天吃早餐之前，總把你當親愛的藥丸那樣吞下去的！

你的覆信總來得那麼快，親愛的，其實你不應該爲這種不自量的瑣碎事，耗費精神和時間：這是唯一使我煩惱的事（雖則同時也使我覺得高興）。可是，我相信你無論如何一定可以得到相當的報答；在星期二以後，我便不這樣煩擾你了，至多是很久很久才煩擾你一次，因爲我的孫兒就要來找我了，我可以由他們獲得安慰。（多麼自私的人啊！）你的非常疲倦和非常感激你的。

愛蘭黛麗

一八九六年九月十八日，於密伏亞旅館

再者：我要等到明天，才把這封信付郵，所以，讓你多逍遙一天。

第九信——蕭伯納給愛蘭黛麗

自從星期四以來，我天天騎脚踏車到處去旅行，在斐利斯多（Felixtowe）接到你一封信，到一個多鐘頭前，汗流浹背，像隻落湯鷄那樣地回抵費茲洛方場時，才接到你最後寄來的信。我得趕快去換衣服，洗澡，把脚踏車上的泥土洗淨，卸下行裝，拆閱堆積如山的郵件，所以我沒有工夫可以坐下來讀你的信，只得站着把它吃下肚裏去。至於覆信，我只有工夫在這可惡的地底火車上，塗鴉般地亂寫一陣；我現在正坐着火車要趕到歲培威爾（Camberwell）的劇院去，據說他們要在那裏來個『新奇和別出心裁』的貨眞價實的第一晚演出，以及其他的一切云云。

我們在奧爾特士加脫（Aldersate）換車，這張信紙便要弄得又皺又汚，一場糊塗了。

哈！終於安然地坐在第二列車上了。不幸現在我竟沒有話可以告訴你。

啊，不要慌，總還有一點點話可以對你說的。我自從第一次看見你以後，就始終有一點點話要對你說。可是，那是不值一提的；因爲和我的感想一樣的人，正是多得很呢，而世界上只有一個愛蘭黛麗。

至於「發而不中」的問題，那是當然的。你還不明白你自己藝術的發展嗎？你爲甚麼不讀星期六評論上我的文章呢？你讀後就會甚麼都明白了。這討厭的火車！這麼跳來跳去，搖憾不定，我不能寫下去了；而且車子又已經開到厄勒芬站了。附帶告訴你，我的劇本多數是在這種環境中寫起來的。

我剛才說到「發而不中」的問題；「發而不中」是「貫澈主張」的初期表現。當你是小嬰孩。很小的嬰孩，尚無知覺，尚未出世的時候，你沒有骨頭。後來一個個小星點般的骨頭，像被攪着的牛乳中的點點牛油那樣，在你的身上出現。這些小星點繁殖起來，生長起來，結合而成一個完全的小骨骼，愛蘭黛麗便是在這個骨骼上創造起來的。這是你變成

女伶的經過。開頭你嘗試着表現一些藝術主張，可是不曉得要怎樣表現出來。後來你曉得怎樣表現主張了，便再多想出幾個主張。當它們『發而不中』時，你覺得非常灰心喪志。可是，你的藝術主張最後結成一個整體了，這個整體便是你的全部藝術的表現。

關於不在公衆地方提起你的問題，我曉得你的感覺如何；不過我不能完全聽你的話。在這衆目睽睽的世界之前，我必須用很誠實的態度和你週旋，雖則我所表現的誠實，也許很不重要。這是我對你做藝術家的威嚴所應盡的義務，也是我對我的職業所應盡的義務。可是，在私人的地方我只要使你歡喜，因此我不能不變成說謊者和演戲的人了。但你是了解這一切的；不過你對一種『事實』還未曾表現應該表現的驕傲；這事實就是；你是一個絕對沉着鎮定的女人，所以你實在不是愛情的奴隸。如果愛情不能完全受你的意志所支配，如果放恣是眞正的放恣，而不是自願的，藝術的，有意的（因此是可取消的）喜悅，那麼你對愛情便不會生起快感來。

我在胡說八道了。我在車上寫劇本的空閒中，零零碎碎地塗下這些話，給你做早餐桌

邊的娛樂品。你將發見你的孩兒跟一切小孩子一樣，具有老人家的癖性。理想的老人家是小孩子，理想的小孩子是四十歲的人，理想的女人是男人，雖則女人每每把這種秘密潛藏起來。

現在我已經回到家裏來了；已是半夜的時分；我必須馬上就寢，以備明天屠殺莎士比亞的申伯賴。你告訴我的那些劇中扮演人物，眞使我氣沮胆寒。他們沒有一個會做戲嗎？啊，你替他們說抱歉的話！你替他們的生存說抱歉的話！你知道做戲是一種多麼不易討好的職業嗎？

我聽見你跑去看一個逃兵，頗爲驚奇。他們對我說，你的孩子都跑去看，並且想慫恿你冒險一同去，可是結果沒有成功。所以我當時以爲你是不會冒險去看的。附帶告訴你一句話：從前當我在這個劇本上演之前，拿它來誦讀時，人家並沒像現在劇院觀衆那樣地哄笑。老實說，這是一個嚴肅的劇本；如果你能忍住不笑的話，這齣戲是會使你痛哭的。

我當然是個素食主義者。難道你以爲我有咀嚼動物屍體的習慣嗎？噫！然而，我承認

從前確有這種習慣，這不過是十五年前的事；可是自從那時以後，我就絕口不吃肉了。我不能把我的拿手好戲告訴你：因爲我還沒有達到「拿手」這個境地。我不久就可以寄一篇關於我的文章給你：此文將在不日出版的一本美國雜誌上刊登；同時，倫敦一個最佳的非職業攝影師，擬於下星期日替我拍一張好照相。如果那位前來訪問我的雜誌記者 他是個很聰明的傢伙呢）寫起文來沒有牛頭不對馬嘴，你就可以同時接到那份雜誌和一幀照相。那篇訪問記一定會使你大失所望；可是那幀照相會給你甚麼印象，却要看你的預料如何了。我很怕我嘴角那種討厭的表情。會給你不好的印象。你在週杪出版的星期六評論裏，便可以很逼眞地看到這種表情。因爲我將用不正當的手段，把你大大地讚美一番，甚麼都不管。

現在已是午夜一點多鐘！我差不多睡着了。

祝你大功告成！如果你沒有達到十全十美的境地，你便會使我心碎。

G. B. S. 蕭伯納

一八九六年九月廿一日，於地底火車上．烟霧迷漫，汚穢不堪，震動不定。

第十信——愛蘭黛麗給蕭伯納

啊，你眞好！可是雖則你對我這麼好，我今晚一定一事無成。這並不是因爲我聽天由命，讓我的表演去碰運氣。我已經決定要怎樣努力表演了，但是我一跑到台上去扮演伊摩眞這角色時，我便立刻俗不可耐了。沒有靈感，沒有溫柔，甚至連憂鬱悲哀也沒有。緊張，呆板，跟皮革一樣生硬。我一些感覺都沒有。我對我自己稍微有點認識。過了幾天，一切便會不同了。我想這是身體疲倦的結果。我的頭腦是疲乏的，我不能掛心，不能想，不能感覺。甚麼都不能。我把我神聖工作的每一點，都加以最謹愼的考慮和練習之後，我終於得到一些啓示了。（當事情順利妥當的時候，結果總是如此。這和我的意志全無關係。）我得到一種微妙的感覺，於是，於是我看透了當前的局勢（戲劇中的局勢），一切變得金黃燦爛了。

然而，今晚沒有『黃金。』只有暗晦沈重的爛泥。我無能爲力，親愛的人兒。你知道，這和我沒有絲毫的關係。如果我有一次良好的表演，那是意外的事。這是神助，對嗎？世間似乎有一種雙重的動作　因爲當一個人在接受這種天賜的慈愛的露水，火燄，和溫暖的時候，他似乎同時也在轉過身來，承受適當的懲罰。

啊，愚笨透頂的傻子啊，幹嗎因爲這個人待你好，便浪費他的工夫呢？

亨利歐爾文今晚一定會有很好的表演，令人歎賞不止的。我以後想在現代劇中扮演一個角色。啊，我是多麼疲倦，多麼僵硬，多麼無精打采啊。

E.T.（愛蘭黛麗）

一八九六年九月二十二日

第十一信——蕭伯納給愛蘭黛麗

上帝祝福那個女人，這眞是太過份了。請問你，頂笨的傻子啊，你所得到的靈感可以

保存多少時候呢？也許從上午九點到晚上十二點吧！靈感會一天來兩次嗎？當然不會的。那麼，如果你在吃早餐時覺得準備好可以表演伊摩眞，到午餐後恐怕又覺得沒有準備了吧？還是祈求你的幸福在上台的一刹那才來臨吧。誠心地祈求上帝吧，因爲禍是不雙至的。

可是，請你記住，不管你有沒有靈感，你今晚無論如何非把伊摩眞的角色創造起來不可。下星期在我或任何別人看來都是無關重要的：拿破崙遲一星期也許會在滑鐵盧奏凱呢。你今晚沒有歡樂的份兒，你的任務是獲得勝利，凱旋而歸。你是否疲倦，驚惶，傷心，悲慘，那都沒有關係：如果你已有一星期沒合過眼，而且心碎了，絕望了，那也沒有關係。今晚永不會再來：你的敵人和他的敵人都會坐在正廳前排看你表演；如果你沒有把申伯賴弄成功，大禍其降於蘭心劇院及其傳統和聲譽！如果你的心臟給七十七柄利劍插住，我依然希望你會用盡全部的天才去表演，縱使說出口的每個字使一柄利劍插深一寸，那也不要緊。所以，使你的心像鋼鐵那麼堅硬吧，愛蘭，溫柔而勇猛地爲你的自尊而戰鬪

吧。明天是永遠不會來的。「明天不能」不是「今天必須」的答案啊。

歸根結底地說來，你以爲你覺得不快活時，你的表演便壞透了嗎？問問觀衆吧，他們將告訴你說，你表演得更好呢。問問我吧，我將告訴你，每種心情都有其價值；當你缺乏靈感的時候，我們五六個內行人也許會覺得有幾段對白失掉精彩，可是其餘的對白却表現得更有力量。可是無論如何，你現在是不能脫身了；如果有人敢鼓勵你，弄得他垂頭喪氣吧。你是不需要鼓勵的。我要盡我的小責任；你也要盡你更大的責任啊。這重要的日子還未過去時，誰談到快樂呢？所以——前進吧！

你素來僅用甜言蜜語來誘惑我。今晚你得征服我。我將視死如歸地拼命戰鬥着。把你當做我的敵人那樣戰鬥着，可是，呵，我多麼切望被征服啊。

現在我想我要出去吃頓午餐了。

G.B.S.（蕭伯納）

一八九六年九月廿二日，於費茲洛方場廿九號

第十二信——愛蘭黛麗給蕭伯納

今晚又表演得不好了。只有一場比較好些。我到彌爾福港和我的愛人幽會——這是眞實的事情，不是戲劇的表演啊。那場眞好。其餘的都很壞。現在我的責任已經盡了，可愛的先生，謝謝你的寬恕和容忍。

我要聽堪底達或讀堪底達呢？我眞不希望和你見面——不希望看見你的肉身。你在我的思想中是一個這麼可愛的人！而且你又是一個這麼勤勞的工作者；我也爲別人工作呢。我爲我的孩子，爲亨利，爲朋友們工作。我們倆都永遠在忙着，而且都有用！

下星期日我要跟亨利的表妹和亨利到利治蒙或哈姆頓街去。（三人成羣啊！）我得呼吸新鮮空氣，否則便會死了。我正在想你待我多麼好；現在我要就寢了，因爲我已經敗北了。

E.T.（愛蘭黛麗）

第十三信——蕭伯納給愛蘭黛麗

一八九六年九月廿三日，於塞伏亞旅館（昨晚在道裏。明天到巴斯頓花園去。）

不錯，你說的一切都不錯，可是眞正的大事還沒有來呢——這樁大事是整個倫敦所期待着的；蘭心劇院的勾當跟它比較起來，不過是無關重要的前奏曲吧了。這樁大事便是蕭伯納在星期六評論上所登的文章。我須單身匹馬，孤力無援地寫這篇文章。沒有人一天寫十六七封可愛的信來鼓勵我。可是那沒關係。世界上如果有我所痛恨的東西的話，那便是忘恩負義的人。有些人只想到自己，不想到別人。可是我不願多說了。

我的文章已經寫了一半。呵！寫得多麼兇狠無情啊！我幾個星期來爲你的緣故壓制着的全部惡毒的意念，現在簡直是沸騰着，奔放着，一發而不可收拾了。

我明天要把這篇文章從頭再寫起：現在所寫的還不够一半兇狠無情呢。

我昨晚看見你上台時的樣子，不禁大爲震駭。你一定是在鏡前費了許多鐘頭的工夫，

才打扮得那麼漂亮，而且目的僅是在和佩得太太爭奇鬬勝，佔盡風頭。你想像你年紀這麼大的人，做出這種舉動是對的嗎？

我覺得你跟波士達馬士（註六）在一塊兒時的舉動眞要不得。請問他是誰，有甚麼資格可以這樣跟你講愛情？我以爲我自己也是跟他一樣漂亮的男人啦。

請你注意：我再過一兩星期便要再去看你的戲。我覺得不滿意：你的表演雖好，却還有美中不足的地方。你弄出了一個天大的錯誤。你居然把『一個無頭鬼！』這幾個字喊出來。噯唷唷！你切不可那樣做：那眞笑煞人咧。你祇須驚跳起來，使觀衆有充分時間，可以由你臉上的表情，看出當時的情形；然後用一種凝住的低音說出『一個無頭鬼』來。如果你非出聲不可，那麼在驚嚇的時候就用尖銳的聲音，發狂般地叫起來吧。這樣就沒有錯了。

（註六）波士達馬士(Posthumus Leonatus)係申伯特劇中伊摩眞的丈夫

你那次美洲旅行弄得你多麼年輕，多麼漂亮啊！或者全是化裝術在作怪嗎？赫士特（Hurst）使我坐在比平常座位後五排的地方。我的天！我是墮入人家的陰謀了嗎？

啊，我的文章，我的文章！現在第一晚的演出已經過去，我已經沒有多大用處了；在這種情形之下，如果我整晚坐着寫信給你，那麼我怎能使我的文章風格新鮮呢？

G. B. S.（蕭伯納）

一九六年九月廿三日，於費茲洛方場

第十四信——愛蘭黛麗給蕭伯納

不錯，不錯，不錯，我懂得你說到「無頭鬼」那一段話的意思。我現在懂得了，我要試了再試。高高興興地，要改正小心練習起來的錯誤動作是很困難的；可是我很喜歡試一試看。你應該曉得；蘭心劇院裏只有我一個人在戲劇上演之前，不曾受人家的忠告，批評，吹毛求疵，或「痛罵！」亨利對甚麼演員都吹毛求疵，把戲練了又練，練了又練，練

了又練。接着才排練我們的戲（他的和我的）；到這時候，他總說，『啊，我們把這幾場跳過去吧』於是我只好在放置佈景的地方自己練給自己看，或由一兩個男女配角聽我念對白　後來接排亨利的戲，我坐在旁邊看，向他吹毛求疵（！），而這種大利益只有我一個人得不到！如果你有機會看我排戲，你便可以阻止我的蠢笨的動作了。沒受人家吹毛求疵眞可惜啊。亨利不願這樣做，而且也沒有工夫，其餘的人又都是傻瓜，以爲我眞是一個很偉大的人物，不敢這樣做。（你想想看！不『敢』向我吹毛求疵，而我却始終不曾裝出一點威嚴！）

你以爲我很漂亮；這眞使我歡喜。我想我在台上一定是很漂亮的，因爲他們全都這麼說。我很歡喜。我想這是因爲我在人家看來也許好像是我自己，然而我在表現時却不覺得是我自己；我在表演時變成另一個人了，那麼可愛，那麼年輕，那麼快活，永遠飄浮於空際，那麼輕快，不受肉體的羈絆。

『沒人可以幫你』寫那篇文章嗎？可憐的親親！再會，親愛的狐狸！啊，請你一定寄

一些東西給我讀吧。不，我打算這幾星期不閱讀東西。如果你「宰割」我的伙伴，我便要用我的劍把你殺死！

E.T.（愛蘭黛麗）

一八九六年九月廿四日，於塞伏亞旅館

第十五信——蕭伯納給愛蘭黛麗

這的的確確是我最後的一封信了，這件事眞弄得有點好笑。

我的文章已經脫稿，而且在不能挽回的局勢下拿去印刷了。你那不幸的兒子，（註七）亨利歐爾文，和莎士比亞等人的身體，以及韋氏大辭典和蘭心劇院當局等等的身體所遺下的東西，僅是一堆搗舂過，痛擊過，割裂過的碎片，血肉糢糊，辨認得出的至多只是一粒

（註七）愛麗黛麗的兒子戈登克勒格也在該劇中扮戲。

鈕子或一小片骨頭而已。談到蘭心劇院當局，我要你小心讀讀我文章中論及那「無頭鬼」的一段話。我恨我自己，因爲我忘記告訴你佈景的重要。你在鄉間那種可愛，迷人，溫暖，舒服，愉快的天氣下，何必要求人家一絲一毫的哀憐呢？我的天，如果我是個畫佈景的工匠，我一定會替你畫出一片無限荒凉凄清的山谷，使你在可怕的孤零寂靜中迷失了。給恐怖包圍着；在這種氛圍氣之下，觀衆一定會在你未開口說話的時候，就開始欷歔嘆息了。

獸子！只要你不給一些覆瓜，蠢才，白癡，和頭腦跟木球一樣堅硬的人包圍着，你便可以成爲世界上最偉大的女伶了。

愛蘭：藝術是合一的，整個的，不可分離的。如果你將來再表演莎士比亞戲劇的話，你第一步應該把場面和情節整理一下；這時比甚麼都重要的，甚至比你的服裝還重要。

亨利歐爾文爵士覺得薩都的拿破崙（Sardou's Napoleon）也可以和我的時勢造英雄（註八）共存共榮呢。他召喚我去參加明天（星期六）中午的會議。我知道他讀到我在星

期六評論上的文章時（他將在清晨五點鐘的辰光由床上跳起來讀），一定會覺得心滿意足的，不幸在私人交際方面，他却將使我自嘆不如了。在通信上，我能夠始終保持着一種鐵石般的一致主張。在談話中，我將對他發生興趣，而完全忘掉我的瑣碎無謂的小劇本如何重要了。我是吃了那篇文章和這次會談的兩重虧的，所以需要人家帶到利治蒙去撫愛的倒是我，而不是他呢。可是女人對這種事情是沒有公平之心的。我希望他的表妹會把他纏得發瘋。

好吧，你可以不必看見我的肉身了，如果你不願意的話。這種念頭倒有點使人深深感動，你還不會碰到一個值得碰頭值得認識的男人嗎？你也許是對的；王爾德批評我說，「他是個極好的人。他沒有仇敵：可是沒有一個朋友喜歡他。」這幾句話倒說得很對。他們不喜歡我，可是他們是我的朋友，有些朋友是愛我的。如果你尊重一個男人的敬愛，跟

（註）時勢造英雄亦係一個關於拿破崙的劇本。

他鬬爭吧。至於談到喜歡不喜歡的問題，你喜歡你所訂閱的報紙，同時也輕蔑它。我寧願你把我所說的一句話記得三天，而不願你喜歡我（只我一個人）到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年之久。你喜歡做個長着一對半月形的眉毛的，和靄可親的女人嗎？

堪底達是無足輕重的　我開始覺得它是一個被人估價過高的劇本，尤其是跟我現在剛在創作的劇本比較起來的時候。你無論如何不能讀它：第一場就會把你煩死，使你永不願再拿起它來。除非我親口讀給你聽，你就須等到它上演的時候才看它，如果它有上演之一天的話。然而，假使我親口讀給你聽，那也有辦法可想，使你不至因看見我而大感幻滅的悲哀。你可以先把手巾蒙住眼睛，然後我才走進房裏，躲在屏風後讀劇本給你聽。這種計劃有一個很大的利益，可是：如果你不喜歡這劇本，你儘可以在頭幾段話讀過之後，靜悄悄地溜出房去，然後在戲劇剛要結束的時候，又靜悄悄地溜回房來，咳嗽幾聲（證明你在房中也）。我答應不在劇本之外，多說一句話，同時也答應不由屏風旁邊偷看你。

第十六信……愛蘭黛麗給蕭伯納

一八九六年九月廿五日，於費茲洛方場

G.B.S.（蕭伯納）

啊，你這十足有趣的人兒。你眞可愛！你的信跟我的冷鷄肉餅同在桌上做我晚餐；我在進餐的時候始終笑個不停。我在離開「工場」之前，聽見亨利說你明天中午十二時半要和他會面，就覺得很快樂。後來他送我回家，可是沒進來；接着又是你的信，和明天出版的星期六評論！

不要誤解我的話，不要在你的心目中把我當做一個「不曾碰到值得碰頭值得認識的男人」的可憐可愛的女人！這是與事實不符的。我曾碰到許多高尚的男人，覺得他們全都是值得認識的傢伙；我愛他們每一個人（不要誤解我），我爲了關懷他們 眞弄得精疲力竭了，可是我永沒遺棄他們（這眞是荒謬可笑的事情）。我必須讀你的劇本。把堪底達借給

我不可以嗎？你以爲我會帶它逃走嗎？

一點也不錯　我正是『一個和藹可親的女人。』已經有許多人這麼告訴我過。噫！晚安　你這可愛的人　你眞妙！啊，你們明天中午十二時半都要在那邊會面，　而我倒不能去　可是我曉得亨利見過你後，一定會立刻驅車到我這裏來，由他的觀點上，把關於你的一切事情都告訴我的！但他是這麼一個聰明的老糊塗，當我們一同認識人家的時候　他總由我的眼光去觀察他們的。唯一的例外是批評家！

我剛把你的信再讀過一遍，不禁鬨堂大笑。謝天謝地，這裏沒有別人，時鐘已經敲一下了。晚安—　晨安。

你這可愛的東西！

E.T.（愛蘭黛麗

一八九六年九月廿六日

第十七信——愛蘭黛麗給蕭伯納

啊，親愛的蕭伯納，你好嗎？我自從上次和你筆談之後，時時刻刻都在地獄般的痛苦中過活；現在能夠再來寫信給你，眞是覺得非常快活。使我歡樂吧（我不能使你歡樂），因爲我是不能長存的了。我還沒有埋掉，可是已經死了。我的聲音在申伯賴第一夜上演時就已經『跑掉了，』可是每晚還得開口說個不停。啊，『那次會議！』我可以在會議報告裏加上短短的一章的。不，還是由你加上吧，如果我告訴你，我那天早上也在那裏，你便有話可說了！我本來打算一直走進辦公處去，可是走到放門氈的地方就停步了。我聽見你說話的聲音，便飛也似地逃回家來，一路笑個不停。

我怎麼也不能走進辦公處去。我突然覺得在那種有趣的情形之下，我恐怕會遏不住一時的衝動，情不自禁起來。當我看見你的時候，我也許會伸出兩臂圍上你的頸項，擁抱着你的！我也許會忸忸怩怩，羞人答答。我會做出甚麼舉動來，只有上帝知道！我想亨利歐

爾文也許看不懂此中的幽默！（他以爲我發瘋了，可是還是個『善良的』女人。事實恰恰相反！）

你不願意暫時做人家（也許是隨便甚麼人！）的歡樂對象嗎？你在過去的六星期中，已經成爲我唯有的歡樂對象了；我永遠感激你。雖然如此，我得附帶說一句話，你這人做事不公平。你在星期六評論上的文章寫得好極了，可是關於愛蘭黛麗那幾段，倒是美中不足。你在私人地方把她罵得痛快淋漓，頭頭是道，可是你該把給她的信放在那篇文章的前頭發表啊。你澈頭澈尾地知道：我在表演這個『溫柔和順的女人，』成績很壞，你該在星期六評論上把這種話乾乾脆脆，直截了當地說出來啊。

你不要把堪底達寄給我嗎？給我讀一下好了。我不把那劇本偷去的；我要認識她。你沒有再寫信給我的必要。

啊　今天眞是個陰沉的日子。

再會。

第十八信——蕭伯納給愛蘭黛麗

愛蘭黛麗

一八九六年十月二日

你幹得好事。你用甜言蜜語引誘我說出你所喜歡的話——我對伊摩眞這角色的見解啦，我的劇本啦，星期六評論上的一篇絕妙宣傳文章啦：隨後便馬上向後轉，給我個不瞅不睬，拋棄了我，使我大罵女性毫無信義。雖然如此，這件事使我張開了眼睛，看清我正在墮落到卑鄙下流的境地。我的的確確在掛念你的信。我，我，蕭伯納，掛念一個廉世女人的信。可是我已經抖擻着精神，振作起來了。從今以後，我對我每晨接到的信，將抱着極端冷淡，極端從容鎮靜的態度。讓我告訴你一句話吧，愛蘭黛麗，你如果以爲我是那種男人，你可就犯了天大的錯誤了。我不是那種男人：我幹嗎應該做那種男人？你寫不寫信給我，對我有甚麼關係呢？你應該抑制這種表現個人虛榮心的傾向。我的井井有條，嚴正

鎮定的心胸，是不爲你的諂媚所動的。

你不可以讀堪底達：你曉得醫生要等到你的眼睛好一點，才准你看書的。野馬也沒辦法把我身邊那份原稿搶去，尤其是在你那可惡的舉動之後——那星期六你在蘭心劇院竟不走進來看我。你並沒有吻我的危險：無論多麼大胆放蕩的女人，也不敢在一個像我這麼莊嚴的男人跟前這樣胡鬧。我喜歡亨利，雖則他的的確確是我所碰到的最蠢笨的男子！簡直沒有腦經——只有性格和脾性。怪得很，僅僅有腦經的人用處多麼少啊！我有一副很好的腦經；可是我由第一個跟我戀愛的笨女人所得到的智識，比人家教我的還要多呢。

我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讓你讀堪底達。非由我讀給你聽不可，縱使我須由鑰匙孔中讀給你聽，那也不要緊。可是，我也怕把我們間這種恍惚迷離的幻境打破了：當我想到我們美麗的友誼將由一次會晤而成事實時，悔恨，預感，及各種溫柔親切的情感，把我的心臟壓碎了。你上星期六不走進來看我是對的：你如果走進來，一切便完結了。在一個幽靜的地方，在星光下——停住：我有點發癡了。黛麗小姐：你的僕人！

第十九信——蕭伯納給愛蘭黛麗

G.B.S.（蕭伯納）

一八九六年十月二日

噯唷唷！你使我受情感的襲擊了。「他將把你心所欲的東西給你」——這句話不斷地在我的腦殼裏響着，後來迫得我沒有辦法，不得不跑去彈鋼琴，讓這句話所含的情感，以及其他的情感一同發洩出來。

現在已經時過境遷了，所以讓我說些合理的話吧。讓我冷靜而正確地改正你信裏的話。拿我在星期六評論上的文章去代替我給你的信，那是絕對辦不到的事。可是你說得很對；我不再每星期寫信給你了——也不再天天寫信給你了，因爲好信是很難得的，不能像洗衣婦收洗衣服那樣按期的。況且，人家是不應該使你覺得厭煩的。請你記住，我不會做你的愛人，也不會做你的朋友；因爲愛情和友情的報應之日快要到了。你不久就會覺得像

那個漂泊的猶太人：你不久就會知道你非起身向前走去不可。你到那時候必須與我維持一種堅決不移的親密關係。我的愛情和我的友誼是毫無價值的。我必須被利用，把我身上全部有用的磚頭，拿去建造你底生命的堅固的建築物，然後在我一無所有，毫無用處的時候，把我拋棄了。我祇有在被利用的時候，才會感覺到我自己的存在，纔能享受我自己的生活。我的一切戀愛事件都在悲慘中結束了，因爲那些女人不能利用我。她們隱匿起來，讓我想像着關於她們的事情；可是結果一種可怕的不快情感，一種說不出的厭煩來臨了；於是那個漂泊的猶太人必須再去尋找一個可以盡量利用他的人。人生一切眞實的東西，都是建在需要的基礎上的：你需要我到甚麼程度，我擁抱你也緊到那種程度；過了這種程度之後，我僅是一個奢侈品；以奢侈品而論，愛與恨是同類的熱情。

我在迷惘中說我自己是奢侈品了。這無異是在胡說八道。我有甚麼消息可以向你報告呢？

啊，我忘掉了。我曾經在費邊社得到一次偉大的勝利。我在事前曾經很鹵莽地誇口

說，我們這一邊將凱旋而歸，敵人將被我擊破，打敗，衝散，夷滅，一網打盡。我作了一次猛烈狂暴的演講，事後自己覺得痛快無比。我曉得你對費邊社是沒有興趣的；可是我故意提出這件事，使你看一看那個街角社會主義者的功績。如果你的兒子推狄有一天信仰社會主義，說要用星期日上午的工夫，站在三角場等地方、叫路人去推翻社會，那麼鼓勵他去工作吧。在街角演講一年，對青年人是一種最有價值的訓練，尤其是如果他想要扮演李奇王三世（"Richard III"）的話。

現在可以談我的全部戀史了。有一個女人，受了漂泊的猶太人的痛擊，正在向潰滅的路上走。此外有我那個愛爾蘭女士，及其一對淺綠色的眼睛和百萬財產；我不能不非常喜歡她，所以結果大概是沒有跟她發生戀愛的必要。此外又有貞奈德，（註九）她一聽見有個愛爾蘭來的情敵，第一步便跑來質問我是否還愛她，同時叫她的丈夫做證人；後來聽見我

（註九）貞奈德（Janet Achurch）即却林頓夫人（Mrs. Charles Charington），係現代英國名女伶，亦爲蕭氏好友之一。

的保證的話之後，態度才緩和下去，良心發現，告訴我說：她對我有不貞的行爲（跟上述那個丈夫），在明年二月之前不能上演我的堪底達——明年二月她又要再做一次母親了。此外又有許多其他的女人，有的我一時記不起來，有的和你素昧生平。最後更有愛蘭；關於這個女人，我發誓要盡力不使我的好逑者的愚蠢舉動，去破壞我對她的尊崇，敬仰，和深沉的恩愛。我那種好逑者的愚蠢舉動，常常會弄得我很好笑，很討厭，很下流的。我敢這樣發誓。只要你像過去那樣，繼續你的賢明的行爲：使我捉不到，那就好了。你瞧，沒有一個人能像我這樣寫：我的信始終有點別出心裁；可是以人而言，我和別人該沒有一點不同的地方吧。一切男人在他們所崇拜的女人跟前，是完全相同的。你一定常常受男人崇拜，對崇拜者的症候一定知道得非常清楚。可是我細想起來，自己也知道得非常清楚的。我在二十九歲以前，確確實實是二十九歲，衣衫過於襤褸，不能博得任何女人的青睞。我穿着一件破爛的綠色外衣，袖口用剪刀剪齊，穿着一雙怕人的破皮鞋等等。後來我找到工作做，才用所得的薪金去買一套衣服。於是馬上有一個女人請我喝茶，伸臂擁抱我，說她

崇拜我。我讓她崇拜，因爲我對這種事情好奇心很大。我永不曾自視爲漂亮的男子，所以覺得很驚異；可是我外表裝做若無其事，裝得十分成功。自從那時以後，當我每次跟一個女人單獨在房間裏時，她總伸臂擁抱着我，說她崇拜我。這是命運註定的啊。所以你要當心。如果你讓你跟我單獨在一塊兒一兩分鐘，你一定會伸臂擁抱我，說你崇拜我的；而我也不能担保對你會表現我平常那種憂鬱的忍耐。

我眞的有點發癡了。我居然費了這麼多工夫去回憶過去的事情。啊，不錯，還有那幾幀相片！我現在把它們寄還給你；謝謝你。那青年男子很漂亮：下巴漂亮，嘴巴漂亮，上唇不太長　額頭漂亮，兩耳上的頭部很大。（驢子的頭全部在兩耳之下；像這個樣子——而十九世紀最聰明的人拉薩（Ferdinand Lassalle）則是這個樣子——。（註十）他的耳朵很低，佔據了衣領的地位。）

G.B.S.（蕭伯納）

（註十）用鉛筆胡亂畫了兩幅圖

第二十信——愛蘭黛麗給蕭伯納

一八九六年十月十二日

啊，當我們相會的時候，我不可以伸臂擁抱你嗎？那麼我不演戲了。同時我也不能再「利用」你了；就此一刀兩斷，完結了吧。你是我利用過的唯一男子啦（但我尚未曾多多利用你）。

推狄老早就信仰社會主義了。他很容易受感化，常常違背我的朋友的忠告，去接受一些甚麼主義。我每年給他五百鎊，使他在年紀很輕的時候，可以隨心所欲地去滿足他的奇想和幻覺；這麼一來，那個時期便可以及早過去。他是驢子，但他是白色的驢子啦。愛狄（註十一）倒是個聰明而樸實的女孩。

不要再說這些家庭瑣事吧。你有三樁（或者是三十樁吧？）戀愛事件，又有費邊社的

（註十一）愛狄(Edith Craig)係愛蘭黛麗的女兒。

事情，又有星期六評論的文章，又有……等等：一定是忙到不可開交，沒有工夫可以理睬我的。我要等到你「需要」我的時候，才跑來撫慰你。世間只有這種愛，才是大公無私的愛。我一生只給人家愛了（眞正的愛）一次半，此外不曾受過人家的崇拜或戀愛；同時，我愛人家已經愛到十分討厭了。一方面的愛是不公平的。

再會，我的孩子。

愛蘭黛麗

一八九六年十月十三日

第二十一信——愛蘭黛麗給蕭伯納

我讀完你那可怕而又可愛的劇本之後，哭得熱淚滂沱，兩眼紅腫了。我的親愛的；現在怎麼辦呢！我今晚怎好出去參加宴會呢？我非戴上那副藍色眼鏡不可，因爲我的眼睛已經脹得熱刺刺了。可是我簡直沒辦法不把它從頭再讀一遍。我想亨利一定不要上演這個劇

本的。我知道他看過一定會笑。這種事情有時使我痛恨他。他不願了解這種劇本的，這個可愛的聰明笨伯。我不能了解他所了解的東西。

貞奈德扮演堪底達這個角色，一定很稱職；可是我可以盡所知道的幫助她去現身說法。關於這個劇本，其中一部分我可以表現得比她好；同時，其中大部分她可以表現得比我好。啊，噯唷，每過一分鐘，我對你的愛便深了一層。我無能爲力，我想我們的關係是會這樣進展下去的！我們就這樣不會面吧。可是，我的親愛的，多寫幾個劇本給我讀吧。你的劇本感我之深，眞不是我形容得出的。

你的 E.T.（愛蘭黛麗）

一八九六年十月十九日

第二十二信——蕭伯納給愛蘭黛麗

我須寫幾個字答覆你；可是我很掛念你眼睛的現狀；你寫這麼多的信，對你的眼睛一

定有不好的影響。我想我應該即日停止我們的通信。如果我知道你不會馬上忘掉我，我是願意即日停止通信的。

我覺得我比較關心愛狄的將來，而不大注意她的過去。我想你的孩子是有點給你縱容壞了的——兒子也許教養得相當成功，可是女兒却給你教得有點太過火，弄得她輕世肆志。我極怕人家虐待孩子；可是我相信父母的愛及其他較動人的人生幸福，如果用在孩子身上的話，却是一種浪費：他們事實上不知道怎樣享受這些溫柔的情感。眞的，要等到他們自己獲得這些溫柔的情感時，他們才曉得怎樣享受。以我自己而論，我雖則沒受過虐待——我的父母不能做出甚麼暴虐的行爲來——，可是因爲沒有人關心到我的事情，結果使我養成一種可怕的自滿自足的態度，或不如說，使我養成一種奇特的力量，能夠在幻想的筵席上過着半餓半飽的生活：這也許曾經延緩了我情感上的發展，使我在純感情的事情上，到今日還是一個叛逆不忠的野蠻人。然而，我知道那些過着幸福兒童時代的人常常說，他們的兒童時代是一生最快樂的時候：這種話使我莫明其妙，大惑不解。請你告訴愛

狄說，世間只有毫無價值的人，才會犧牲一切去獲取幸福和自由；這兩樣東西他們結果全得到了，可是這時他們才覺得他們沒有能力可以享受幸福，自由對他們也了無用處：這便是他們所得到的刑罰。你自己就是一個現成的例子；你應當把做母親者的這點智慧傳給你的孩子。你一點也不自由：你的頸項，手腕　和脚踝，完全給你的職業和家庭牢牢縛住，同時，你只有在前往工作的途上，才偶然拾到一點幸福的碎屑斷片。愛狄和你恰恰相反，她是十分自由的，她只有享受快樂幸福的份兒。然而，誰願意選擇她的生活，而不選擇你的生活呢？告訴她向前去追求工作，鬬爭，聯繫，責任，和恐怖吧：總而言之，告訴她向前去追求生命吧：可是，切不要告訴她說，這篇十分有益的演詞是我起草的。

推狄有兩個孩子嗎！年紀這麼輕就有兩個孩子嗎！沒有救藥了。你誤了他的一生了。那兩個孩子對他有甚麼用處呢？如果你得供養他們的話，他怎能感到責任的重大呢？你不和我同意嗎？你知道你所幹的是甚麼事情，也知道這件事還有另一種看法吧？啊，我要跟我那愛爾蘭的百萬富女結婚嗎？她和愛狄一樣，是信仰自由，而不信仰婚姻的；可是我想

我有方法可以說服她，使她回心轉意的；這麼一來，我每月便可以白白得到成千成百的金銀了。縱使我眞的喜歡她，而她也喜歡我　縱使這樣，你在心靈深處會饒恕我嗎？不，你不會饒恕我。好吧，這麼說來，你愛我是比愛推狄更深了。雖然如此，讓我告訴你一句話，我和我的母親同享貧窮的生活（我弄得她更加貧窮呢）也够久了——這就是說，我靠她吃飯也靠得夠久了。我在從事文藝生涯的初期，寫了五部沒人要出版的長篇小說，也寫了大量沒人要發表的文章。我在最初九年中的收欵，總共是十五先令。所以，推狄也許是像我這樣的一個天才。不過他曾出產過五部書嗎，抑僅是出產那兩個嬰孩呢？

這種所謂處世的智慧終究是天大的胡說。

伊摩眞的成績既然這麼好，而我的百萬富女剛巧又將於星期日由愛爾蘭回來，我想我要買花廳的座位，請她看一次戲。（請百萬富女看正廳的戲，總覺得不大好意思。）

一八九六年十一月四日

（此信有一部分已遺失）

第二十三信——蕭伯納給愛蘭黛麗

是的：我要把它們（註十二）送給人家——如果我願意的話。

啊，爲甚麼，爲甚麼，你爲甚麼送我那一張只攝到背影的照相呢？你做我的安琪兒覺得不滿意嗎？你須同時做我每天的安琪兒嗎？（寫不出『壞的安琪兒』這幾個字來，因爲我不相信有這種東西。）那些攝到你的眼睛的照相，眞是妙極了：眞像望着天上的星兒。可是，當你把靈魂和智慧之光全轉到別方向去時，當我只看得見你那多麼美麗的面頰的輪廓和頸項的下部時，你給我一種宏願不遂的失望的悲哀了——呵，無恥的賤人啊，你有一天一定會弄得天堂離我太遠，然後——帶住：這些話如果不用坦坦白白，直截了當的方法說出來，可眞要纏得非常討厭了。

鄙人蕭伯納今日看見愛蘭黛麗小姐之玉照一幀，覺得我的神經全部震動，覺得我的心

（註十二）指愛蘭黛麗贈蕭伯納的一些照相。

絃給最强烈的情感所激動，極想把該位小姐擁抱在雙臂中，並證明在精神上，智能上，身體上，在一切的空間中，一切的時間中，和一切的環境中，我對她永遠具着充分完全的尊敬。空口無憑，立此爲據。

今晚所朗誦的劇本是完全失敗了　這劇本一點用處也沒有；我尋找黃金，可是結果却得到枯葉。我得試了再試，試了再試，我常常說，我須寫了二十個壞劇本，才寫得出一個好劇本；　然而我發見這第七個劇本是鬼怪的東西，不覺大吃一驚。　我整個晚上都是快樂的，可是我已經死了，我讀不出來；反正又沒有甚麼值得一讀的東西。莎蒂把我當衣衫襤褸的乞丐看待；當愛狄僻出之後，她便把我放在爐邊的地氈上，讓我躺着休息。你所謂家庭的和煖舒適乃是指你的家庭的和煖舒適。如果你能把我身上的重担除掉，我便可以像孩子那樣地熟睡着了。不；我永遠不會有家庭。可是請你不必大驚小怪；貝多芬也不曾有過家庭呢。

不：我沒有勇氣：我在過去和現在都是胆小如鼠的。這是確確實實的話。

她要到星期二纔能夠回來。她並不眞眞地愛我。老實說，她是個聰明的女人。她曉得她那種無牽無掛的獨立生活的價值，因爲她曾經在家庭聯繫和傳統習俗中受了許多痛苦，當她母親未死，姊姊未嫁的時候，她是不自由的，在她尙未熟識世故的時候——在她尙未盡量利用自由和金錢權力的時候——她覺得她是不應該結婚的；這時結婚便無異作繭自縛，傻不可言。根據她的理論而說，她是不結婚的。她幾年前在某處碰到一個失戀的傷心人，雙方熱戀起來（她很多情）；後來她偶然讀到易卜生主義的精華，（註十三）自以爲是在此書中找到福音，拯救，自由，解放，自尊，及其他的東西，才開始跟那位先生疏遠起來。過了不久，她遇見該書的作者了；這位先生——你知道——在通信上是不十分討厭的。同時，他也是脚踏車旅行的好伴侶，尤其是在鄉間寓所找不到其他伴侶的時候。她漸漸地喜歡我，可是並沒有對我搔首弄姿，假献慇懃，也沒有忸忸怩怩，裝做不喜歡我。我漸漸喜歡她，因爲她在鄉間給我安慰。你弄得我的心熱烈非常，使我對甚麼人都覺得喜歡；她是

（註十三）易卜生主義的精華（"The Quintessence of Ibsenism"）係蕭氏的一部作品。

最接近我的女人，也是最好的女人啦。情形便是如此。明哲的你，對此有何高見？

G.B.S.（蕭伯納）

一八九六年十一月五日

第二十四信——愛蘭黛麗給蕭伯納

「坦坦白白，直截了當」地說來，在你信裏談到我的那部分（這部分不算數），你眞是一個親愛的大傻瓜。

如果她不愛上你的精華，她還不如跟你的書結婚的好！我是不願跟一部書結婚的。我曉得我不願的，因爲我有一次對一個男人這樣說過；他聽見我的話便跑開了，不久就跟另一個（另一部「書」）結婚，「此後永遠過着幸福的生活」——一直到他死了，她才再跟別人結婚。事情就這樣繼續發展下去，一切都是十分合理而正當的。

可是，不知如何，我總覺得她愛上你也够迅速了。我以爲如此，可是我只能把她心中

的思念告訴她，而不能把你心中的思念告訴她。你們這些聰明人眞是多麼傻啊。你們自以爲不曉得！自以爲不敢斷定！你曉得你愛她嗎？如果你曉得的話，你便可以安然跟她結婚了。因爲如果她在最後一秒鐘裏不愛你，她便不能吻你，到那時候，你可就學了乖了。我現在假定她是個女人，不是個——是個（我不曉得用甚麼名稱好）——是個「不懂事的女性！」這種女性常常已經結婚生子；這種女人很多，我可憐她們的丈夫。

我深深地覺得：如果她是你的愛人，而你也是她的愛人，那麼我便不該寫這樣的信給你。她也許不了解。如果我是她的話，我是會了解的，可是這是因爲我不很聰明啦。我過去是不聰明的，現在有時看到你們大家的樣子，我希望永遠做個不聰明的人啦。

我雖不聰明，倒也知道一件事情。（注意：「知道」兩字。我所知道的事情不多，可是我知道我所知道的是甚麼。）如果你跟一個你所不愛的女人結婚，你便是澈頭澈尾的壞蛋，沒有一點善良。一個女人在婚前也許不會愛男人，可是在婚後却會表現眞實的愛（如果她還不曾愛過男人）。我們大家在婚後是會表現更大的愛的，（我這裏是指女人，男人

當然也是如此。）可是男人應該曉得這個道理。（亂塗亂寫的信啊，趕快跑到他那邊去吧，因爲如果我讀到所寫的東西　我相信我會把你拋在火裏的。那可就眞好笑了，因爲這些話雖不大高明，至少是我想出來的，所以就讓它去吧）。

你問我這件事時，是否抱着誠心誠意：我不知道爲甚麼完全沒有懷疑到這一點！請你注意：我相信你是「眞心蹙着額頭」在說話的。太悲哀了。這使我爲你鬱鬱不樂，所以我才寫這封信。可是我想我今後大約是不會跟你這麼親近了。請你告訴我：你已經向她求過婚嗎？（她知道這句話說起來聲調很好聽嗎？）如果你已經向她求過婚！——「果還沒有，那麼你幹嗎不——「用陽光牌的肥皂，別再憂慮苦惱」呢。

忍耐是豐富的美德。「沒有忍耐的人是多麼窮苦啊」！（由你所愛的莎士比亞錯引過來的句子。）

愛蘭

再者：別掛慮你在乾草市場上演的劇本。你讀它的時候也許剛巧心境不佳。

第二十五信——愛蘭黛麗給蕭伯納

一八九六年十一月六日

（此信及下信僅係原文的一部分。蕭氏覆信已失，看來是給愛蘭黛麗燒燬了。——譯者識）

……接吻的次數當然是很多的，我是個很「會接吻的」人；可是有些少女比我更厲害，她們會跟認識僅一小時的舞蹈家接吻，不久也許又跟第二個，又跟第三個！這我總辦不到。有許多女人會同時跟兩個男人接吻。豬玀！我怎也忘不掉我的初吻的情景。我當時眞把自己弄成一個大傻瓜，現在每次想起來就覺得好笑。有一天，華特先生在畫室裏吻我，很甜密而溫柔地吻我，一切是溫柔而和愛的；接着我便跟他——人家叫做「訂婚」了，以及其他的一切；我的親戚痛恨我，可是我當時是在天堂享樂的，因爲我知道我將要和那些圖畫同居。「永遠如此，」我暗想道；我要做華特先生的模特兒，同時替他洗畫

筆，彈鋼琴給他聽，跟他並肩坐在奇妙的境界（即畫室）裏過活。

一八九六年十一月七日

第二十六信——愛蘭黛麗給蕭伯納

……你覺得快快不樂！你僅是個孩子。四十歲的愛爾蘭人不算甚麼。不要理睬韋白（註十四）吧！做個剛强的人吧！別在任何女人身上費工夫！做你的工作吧。震撼世界吧 你這笨伯（親愛的）。別再費工夫坐在那裏讓人家畫像吧。別再費工夫寫信給年紀已大的女伶吧（自私自利的畜牲）。別再開玩笑吧。你因爲是小孩子，所以才會做這種事情，可是這是不公平的。你這種行爲是可怕的；你好像一個賣弄風情的少女，輕率的成分也許比罪惡的成分更多。可是你現在也已上四十歲了，應該會感到人家的心痛的。我想你大約已經弄得這可憐的女人患了心痛症了，如果你知道心痛的情狀如何，你一

（註十四）韋白（Webb）夫婦均係英國社會主義作家，亦是蕭氏的好朋友。

定不會幹這種事的。可是你僅是個孩子。

別做獃子吧（親愛的）。……亨利跟她結婚了，他明知不愛她，可是以爲他應該跟她結婚，老實說，他與其這樣做，還不如直截當地把她一刀殺死的好。請你暫時想到你自己心愛的工作吧。你說：「你的信我沒有一封不覆」這句話裏的斥責語氣眞使我忍不住。我浪費了你最寶貴的時間了，雖則我沒有獲得你的愛。……

一八九六年十一月十日

第二十七信——蕭伯納給愛蘭黛麗

呵，終於接到你的幾行書了，啊，不忠的，無信的，妒忌的，刻薄的，賣弄風情的愛蘭啊。你把我推進深淵，然後因爲我墮下去而拋棄我。

你的忠告眞是非常坦白而中肯。你叫我忠忠誠誠地靜坐着，覺得一切十分順利，不必做一點事情；當我讀到你的美麗的大字所寫成的訓誡時，我禁不住像獅子那樣地跳了起

來。啊哈，大慈大悲的愛蘭啊，你眞是一個給那些離棄你的男子所造成的女人，雙臂不疲，經驗豐富，坐在角落裏清清淨淨地發着遁世的念頭嗎？……

我像一陣旋風那樣，猝然飛上巴黎，又飛回來；親愛的愛蘭啊，現在她是個自由的女人了，這次的事情並沒使她付過半個銅板的代價；她以爲她是墮入情網了，可是心裏知道她不過是領到一張藥方，後來當她看見所謂情人者在譏笑她，推測她的心裏，自認爲一瓶治腦藥，欣然離開時，她感到寬慰了。

除智慧明達的愛蘭之外，我對女人還有甚麼用處呢？在見識方面只有愛蘭可以做我的匹敵，也只有她知道怎樣用世界最幸福的東西——未滿足的慾望——以爲護身符。

再會——郵車快要開了；今晚非把這封信寄出不可。

呵，我現在眞是生龍活虎，精神煥發，活躍而清醒，這完全是你的靈感之賜，你現在還有甚麼話好說呢？

哈！哈！哈！哈！給一切錯覺的只有嘲弄，給我親愛的愛蘭的只有溫存。

第二十八信——愛蘭黛麗給蕭伯納

一八九六年十一月十六日，於費茲洛方場二十九號

TOM

G.B.S.（蕭伯納）

呵，我看見你們，看見你們倆，在潮濕而可愛約霧裏散步，一片光明由你們的脚底下發出來，而且——我以爲這不是妒忌，可是我的眼眶已經濕透了，我渴望做你們兩人中之一人，做那一個都好。

平凡普通的東西給你說起來竟是那麼美麗可愛。是的，我知道。那已經是許久以前的事情了，可是，謝天謝地，我是永遠不會忘掉的！呵，你這親愛的寶貝，如果你不像她那麼快活。那麼你便是在浪費寶貴的時光了。可是你是快活的，對嗎？請你告訴我。

你的愛蘭

一八九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第二十九信——蕭伯納給愛蘭黛麗

我至少須寫三行的話給你。請你不要怕浪費我的工夫；反之，你是在救我的命了。證據在這裏。

第一、我的劇本（註十五）已於今日脫稿，你對此有何感想？那看來是在浪費我的工夫嗎？三幕，六場，一個傑作，就在幾星期中全部完成；在這期間，我還到過巴黎一次，寫了那些關於易卜生的文章——這些文章寫得太長，只好刪掉許多段。此外我又參加過勃拉福(Bradford)的選舉呢。

第二、我已經成爲激烈質問的沸騰漩渦的中心了，被辱的編輯，全國各地公共團體的憤怒塡胸的書記（要我去演說），乾草市場的劇院經理，以及無數的私人，都接二連三地

（註十五）卽魔鬼的門徒（"The Devil's Disciple"）。此劇於一八九七年十月在美上演，蕭氏名利雙收。這次的大成功奠定了他的劇作家的地位，使他不必再靠報紙文章吃飯了。

寫了許多信給我，附着貼足郵資的信封，附足覆電的費用，並且用了其他種種的方法，刻不容緩地要我馬上作覆。可是我在幾個月中一封覆信也沒發出去。爲甚麼呢？因爲我只能寫信給愛蘭，愛蘭，愛蘭；當我只能寫信給她時，其他一切通信是不可容忍的，討厭的。結果怎麼樣呢？結果我不至因作演講和寫雜誌文章而忙死啦。（眼前將發生甚麼經濟上的問題，我暫時不願加以考慮；不過，我那劇本現在既然已經寫好——我是說草稿已經弄好，——我想應該另外寫點稿子去換點錢，來塡補一下；事實上我並不願多賺錢，可是我素來是在窮困中過日子的，所以我心裏總覺得我沒有一天不是瀕於破產。）我雖然很疲倦，可是還未達到精疲力竭的境地；這正是我十年來勞作過度的原因。社會主義的機關報用刻毒的話痛斥我；我的忠實同志罵我是貴族，保守黨員，資本家的書記等等；可是事實上我的一切祇是愛蘭，愛蘭，愛蘭，愛蘭，愛蘭，祇是由愛我底大寶貝愛蘭（啊，最親愛的愛蘭啊，加上一句「也給愛蘭所愛」吧。說句謊話不必破費甚麼的）而得到的快樂，安慰，和平，庇護，和慰藉。

我有甚麼特別的話要告訴你呢？啊，不錯，就是這件事。我已經寫信給推里斯，（註十六）對他說我已經實踐我的諾言，寫好了「一齣有力量的戲劇，」預備了一個角色給他扮演；可是我要徵求你的意見；因爲我從來不曾試作過傳奇劇；而這部作品裏有的是英烈的犧牲，聞所未聞的軍事法庭裁判，執行死刑，悲歎，啜泣，演說，和雄辯。這說不定會成爲最奇詭怪誕，荒謬絕倫的諷刺趣劇，使觀衆哄堂大笑吧。我想你對此一定可以給我一點確確實實冷漠嚴刻的意見；因爲它不會像一個逃兵和難於逆睹（"You Never Can Tell"）那樣地逗你發笑，也不會像堪底達（女主角這次再也不是該劇的主要人物了）那樣地引你同情；你得像舞台木匠那樣謹愼從事地用心讀一遍，然後告訴我這是不是一齣滑稽趣劇。

可是現在回想一下，這一切還嫌過早。這個劇本現在僅潦潦草草地寫在我隨時帶在衣袋中的筆記簿裏。我還得把它修改一番，又把與舞台有關的話寫出來；此外還得翻讀美國獨立戰爭的歷史，然後才可以交給打字員清清楚楚地打出來，現在我可以親自讀給推里斯

（註十六）推里斯（William Terriss）係當時英國名伶。

及其他的人聽，可是不可以讀給——噢，那不要緊；我不要求人們把聖殿的帷幕撕破；反之，我在靈魂深處感到一種恐懼，不敢穿着我那雙又厚又重的皮靴，帶着粗糙而不調和的現實，蹣跚着踏進那個神妙的境界；因爲在那境界裏，有一個奇詭不可思議的蕭伯納，一個幻象，一個看來很纖弱的東西，一個小孩子（坐在花廳十二排座位之後），空幻飄渺地在一個眞眞可愛的愛蘭跟前裝模作樣地站立着。（請你記住，我曾站在很近你的地方——伸手就可以偷到你的髮針的地方，——而你正像發瘋那樣地滔滔說着不休。）可是當這劇本打好時，你願爲我讀一讀，對嗎？

此後我將寫甚麼呢？寫齣滑稽歌劇嗎？

我又離床坐起來寫信給你了。現在燈光開始要熄滅了；伊亞志摩（註十七）在大箱中如坐針氈。（註十八）我想這冬天的嚴冷對我是有益的，因爲以翡色和身體的構造說起來，我

（註十七）伊亞志摩（Iachimo）係莎士比亞申伯賴劇中的一個角色。

（註十八）指申伯賴第二幕第二場中的劇情；伊亞志摩由大箱中出來，乘伊摩眞熟睡時偷去她的手鐲。愛蘭黛麗在此劇中扮伊摩眞一角。

是個北歐人啦；至於你呢，我希望你像一個躺在夏天的地中海上熟睡着的島嶼那麼溫暖。這句話聽起來好像是一朵文藝之花；可是我曾在地中海裏洗過浴；那邊的水溫是華氏八十度呢。

現在我已經寫完劇本，只要吻我的愛蘭一次，便可以死無遺憾了。

G.B.S.（蕭伯納）

一八九六年十一月三十日

第三十信——愛蘭黛麗給蕭伯納

呵，你現在知道我頂喜歡那一種信了吧。老實告訴你，我頂喜歡你的每一封信嘛。他信裏有些措辭弄得我禁不住突然笑出聲來，讀到這種話使我覺得很爽快。

你曾好好地忙着做你的工作啊！這是適宜於工作的氣候，對嗎？我絕對不是南歐人。絕對不是，我是北歐人，北歐的波蘭人。

「再會吧，我的鴿子。」

你忠誠的　愛蘭黛麗

一八九六年十二月一日

第三十一信——蕭伯納給愛蘭黛麗

賤人：你以爲那個劇本可以改得好些，可是你倒不出聲。你以爲只要用值兩辨士的諂媚也就夠了。哼，你還敢裝做我的朋友！

好吧：我將於星期四跑來看伊摩眞。如果潘旦馨女士不向你露臉的話，你是沒法子看到她的。她普通是個貴婦般的女人；沒有一個人會一連看她兩次的，因爲她無論在甚麼地方，舉止行動都是很得體的，……十分沈靜的，可人的。她是不矯揉造作，夜郎自大的。當她選中你做她的親密朋友時，她便會把內心的一切全獻給你。她並不下賤到可以隨便給人帶到你的房裏給你看的。她不是甚麼附屬品，這綠眼睛的女人不是附屬品，而是個獨立

的個性。她沒有偏見——她對你具有太大的尊敬了，所以不願受你的輕視。在化裝室裏舉行會議的時候，你只能扮做一個有經驗有才幹的可愛女人，用懇摯的注意，用折節下交的態度，用一種孩子般的天眞可愛的喜悅，在接見一個入世未久的少女。你和她會馬上覺得這有點近於演戲，而化裝室不是表演的場所。不：我不到你的房間去；你這惱煞人的惡鬼，你明明知道我不去，否則你一定不會說出這種話來。

不要忘記替好逑者（"The Philanderer"）誠心批評一下。讓你扮演裘麗亞（Julia）一角好不好？

第三十二信——愛蘭黛麗給蕭伯納

G.B.S.（蕭納伯）

一八九六年十二月五日

當我說「你和潘旦馨女士在閉幕後也許要到我的房間裏來」時，我的語氣是「隨你們

要不要」的。以我的眞感想而言，我是有點誠心希望聽見我朋友的情人底聲音的，你也許不了解我衷心對她的態度吧，你這可愛的聰明人。我的衷心是像雙膝那樣地向她跪下的，我是崇拜她的。我想我這個人是驕矜自負的，因爲想要認識我而不敢請求我接見的人，眞是太多了。（各式各樣的人全有，不僅是「入世未久的少女」——這種人我始終接見。）我對這種事情眞是太司空見慣了，所以我——唔，先生，我不要再說下去了，原因有二：

（一）我不能說明我心中的感覺！（二）你正在笑我！不錯，你儘可以笑我。

我當然以爲你的劇本還可以改得好些，你可以把它改得好些。可是因爲我的眼睛很壞，自己不能讀它，而那讀給我聽的人——這可憐蟲——把幾段讀了又讀，讀了又讀，確也覺得十分疲倦，所以我對那幾段不能多加考慮；同時，我又以爲你已經把每行的話都細心推敲過，所以我斷定是我弄錯了（但我心裏以爲我並沒弄錯）。這劇本眞是寫得好極了，不過裏頭有些小地方不大宜於舞台演出。至少我以爲如此。如果你願意的話，我可以把那些地方指出來給你看（不在原稿上做記號）。我可以這樣做嗎？

你說好逑者是個無聊和鄙陋的劇本，那是甚麼意思呢？這劇本眞是寫得再妙也沒有，自始至終都有優美的韻律。（不！我既然非吹毛求疵不可，那麼還是坦白地對你說吧：我覺得有一幕的開頭處，不曉得是第二幕或第三幕，劇情停頓了一下，也許可以改善！）你問我要不要扮演裘麗亞一角。我的天，不！我不能扮演那個角色。我的長處是在扮演喜劇，而裘麗亞却是悲劇的角色。我現在很懶，不能把握住她的個性。這個角色很好。如果我扮演它的話，我可以在現實生活中扮演它。我曾經跟一個男性的裘麗亞同居了三年。他是我的丈夫瓦地爾先生（即『凱萊』）。而我至今倒還活着！可是，如果我再跟他同居一月，我一定早已死掉。我把我每週的入欵，撥出四分之三給他。求他和我分道揚鑣。唉！

愛蘭

一八九六年十二月七日

這封信寫來特別有點主日學說教的口氣，因爲我一邊在寫，一邊抱着一個孩子和一頭

小貓，而羅茜（推狄的另一孩子）又在拉我的手臂。我確實在過着很快樂的日子。

第三十三信——蕭伯納給愛蘭黛麗

啊，那討厭的原稿！喜歡作多少記號隨你的便；原稿不給人家作些記號還有甚麼用處呢？你有甚麼意見全記下來。我也許已經把一句對白考慮過四十九次；可是，如果你再考慮一下，那便是五十次了；一句考慮過五十次的對白，是比一句考慮過四十九次的對白好了百分之二的。優美和平庸的差別便是在這最後的百分之二。

關於好逑者，我有點猶豫不決。我有時厭惡這個劇本，歡然讓我的一切朋友去非難它——貞奈德和亞哲尤其聲勢洶洶，——說它是個下流，無聊，無價值的劇本。可是，我有時却又覺得它值得上演。現在我宣言說，它如果在你的心目中是好的；在全世界人們的心目中便也是好的了。

我不能以她爲附屬品，帶到你的化裝室，當做我最新的愛人展覽出來，給你欣賞。當

我說我能尊重人家的人格，也能愛他們的個性時，你永遠不願了解我的意思嗎？我站在你們倆的中間是會覺得很舒服的。她當然是跟大家一樣，對你感到莫大的興趣的；而且她也很能夠了解你的感覺。可是，如果你想和她晤面，你還得自己去跟她接洽約會之期。她的住址是倫敦西中央區亞達斐坊十號潘旦馨女士。她在倫敦經濟學校（大門在轉角處，與卡勒東尼亞旅館望衡對宇）的樓上有幾個舒服的房間，可以俯望河水。

如果我再多寫一個字，這封信便趕不上下班郵車了。

G.B.S.（蕭伯納）

一八九六年十二月七日

第二十四信——愛蘭黛麗給蕭伯納

你怕是誤會我的意思了　你以為我前封信裏的話是想迫你帶潘旦馨女士來找我。你錯了。可是，這件事已成過去，不必再提起了；我是不會由幕後偷看你（或她）的，你（和

她）儘可以安心吧。老實說　我在演戲的當中，只有兩分鐘的休息，——剛在最後一幕上場之前，——只有這時候才可以偷看你們，可是在這兩分鐘的休息中，我大約還得去看看李查王三世那些王侯所穿的衣服的。所以請你放心。

你說，「我站在你們倆的中間是會覺得很舒服的。」你說這句話時大約「有點諷刺意味」吧，可是；你幹嗎不會覺得很舒服呢？對於這點，你不必作答，可是你這句話確使我疑惑不解。我站在兩個妙人的中間，應該會覺得很舒服的。

我不曉得我的眼睛是否要瞎了。當我瞎了眼睛的時候，你要來看我的，對嗎，親愛的？我到那時候要請你來向我撒謊，對我說你愛我。你是個有音樂天才的人，曉得怎樣使你的聲音聽起來很慇懃，很誠懇的。

愛蘭黛麗

一九六年十二月八日

第二十五信——蕭伯納給愛蘭黛麗

只寫三行好了。當你說到你的眼睛瞎了的事情時，我不禁受了一陣痙攣的打擊，全身抽動戰慄不已。不要再寫信給我吧；永遠不要向我說話吧；請你睜開你那對平凡而幸福的眼睛，不要用一個可愛的盲婦底驚人的美麗和神祕來苦楚我吧。

如果你不看她，我便永不寬恕你。呵，我解釋不出來；可是你是完全了解的。我希望你們兩人的晤面跟我完全不生關係：我痛恨那些預先安排好的約會。唔，那不要緊；等到你們有必要時再見吧：我會耐心等候的：那是我的祕訣——甚至等到星期四晚也不要緊。不過，你務必看她一下；可是你怎看得到呢？F十八和十九兩個座位在第六排呢。

我得停筆：我沒有甚麼話說，不，不，其實是沒有工夫說。我愛你。你要把這封信怎樣處置，隨你的便。我在星期四以後當然會愛你的；可是目前的問題是．我現在愛你。

G. B. S.（蕭伯納）

第三十六信——愛蘭黛麗給蕭伯納

一八九六年十二月八日

我看你昨晚的樣子似乎很煩惱，跟你送給我的照相的表情一樣（我現在知道照相上的你不大像日常的你了）。

我也很煩惱，興奮的情感和眼痛使我覺得疲倦。我現在就要動身了。（註十九）我希望你把李查王三世再看一次，才寫批評它的文章！我大約兩星期內就可以回來。做個好孩子，不要忘記你的愛蘭　祝你新年閒散快樂。

愛蘭黛麗

一八九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註十九）愛蘭黛麗在倫敦劇院參加李查王三世一劇第一夜表演之後，即離國往歐洲大陸作短期旅行。

第三十七信——愛蘭黛麗給蕭伯納

哎唷，今天的生活是多麼忙亂啊；你好嗎？你溫順嗎？（最近我有一個感想，就是覺得女人會多麼不溫順。）我所訂閱的星期六評論，上一期跑到巴黎去尋我，兜了一個圈子，終於找不到我，所以我到此刻才有機會讀它。

「建築師！」（註二十）那封信如果不是你親手寫的，至少是你幫「建築師」寫的。無論如何，他的感想跟我完全一樣，可是怎麼會用蕭伯納的文體表現出來呢？

我寫這封短信，是想告訴你，我的眼睛已經好得多，而且樣子也不大難看了。我知道你一定喜歡聽到這個消息的。同時我也想對你說，我希望你很平安，我愛你　我現在要像船役囚徒那樣，做一個多月苦工了，幸虧我還可以想到南歐的陽光，蕭伯納，及其他的妙

（註二十）蕭伯納在該期星期六評論上發表一封信，署名「建築師，」談及修築大教堂的問題。愛蘭黛麗一看就知道該文是蕭氏所作。

人和妙事：這些念頭支持着我，使我做個『溫順』的人。

你的愛蘭

一八九七年一月九日

我喜歡那個建築師。

第三十八信——蕭伯納給愛蘭黛麗

我忘記告訴你，我並沒有幫『建築師』寫文章：倒是他幫我寫的。那封信當然是我所寫的（腓立韋白教我的）；（註二十一）全倫敦只有你一個人有本事看穿這件事。

全倫敦，全世界，全宇宙只有你一個人。

啊，這麼一大堆工作——終於把那篇關於政治著作的文章寫完了（這是曼斯斐爾救我

（註二十一）腓立韋白（Philip Webb）係當時著名建築師。

出赤貧之前，爲賺錢起見，答應下來的工作），（註二十二）又替學會把波克曼（註二十三）的書評寫完，最後更有星期六評論那篇不能不寫的稿子。這一個星期也眞忙得夠了。如果你答應在明年復活節以前，讓我吻一吻你的小指尖，那麼，我情願這樣忙個十星期，哼也不哼一聲。

第二十九信——愛蘭黛麗給蕭伯納

G. S. B.（蕭伯納）

一八九七年一月十一日

愛你嗎？不要說傻話。我當然是愛你的，而且『二十倍』地愛你，如果愛情眞有二十

（註二十二）曼斯爾爾（Richard Mansfield）係著名伶人，第一次在美國上演蕭氏劇本冤鬼的門徒，獲得非常的成功。

（註二十三）波克曼（"John Gabriel Borkman"）係易卜生的一個劇本。

倍的話。你的膝蓋眞的受傷了嗎？當我把你的信讀過一半時，我覺得我已經憂愁滿面，可憐起你來了，可是，過了一會我記得了，我笑了，因爲你說的話我一句也不相信。你眞好，說要在一星期內天天寫一行信給我，可是，請你不必這樣勉强，因爲我要你在想對我說話的時候（那也許一年才有一次吧），或在須答覆我的問話的時候，才寫信來。

貞奈德嗎？不錯。摹倣我嗎？我始終覺得能摹倣是一種聰明的行爲。不但聰明，而且不公平（對兩方面都不公平）。我永不曉得怎樣摹倣人家。在可以摹倣的時候，我不知道我願不願意摹倣！

你依然『高高地站在世界之上』嗎？我此刻是無精打采的，因爲我非常疲倦，我不能夠關心到別人或別樣東西　甚至不能夠關心到你，我的蕭伯納，寫這麼可愛的信給我的蕭伯納。

E.T.（愛蘭黛麗）

一九七年一月二十八日

第四十信——蕭伯納給愛蘭黛麗

不能，我的確不能隨心所欲地寫信給你——如果甚麼時候想寫就寫，我那裏還有工夫賺錢過活？

我從前用那本漂亮的青色透明信紙寫信給你，可是現在不曉得放在甚麼地方，遍找不得，所以只得改用這種討厭的紙了。坐在安樂椅上用一張張的紙寫信，是非常困難的。

不，我膝蓋的傷並不大厲害；只是不能照常動作罷了。等那塊軟骨跟其他部分的骨肉結合起來之後，我便可以痊愈無事了。

在這個世界上，你須先曉得天下的一切見解，然後選擇一個，而始終擁護它。你的見解對不對，那你可以不必管——北方是不會比南方更對或更錯的——頂要緊是那個見解確確實實是你自己的，而不是人家的；你要用盡全部的力量，去擁護你的見解。而且，不要停滯不進。人生是不斷地在變遷的：第一段路的終點便是第二段路的起點。劇院跟舞台，

和報紙一樣，是我的撞城車：所以我要把它曳到前線去。我的嬉笑怒罵祇是我的計劃的一部分；這計劃的偉大是出乎你的意料之外的：例如，莎士比亞在我看來，乃是巴黎巴士底獄（註二十四）的一個城樓，結果非給我撞毀不可。不要理睬你那些青年人的家庭：鷄蛋不敲破，荷包蛋是煎不成功的；我恨家庭。現在快要六點鐘了，我得趕快把這封信付郵。

再會。

G. B. S.（蕭伯納）

一八九七年一月十七日

第四十一信——愛蘭黛蘭給蕭伯納

恕我附上這封怪信給你看。我可沒有這麼許多錢可以隨時這裏送人十鎊金，那裏送人十鎊金，所以我不得不把所接到的幾百封這類的信，多數撕碎。可是，不知如何，我覺得

（註二十四）巴士底獄（Bastille）係法國國家監獄，於一七八九年大革命時，被民衆撞毀。

我不能把這封撕碎。

我相信你會不怕麻煩，替我讀這封信的。你祇須答覆一句『是』或『否』好了，不必提出甚麼理由來。你要不要（如果你是我的話）把錢寄給他呢？我想那可憐的傢伙是貧病交迫的，可是我自己現在也是在痛苦中過活；如果他因此老羞成怒起來，豈不糟糕？可是我常常因爲受騙，而給人家當笑柄；我知道我一定是天下最不聰明的人，我昨天的生辰過得很快樂。光陰如飛地過去了。我希望終於可以得到一點休息。

E.T.（愛蘭黛麗）

一九八七年二月二十八日，於馬給特

第四十二信——蕭伯納給愛蘭黛麗

你的信剛剛接到。你在寫信之前當然老早就知道我的答覆了——不。這位先生不像普通那些寫求乞信者那麼脅肩諂笑。他開頭就很坦白地說，『請你借（注意，用『借』字）

我十鎊金；」這句話說得眞漂亮，我差點兒沒勸你送他五先令，以表示對他臉皮之厚的一點敬意，同時把這理由也告訴他。可是他後來露出馬脚了。他說他快要死了，又說甚麼「我相信上帝會使我多活一些時候，好來報答你的……」，此外又是甚麼牧師的介紹信，又是甚麼無錢過活一類的話。不，親愛的愛蘭：如果你想花十鎊金，還是把那十個金幣拿到沙灘，向大海拋過去，讓它們在水上滑走吧：這麼一來，這個金幣就不能爲害於社會了；而且如果你曉得怎樣拋的話。它們在陽光下的水面滑走時，是會發射出可愛的閃爍的。或者如果你要用那十鎊金「做點好事，」你還是把那十金鎊送給那些懂得怎樣支配金錢的人吧。千萬不要把錢給乞丐，尤其是懂得求乞藝術的乞丐（優良的技術是由訓練得來的）。你不必爲這件事懊悔：這位先生明明在說假話：他肚子不會餓，他也不會死；我又可以担保他是不工作的。你甚至不能答覆他，因爲如果你教訓他一頓，你還得寄錢給他，以證明你並不是因爲要省錢，才向他大談禮義廉恥；如果你用慈善的口氣寫信，你的同情僅是僞善的表現：你與其簡簡單單地寫道，「某某先生——我不借錢給你——愛蘭黛麗」（這

麼寫來倒很合適），還不如索性沉默起來的好。字紙簍便是這種求乞信的正當歸宿處。

你說的生辰是甚麼生辰？你五十九歲的生辰嗎？

G. B. S.（蕭伯納）

一八九七年三月一日

第四十三信——蕭伯納給愛蘭黛麗

愛蘭：你眞的不是病得很厲害嗎？你兩天前就該接得我寄給你的那個劇本了：難道你眞不能够——啊！我曉得了！派拉岡一號這住址是烏有的；你相信郵局結果一定可以把你的郵件遞到，所以你故意這樣跟我開玩笑。——可是假使你眞的病了呢？我爲甚麼會突然掛慮你呢？千千萬萬樣的思念跑到我的腦中來：你的字跡不大穩定：一陣可怕的三月北風正在狂吹着：你獨自一個孤零零地住在那荒涼的海邊，沒有一個人可以給你同情的撫愛和安慰。

我再也寫不下去了。我的心中充滿着一些模糊而渺茫的恐懼——如果我吃起肉來，喝起茶來，或做起甚麼傻事（除了愛你之外）來，我的恐懼也不過如此，我做素食主義者，曾碰到一樁可怪的事：這樁可怪的事不是在人家身上所發生的事情，在我的身上就不會發生——事情還是照常發生的——，而是事情發生在我身上，便有點不同：痛苦不同，快樂不同，熱情不同，無情也不同，甚至愛情也是不同的。

我是一個這麼蠢笨，這麼無耐心的人；我當初爲何那麼急忙忙地跟你結識呢？如果我遲了幾年才認識你，我現在一定可以引起你新鮮的興趣。可是，到如今你對我的書信是感到十分厭倦了。我們還不曾晤談過；你將來如果跟我當面談話，情形不知如何：現在也許只有這一點能引起你對我的新奇之感了吧。馬給特眞的有派拉岡一號這個地方嗎？

最親愛的和最美麗的，寫信給我，假裝說你是十分安好吧。

G. B. S.（蕭伯納）

一八九七年三月三日

第四十四信——愛蘭黛麗給蕭伯納

那麼，好吧，親愛的，我是「十分安好」的。讀過你那篇可愛的胡說之後，誰還能生病呢？（我對它當然是「厭倦」的呵，一點也不錯！）可是，我得承認說，我還不十分安好，我還不曾好到可以讀你寄來的劇本，因爲我身邊有一個專制魔王般的護士，她說我的身體不好，一點小事也不該做。她是個美麗而聰明的人兒，可是我接到一些好信，其醫病的力量是跟她全部的看護工夫一樣大的。這些信使我痊愈更速，我不可以寫信。我現在只半活着。可是我是用這半活的生命在愛你的，亨利星期日要到我這裏來。

你的愛蘭

一八九七年三月四日

第四十五信——蕭伯納給愛蘭黛麗

我曾打一封電報給你，說你的劇本已經寄到，對嗎？我的確曾打過電報的。我的護士不知道我在寫信。我不是個無法無天的人嗎？

呵，眞的嗎？他星期日要到你那邊去嗎？如果你痊愈到可以接待他——縱使還沒痊愈到可以讀我的劇本——，他當然沒有不該去看你的理由。我幹嗎反對呢？這跟我有甚麼關係呢，對嗎？噯唷唷，不，我敢對你說：如果你以爲我把這麼一件事情放在心上，你可就大錯而特錯了。我不是那種人——如果你了解我的本性的話，你就知道我絕對不是這種人了。我希望他在那邊過着歡樂的生活。可憐的傢伙，看他那樣子，吸點海風對他一定很有裨益的：他年紀那麼大，也該吸吸海風了。

那個護士當然會想法子阻止你寫信給我的。這些護士都開始變成前進的青年婦女了，她們都要來聽我演講的。嫉妒——純純粹粹是嫉妒，沒有別的。如果你不當心的話，她也會把我寄給你那個劇本燒燬，當她察出我的字跡時，她也許更會截住我寫給你的信的。如果那劇本對你沒有益處，你以爲我會把它寄給你嗎？馬上把它拿起來讀：這劇本有一個很

快樂的結局，每頁的劇本都包藏着我愛你的氣息。或帶住——不——把它留到星期日才讀：叫亨利讀給你聽；然後你可以告訴我：劇中那個角色最合他的身份。

除了寫星期六評論上那篇免不掉的文章外，我現在是完全不工作了。我已經把我的檯子清理一下了——多麼繁重的工作喲——費了我整整兩天的工夫；可是我終於清理到鋪在檯上面的那張綠布了。甚至我寢室裏的檯子也整理好了。當我在穿衣服或脫衣服的時候，我是一邊在看書的。我把書翻開放在檯上。我並沒把書闔起來，第一本還未看完，又把第二本放在上頭了。過了幾個月，檯上就如山般地堆了許多書，每本都是翻開來的；所以我的藏書都有一個特色：就是每本書裏總有一頁給摩埃或煤烟弄汚。煤烟眞可怕；因爲我的窗戶無論冬夏，總是洞開着的。這番清理的工作使我的腦經得到休息，使我的背脊感到疲乏，又使我的臉孔和雙手滿染汚垢。我現在又把元氣迅速地恢復起來了。前幾天我碰見法爾女士（Florence Farr）。她大吃一驚，說我的樣子跟年紀一樣老；又說我的髭和兩大叢鬍子都轉灰白了。今天我的髭和鬍子又都全變赤紅了：一種含着惡作劇的力量的健康液

汁，在我身上的每條小血管裏奔騰着：再過一兩天，我便又要變成二十九歲的青年了。這樣現象也一定會在你的身上發生的：那種鼓起我中年的元氣和精力的空氣，一定會給你無限的青春。我不再相信你是病了：我聽得見一種遙遠的聲音，像在鳳尾草中吹着的風：當你身上的毛孔洞開着去吸收春天的第一股微風時，這樣的聲音一定會把你激動起來的。啊，如果我在馬給特，我一定會使勁地把你緊緊擁抱一下，使你身上的一切毛孔全合攏起來的。

我母親跑來提醒我，使我記得準時把她的信件付郵。我給你的信也得同時付郵，裏頭附着給我最親愛的愛蘭的深愛。

G.B.S.（蕭伯納）

一八九七年三月五日

第四十六信——蕭伯納給愛蘭黛麗

亨利歐爾文眞的說你跟我發生戀愛嗎？因爲他說這句話，願他一切罪得到上帝的赦免！我要再到蘭心劇院去觀劇，然後寫一篇文章，證明他是空前絕後扮演李查王三世的最偉大的伶人。他說他不相信我們未曾晤面過：這一點也使我大受感動。有感覺的人沒有一個會相信這樣殘忍無情——指戀人不見面——的事情的。

我沒有看見你所提到的那一段文章；可是我看見另一段文章，裏頭描寫你看過杜最（註二十五）演茶花女之後，怎樣衝上舞台，倒入她的懷抱中啜泣。然而你雖讀過我的劇本——比杜最偉大得多的成就，——却沒有衝到我這裏來，倒在我的懷抱中啜泣。啊，那沒關係，因爲你現在已經恢復健康了。你熟睡着吧，因爲當你清醒時，你總是先想到別的一切東西和一切人，然後才想到我——呵，我發覺這一點時是深深感到悲哀的。

G. B. S.（蕭伯納）

一八九七年三月七日

（註二十五）杜最（Eleonora Duse）係意大利著名女伶（一八五九——一九二四）。

第四十七信——蕭伯納給愛蘭黛麗

永遠我的，最親愛的——我今晚（註二十六）不能走得更近你了（縱使你要我走得更近你，也是辦不到的——說你要我走近你吧——呵，說，說，說，說你要我走近你吧），因爲如果我走得更近你時，我是會受情感的驅使，依衷心的感覺去看你，去跟你說話的；而在那麼許多不十分聖潔的觀衆耳目之前，你是不會喜歡我做這種舉動的。當時我有一兩次幾乎由座位上站了起來，請觀衆全體離場幾分鐘，好讓我破題兒第一遭撫捫着你的纖手。

我看見那齣戲劇——呵，不錯，一絲一毫都看進眼底。我沒有望着你的必要，因爲你的存在已經使我整個心房感到萬分的緊張了。

親愛的愛蘭，你試想一想吧，縱使你把那叢惡毒的，殘酷的，印第安人般野蠻的，醜

（註二十六）此信係蕭氏往標準劇院（The Criterion Theatre）觀莊士（Henry Arthur Jones）的劇本醫生（The Physician）第一夜上演後所寫。愛蘭黛麗任該劇主角。

陋的，可笑的羽毛飾物插在你的神聖的頭髮間，來警告我說你完全沒有心肝，我對你的感覺居然還是如此。只要你——呵，胡說八道！晚安，晚安：我是個傻子。

C.B.S.（蕭伯納）

第四十八信——愛蘭黛麗給蕭伯納

要你昨天晚上「走得更近」我嗎？呵，我當然要你這樣做的。然而我不敢斷定，因爲我覺得我很近你。你坐在那邊，而同時信差遞到劇院來給我的一封信，又塞在我貼身的胸衣裏。這封信是你寄給我的；我要等到夜間上床時，才有工夫讀它。不錯，可是我相信我確曾想要撫捫你，把我的手放在你的臂膀上，（放在你的衣袖上！）跟你一同欣賞一些東西的。呵，我的親愛的，據我所知，你在兩足動物間，具有最年青，最敏捷的表情，而凡，你不也是一個輕佻的蕩婦嗎？不也是一個可愛的東西嗎？

如果我們倆恰巧坐在一塊兒，那豈不是很有趣嗎？下星期一品內羅（註二十七）的劇本

上演時，我們也許有這種機緣的。我頭上那個可笑的東西並不是我的！當我剛要出台時，有個女孩把它插在我的頭髮上。「醜陋，」不錯。可是你爲甚麼說它「殘酷」和「惡毒」呢？

我吻你的前額的正中，因爲我是

你的愛蘭

一八九七年三月二十六日

第四十九信——蕭伯納給愛蘭黛麗

呵愛蘭，親愛的愛蘭，拋開那無關重要的劇本珊眞（"Sans-Gene"），跑來愛撫我，安慰我，告訴我說，你曾在有空閒的時候愛過我吧。我一天做了十六小時的工作，而我所做的工作又是吃過午餐後的人所不該做的；看見一個比你自己更精疲力竭的人，是會使你

（註二十七）品內羅爵士（Sir Arthur Wing Pinero）係現代英國戲劇家。

覺得快活的，我今天還得把難於逆覩一劇讀給乾草市場的劇團聽——讀兩小時連四十分鐘——委實太長了；我須把它縮短一下，以應晚宴席上的需要。呵，我的工作眞是太忙了，由早餐的時候起，一直做到翌晨三點鐘，而聽不到愛蘭的一句話，得不到愛蘭的一盼。我不得不發誓說，天下沒有一樣東西比她的珊眞更迷人；在另一方面，我始終像一張被敲打過的地氈那麼悲痛傷心，永遠不願再踏進劇院之門，除我的戲劇之外，不願你再在甚麼戲劇裏表演——絕對不願你再表演。我要你跑來找我，要你跟我到甚麼地方去藏躲一會，要你來看護我，使我再度恢復豐富的生命和毒辣的惡行。

他們這一趟並沒有邀我。「黛麗女士的嚴令，不准蕭伯納先生來。」可是我明天要在星期六評論上對付他們，利用出版界的威嚴去勒索劇院裏的一個座位。或者如果你不要我到劇院去，那麼，我可以到鄉間去，要是你答應跟我來的話。劇團裏一定有一個「代理伶人，」可以替你上台的。我對舞台是越來越覺得不耐煩了：它用一列脚燈把我們隔開了。

別對我說你是疲倦的：你的疲倦，你的孤獨，你的傷心，還不及我的一半。別到蘭心劇院去：躲在家裏寫信給我吧：第一夜上演又是甚麼了不得的事呢？他們愚蠢可笑的好奇心，跟我心坎裏的需求比較起來，又是甚麼了不得的事呢？

不，我只能使你覺得討厭。無論你表演甚麼劇本，無論你做甚麼事情，你將永遠得到成功，永遠得到偉大而圓滿的成功。你可以把我的手指和脚趾全部割去，製成一條頸環，更可以把我的心臟挖去做小鎖盒，只要你說一聲：你喜歡它們，勝於金鋼鑽。

G. B. S.（蕭伯納）

一八九七年四月九日

譯者按：蕭伯納與亨利歐爾文曾爲了種種原因，發生糾紛。愛蘭黛麗開頭認爲她有方法可使這兩個朋友同心轉意，言歸於好，她的計劃是要使蘭心劇院上演蕭翁的時勢造英雄，由亨利及她分飾劇中男女主角。這個關於拿破崙的劇本是蕭翁的得意傑作，如果有兩個著名伶人來扮演，相得益彰，一定可以大爲轟動。不料在合同簽定之

後，亨利又與蕭翁吵起架來。蕭翁在星期六評論上發表一篇文章，批評李查王三世一劇的演出成績，詞意嚴正。亨利認爲蕭翁有意攻擊他個人，因此發生誤會，不願與蕭翁合作，決意不在蘭心劇院出演時勢造英雄。

這意外的事變使愛蘭黛麗大受打擊。她以和事老的資格，在她這兩個好友之間奔走調解，大有左右做人難之勢。可是她知道這事多半是由於亨利的誤會，所以似乎比較同情蕭翁。下邊幾封信，可使讀者由側面看看這場糾紛的大略情形。

第五十信——蕭伯納給愛蘭黛麗

最親愛的愛蘭——提防未來的危難啊。我剛由史篤克（Stoker）接到一紙冷淡的正式通告，說亨利爵士已經改變了主意，決定不上演我的時勢造英雄了。我的答覆跟給你的這張明片同時付郵。我現在覺得快樂無比。我頂喜歡激起一場吵鬧；現在我一邊有個曼斯斐爾，另一邊有個亨利歐爾文可以打架了。

附帶問你一聲——，不是附帶，而是天下頂重要的——你的眼睛眞又出了毛病了嗎？

我由心靈深處希望這不是事實。

再者，別再掛念時勢造英雄。看這樁有趣的事情，站在旁邊咯咯大笑吧。讓我自己來。哈哈！

G.B.S.（蕭伯納）

一八九七年四月十七日

第五十一信——愛蘭黛麗給蕭伯納

噯唷，噯唷，我親愛的，這使我非常煩惱　我的朋友要吵架了！我愛他們兩個人，我要他們兩人都得到勝利。亨利近來爲了所謂你在星期六評論上對他的「攻擊，」心裏覺得很不快活（我到昨天晚上才曉得這件事情）。我簡直不知道我的感覺如何，這麼一樁事情眞使我痛心萬分。（我不能表現我的意思，可是請你瞭解我。）

我接到了你的明片，才曉得你的劇本已經退回。過了一刻鐘，亨利跑來告訴我說，他「剛要」（！）把那劇本退還給你——「爲了」這個原因，又「爲了」那個原因。我說我相信他還有一個眞原因沒有講出來。例如，「珊眞一劇打算長期演下去，兩個劇本不能同時演出。」可是他不願「承認」。我相信他是感到慚愧的，我覺得非常可憐他。我不忍使他感到慚愧。我當時沒有問他詳細的情形，使他煩心，因，我們兩人均須在千百個觀衆之前好好地演戲，可是我的心時時刻刻跳得很快。他今天下午要陪我驅車外出遊散，到那時候他就會把一切情形告訴我。我對這件事的唯一願望，是他扮演該劇中的角色，因爲那角色是應該由他扮演的！爲了你們兩人的緣故，我這樣地願望着。

我不曉得爲甚麼，在我長長的一生中，我破題兒第一遭覺得非常地無精打采，神志頹唐。呵，上帝，這是多麼可怕啊。最近這一星期，我眞有勇氣，因爲我雖然覺得厭世，却決定在患難中生活下去。這是破題兒第一遭！除了劇院裏那個管理我的服飾的女人外，沒有一個人看見這種情形，可是我不把我的眞感覺告訴她，因爲我恐怕她不快活。她服侍我

裝扮．至今已有二十年，我現在是不該這樣使牠不樂的。所以我只好對你講（否則我要發狂了），你可以不必「注意」我所講的話；不過我這麼一講，也許會覺得舒服一些，請你寬恕我的自私。

別跟亨利吵架。你們一吵架起來，便會使我更加痛苦。我吻你的純潔的鼻尖。

請你抱我上樓去，親自讀東西給我聽。

愛蘭黛麗

一八九七年四月

第五十二信——蕭伯納給愛蘭黛麗

這澈頭澈尾是樁悲慘的事情，愛蘭；可是我們無能爲力。我唯一的憂慮是怕你也捲入漩渦。我對這樁事情當然甚麼都曉得：良好的外科醫生知道他的刀子甚麼時候觸到一條腦筋；良好的批評家也知道他的筆鋒甚麼時候觸到一條腦筋的。我在文章裏確曾說了一些令

人不快的話，可是關心劇院暫時弄掉他倒也很好。我並不至於那麼殘忍；可是他不了解人家批評的話，只用純粹的感覺去衡量一切智能上的問題，所以他大約是因此發惱了；他也許以爲你不痛恨我，是很無情的表現。所以你還是好好地待他吧；如果他在當天下午陪你驅車出遊時對你說：——要是我處在他的地位，我一定會這樣做——他不用我那個劇本，是因爲他妒忌我和你的關係，如果他說出這種老實話，那麼好好地安慰他吧：當一個人老羞成怒，不願做件慷慨的事時，他頂需要人家的援助。

至於我，我答應不跟他吵架。在不得已的時候，我是不怕打架的，可是那是另一問題：打架之後不但不會產生惡感，反而會把惡感掃除。這件事已經進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這是最不幸的一點。通告早已發出去，大家都知道我的劇本要上演了；於是在申伯賴（是申伯賴嗎？）上演的第一晚，有人打斷他的演說，質問他道，『蕭伯納的劇本怎麼樣了呢？』後來我的朋友們馬上勸我，不要僱人用這種無恥的方法自作宣傳。報紙都想曉得我的劇本爲甚麼不上演；他除了眞原因之外，還有甚麼話可作解釋呢？我曾對他說（托史

篤克轉達），他只有兩條路可走，不是履行合同，便是違背信義，因爲合同裏並沒有一個違約罰欵的條欵，使他可以破壞合同而同時保全令譽；這樁事情自頭到尾便是如此。請你注意，我對他並沒有惡感。請你不要掛心　我要循規蹈矩地做事情，意外的壞事是不會發生的。我不能再拿一張信紙寫下去，因爲我現在須寫一篇文章，而還未找到材料可寫呢。關於我的消息——呵，戲劇的排練！——我能夠把無窮盡的痛苦告訴你，珊眞，唉！它會使你不快樂，因爲它沒有生命的活水，只有機械的反應：不要失望。我明天要到城裏來。

G. B. S.（蕭伯納）

一八九七年四月二十一日

第五十三信——愛蘭黛麗給蕭伯納

你這可愛的人兒，答應不吵架。打一回小架倒沒甚麼關係，驟則我不願站在旁邊看，因爲我的腦經很軟弱；只看見兩邊都對，沒有打架的必要。

不錯。當我們驅車出遊時，他對我說過這件事，他曾說出他發惱的理由，可是我的記性不好，當時想不起事實來，所以沒有跟他辯論。然而我回家之後，曾拿起你的文章來讀，倒找不出一些證據，可以證明你曾間接暗示說：他在舞台上不能有自然的情感流露。

我知道你永遠不曾這麼說過。我昨天晚上對他說：「我希望你扮演一個眞正的拿破崙——這裏便是一個眞正的拿破崙！」我懇求他不要做「傻瓜，」不要做「獃子，」我對他很兇；後來我好好地吻他一下，才離開他。

請你寬恕這一切吧，你現在一定忙到沒有工夫去注意這種事情的。亨利對我並不妒忌。我記得他有一次說：「我愛你的最好證據，便是我不妒忌你。」（你當然知道他的意思是說，「妒忌社會大衆喜歡我。」）他說了這句話，使我大爲驚異。呵，他有時使我覺得厭倦，悲哀，絕望，我對他的冀望始終很大。我昨天乘三輪脚踏車，幾乎跌死，可是成績倒很不錯。

45.11.9
圖書室

第五十四信——蕭伯納給愛蘭黛麗

一八九七年四月二十二日

你爲甚麼不寫信給我呢，你這賤人？這種氣候使鳥兒唱歌不停，可是你一個 note（譯者註：此詞係雙關語，指「音符」也可以　指「短信」也可以）也不發出來。

又有一場狂風暴雨要來了。昨天晚上，有個記者跑到費茲洛方場來訪問我，帶着一則由每日新聞剪下的新聞（顯然是授意的），文裏說，亨利歐爾文爵士把我的劇本退回，要教我懂得一點好禮貌。於是，有個聰明絕頂的新時代新聞編輯看出這是個好機會，可以引起一次決鬬，便請我在他的報紙答覆亨利歐爾文的攻擊。我不能告訴這位先生說，把我著名的射擊術這麼表演一下，給大衆看來雖很有趣　却會使我跟我的愛蘭發生糾紛；所以我只好用模棱兩可的話搪塞着，最後婉言謝絕在報紙上發表談話，只對他說：我的劇本並沒有退還，用演的合同已經簽好，破壞合同便是背信的舉動。那些新聞記者現在所能得到的

消息，如此而已。將來會發生甚麼事情呢？

曼斯斐爾要到英國來——可是據我所知，並不是要來演戲。

昨天在波克曼上演的劇場中看見愛狄。

G.B.S.（蕭伯納）

一八九七年五月四日

第五十五信——愛蘭黛麗給蕭伯納

亨利跟我不睦了！有點不睦。因爲他不把你的事情告訴我，因爲他始終恨那些不能始終跟他完全同意的人；我雖則沒有這樣直截了當地對他說，使他更爲激怒，可是關於你的事情，我的意見跟他不很一致，而他心裏也曉得。你曾寫信給他嗎？他曾寫信給你嗎？我永遠不曾問他甚麼事情。

原來你先把你的劇本出版了！我覺得很歉憾。一定有人會罵你的。亨利昨晚無意中

（也許是「故意的偶然」也說不定！）說，我們當時所談到的一個劇本很可以和時勢造英雄同時上演。我曉得亨利的脾氣　所以我只一言不發，讓他去說。他接着又停住不說，弄得我不知道他在想甚麼。親愛的孩子，我那天由三輪脚踏車上跌下來，受了傷，這是我這麼長久沒寫信給你的主要原因。噯唷唷！我身體的左邊現在還是多麼僵硬喲。潘旦馨女士好嗎？你要我把我的孩兒送去陪他幾天嗎？　我的孫兒跟我住在一塊兒，　我把這種快樂獨享．似乎太貪得無厭了。

你的E.T（愛蘭黛麗）

一八九七年五月九日

第五十六信——蕭伯納給愛蘭黛麗

我到這裡之後，看見你的電報　不禁大爲驚惶，因爲關於這件事，我唯一的掛慮是怕你也捲入戰爭的漩渦。我用最嚴重最堅決的態度懇求你，請你絕對不要加入戰圍，或如果

要加入的話，請你採取一種完全同情亨利歐爾文的立場。他在這鬬爭中吃虧太大，他爲了要退出一個自造的牛角尖，已經接二連三地弄出許多錯誤來了。如果他跑來對我說，「喂，我要你收回這個劇本；同時我要向你表示强烈的憤恨，」那麼，我一定會高高興興地替他想出一個解決的辦法，替他起草一封罵我的信，由他寄來給我，使他心滿意足。可是他不會那麼做，因爲他了解我，信任我，或喜歡我還沒有到這個程度啦。所以你現在找不到法子可以救他。要他像你那樣了解我是絕對辦不到的。你記得嗎？當你像亨利歐爾文現在這樣不了解我時，當你不得已寫信問我關於那意大利少女（她現在怎樣？）的事情時，你不也以爲我是個討厭的人，惡毒的人嗎？自從那時以後，我須寫五千多封情書，才能使你相信我不過是個殘忍的聰明人；至於亨利歐爾文方面却不曾接到我半封情書，因此他現在對我的印象，還是像你開頭那樣，以爲我是個惡毒的人。如果你說了一句袒護我的話，他不但不會相信你，反會以爲你背信變節，不忠於他。千萬不要憂慮——無論如何，千萬不要顯露一絲一毫的憂慮。兩個人打架的時候，最容易認識彼此的長處；而現在正在

進行的小鬬爭儘管叫亨利認識蕭伯納了；這比你最圓滑的辯解效力大得多啦。現在他對我的尊敬比我對自己的尊敬更少；而我對他的尊敬却比他對自己的尊敬更大。他想要跟我開玩笑；他不知道使他有現在這種社會地位的，是朋友的一隻幫忙的手，而不是一條想絆倒他的腿。別讓這樁事情擾動你　恬靜地坐着，忍耐地等着吧。我一定可以得到我應得的東西；而他一定得不到；所以你儘可不必替他担心。

呵　那輛三輪脚踏車，那輛三輪脚踏車！我老早就對你說那是個危險的傢伙；可是你堅要說它很安全，因爲在你未乘上去時，它是跟搖籃車一樣四平八穩的。如果你有點乘脚踏車的經驗，你一定會立刻跳下車來，把前頭那個老太婆痛罵一番，而不至於把車子直駛過去，幾乎軋死她，又幾乎跌死你自己的。你該來看看我們四個人在這裏所碰到的可怕的意外之災——我們四個人：韋白，比亞突麗絲（韋白太太），潘旦馨女士，和我。我們如果乘起三輪脚踏車來，一定早已跌死，我們這裏沒有地方可以再容納別人了。寫信給我：別跟亨利歐爾又說話。

第五十七信——蕭伯納給愛爾黛麗

G.B.S.（蕭伯納）

一八九七年五月十一日

喂，你又做出不忠不貞的行爲了嗎？……你要把我拋棄多久呢？我在這三個月來沒接過你一封信。我的情敵是誰呢？是亨利嗎？是那蠢笨的顧柏（Cooper）嗎？是你的孫兒嗎？你生氣了嗎？你厭倦我嗎？你要記住、你還沒有把我弄得精疲力竭：我還有一個劇本——一切劇本中最好的劇本——你不曾看過（華倫夫人的職業）；我現在正在整理原稿，預備付印 我要先把印出來的第一冊單行本給你，然後才情願讓社會大衆看到。這眞有點多情，可是我看完安東尼和克麗奧巴脫（註二十八）後已經覺得頭痛，（我的天！）還得再

（註二十八）安東尼和克麗奧巴脫（"Antony and Cleopatra"）和奧蒂洛（"Orhello"）係莎士比亞所作的兩個劇本，當時正在倫敦上演，蕭翁看後曾在星期六評論上發表評論的文章。

去看奧蒂洛（註二十八）。只要你把指頭在我的前額捫觸一下，我的頭痛便可告痊；可是你當然是會乘這個時候拋棄我的了。潘旦馨女士已經曉得我的爲人：她說我是「她所碰到的最自我中心的人。」在目前，我是以愛蘭爲中心的；可是太陽是給沉默的黑雲掩蔽了。我必須等候。我想你對他是會覺得厭倦的，不管他是甚麼人；到那時候，你就會覺悟你使我挨餓，確是鑄了大錯了。

忍心的愛蘭。可憐的

G.B.S.（蕭伯納）

一八九七年五月二十四日

第五十八信——愛蘭黛麗給蕭伯納

我看你眞是個有趣的小孩子。我上次寫了一封字跡潦草的信給你，沒有接到你的答覆；我以爲你這短期間太忙，沒有工夫再注意你的愛蘭或任何一個無用的人；我正在忍耐

地（？）等候你一定會寫來的覆信。「一定會寫來，」因爲我在信裏問你一些事情，而你過去是沒有一次不答覆我的問話　沒有一次不竭力幫人家的忙的。同樣地，你也一定會把華倫夫人的職業送來給我看。（有人對我說，這個劇本被當局查禁，不能出版。）不：你沒有情敵，你曉得我沒有愛人，只有戀愛事件；我要弄出多少戀愛事件都可以隨我的便；而在這些事件中，只有你沒得到我的益處！你替我做事情。而我則替他們做事情啦。

你是個「自我中心」的人嗎？我想如果你不是以自我爲中心，大約是會搖擺不定的。可是大家都一樣，彼此的差別很少。

我躺在床上，病得頗爲厲害。羅茜坐在我後面一個小桌邊，我們要在一塊兒共餐。她是個陽光般快樂的人！當我們「假裝」當官，動物，和東西時，她不禁發出尖銳的歡笑聲。

在這溫暖的日子裏，讓我給你一個涼爽溫柔的親吻，對你說一聲再會，我愛。

愛蘭黛麗

第五十九信——蕭伯納給愛蘭黛麗

一八九七年五月二十五日

我沒有病！同時又有一千種病，我永遠看不見我的愛蘭；我難得接到我的愛蘭的消息；當她寫信給我的時候，他不把信付郵：無論如何，她責罵我不答覆一些我未曾接到的信，她責罵我不做一些她未曾叫我做的事。這便是九百九十九種病；還有一種便是；我須預備把那些劇本出版，又須寫每週星期六評論的稿子，第一篇剛脫稿，便得開始寫第二篇；又須參加費邊社的兩個委員會，每週各舉行會議一次，現在又須參加敎區的兩個委員會，又有韋白夫婦那部關於民主主義的偉大的著作，須我幫忙修正；在這種情形之下，我甚至連寫信給你也不能夠，因爲我的腦經在精疲力竭之餘，所說出來的話恐怕只會使你覺得討厭——因爲在這種時候，我覺得我的心是不在我的筆上的。當然，那沒甚麼關係；我一息尙存，工作勞苦到怎麼樣，都不要緊；可是蕭伯納這架機器還沒有十分完美，現在我

很憂慮，因爲我忘掉一些事情，留下一些事情沒有做。有一些事情不大滿意；這事情便是你，不是別的。然而，如果佔有你是最幸福的事情，那麼，想佔有你則是次幸福的事情——比度着又僵硬又難過的生活更好。因爲我現在沒有工夫或機會可以運用我的心。

我還不能把華倫夫人的職業送給你着，因爲還不曾印好。潘旦馨女士已經學會打字，現在根據我那份字跡模糊的原稿，替我打了一份稿子；我正在拿這份稿子加以修改，預備交給書店印刷。它是我最好的劇本；可是它使我寒心。我簡直忍不住看其中那些可怕的句子。啊，當我寫那些東西時，我確有點勇氣，可是那不過是三四年前——頂多五年前——的事情。

我明天早晨要乘十點三十分的火車回篤金（Dorking）去。我今晚須參加費邊社的會議；下星期一須參加教區委員會的會議。可是談到這些東西會使我的信索然寡味。我多麼希望帶你到那邊去啊。那邊只有韋白太太，潘旦馨女士，克萊頓（Beatrice Creighton）（倫敦主教的女兒）韋白，和我。唉！多了四個人。我不知道你對我們的生活作何感想

——我們這有的是無窮盡的關於政治理論的談話：我們每天上午拼命寫文章，一個人佔用一個房間；三餐狠吞虎嚥；舉行乘脚踏車運動；韋白夫婦埋頭研究他們的工業和政治學；愛爾蘭籍的潘旦馨女士，綠眼珠，又機敏又伶俐覺得甚麼都「很有趣；」我始終感到疲乏憂愁，始終似乎在「寫信給愛蘭」我怕你在這種環境裡不須三個鐘頭就會煩死了。啊，我希望，我希望，我希望——

G.B.S.（蕭伯納）

一八九七年五月二十八日

第六十信——愛蘭黛麗給蕭伯納

請你在一個月內不要寫信給我，以後也請你要寫的時候才寫。我曉得你現在是忙到快要死了的。（而且有點憂慮，我想！）不要麻麻煩煩把華倫夫人的職業送給我看。絕對不必掛慮到我。我知道一個人覺得像塊皮革其情形是如何的。你說「又僵硬又難過，」一

點也不錯；「甚麼也不想要，」是一種最可怕的心境。我不要寫信給你了，可是我常常在想念你，天天在想念你（咳孩！看來好像是一封情書），永遠在祝你平安。我顯然有兩封字跡潦草的信遺失了。幸虧信裏沒有講起甚麼重要的事情。我只請你讀一個劇本——蕭善會要我表演的一個劇本——的一部分，可是現在沒有必要了。我已經答應參加這齣戲劇的表演了。你做起敎區委員了嗎！你一定覺得很自負的。

我決定在一個月內不寫信給你，以後要寫也得等我——不要掛念我。我現在已經够快活了，已經很滿足了。你跟其他的一切人一樣，是個親愛而和善的傢伙。

晚安。現在是早晨了，可是我祝你晚安。

E.T.（愛蘭黛麗）

一八九七年五月二十九日

第六十一信——愛蘭黛麗給蕭伯納

眞奇怪。我展開你的信之後，總得費了許多工夫，我把其他一些信拆開來看，一封一封加以答覆了，可是我只看你一封信，就花了三個多鐘頭。先生，那兩封遺失了的信是寄到羅達士（Lotus）去，不是寄到費茲洛方場去的，所以這並不是你那個新僕人的錯處。我說我決定在一個月內不寫信給你，因爲我在你信中客氣的措詞間，看出厭倦的痕跡。我覺得我竟沒有及早看出這一點來，眞是一個多麼愚鈍的人啊，所以我現在很慷慨地立定決心，要讓你休假一下。啊，你這可愛的賤人，你是個多麼忘恩負義的人啊！

當他們全跟你結婚的時候——可是我記得你從前有一次曾「引誘」我把心靈深處顯露給你看，你這可怕的愛人，當時我對婚事，一句話也不說。我不知道你經過一番觀察之後，對你的母親感想如何。原來你的家人不能引起你的「愛情。」我不知道這是甚麼一回事。我如果像你這樣，却要遇到很大的損失了。我非常喜歡我的家人，他們有幾個也很喜

歡我，可是他們愛我與否，在我這方面倒沒有甚麼關係，雖則近來我看見有人喜歡我，很受感動：這是很可怪的。

再會，我的愛人。人家似乎常常對你談到我的事情。眞好笑。

呵，不錯，我知道『拋棄了你』在我是一種損失，可是在你却是一種利益，而我因爲愛你，是希望你得到利益的。

在這跟你告別的當兒，讓我吻你手掌的中心。不要憂愁。

愛蘭黛麗

一八九七年六月七日

第六十二信——蕭伯納給愛蘭黛麗

前幾天，我一個不知情的朋友在某宴會席上碰見亨利，很高興地問他道，「蕭伯納先生的劇本幾時演呢？」亨利看出我是個聰明的人可是對顯貴和要人的態度很不敬；

而我的朋友又趕忙說他是我的好朋友，於是亨利對自己說，『把這些念頭拋到九霄雲外去吧。』馬上改變談話的題目，又有一天，一個人對我說，『歐爾文在表演李查王時吃醉了酒。』『你怎會知道？』我問道。『他的兒子告訴我的，』他說。愛蘭，我們的孩子便是這樣啦。我不知道他的兩個小流氓，那一個說出這種話來，可是他們兩人大約都由父母遺傳到這種惡作劇的脾性，不管三七二十一，跟父親開玩笑吧。

我記得做小孩子的時候，第一次所得到的教訓是關於絕對戒酒的教訓，灌輸者是我的父親；你也許以爲他是個很有爲的人吧。當我跟他的皮靴一樣高的時候，有一天晚上，他帶我出去散步。在散步的當兒，我對他發生一種極奇怪極可怕的猜疑。後來我回到家裏，便偷偷地走近我母親，用一種惶恐萬狀的低聲對她說，『媽媽，我想爸爸是吃醉酒了。』她露着厭惡的神情，很不耐煩地轉過身去說，『他甚麼時候不吃醉酒呢？』自從那時以後，我對甚麼都不相信。接着我便開始變成嘲弄者了：當日播下的種子，便在今日我的文章裏結了果實，使亨利老大不高興。呵，惡魔般的兒童時代　愛蘭，只在夢中過着豐富的

生活，在現實的環境裏則是可怖的，不知愛爲何物的。然而，我今日仍然須在夢中才遇到我的愛蘭，永遠沒有捫觸她的機會。呵，讓他們去舉行息頓太太（註二十九）銅像的揭幕禮吧；可是，當心，那天另有一個女伶也在舉行揭幕禮啦——由舞台下擺下來，在絕望的亨利及敎區委員的尖叫聲中，帶到　的境界，經過天上的平原，一直送到我的家裏　不管我的家是在甚麼地方。

天啊，昨晚在回家的火車上所度過的，眞是一個神聖的晚上啊。一個十寸直徑的月亮，一個滿佈着石灰光的穹蒼，夜鶯，一切都是美妙不可思議的。今日的天氣跟昨天一樣晴朗，而且有意大利的熱浪。我閒散着——只讀些零碎的東西——一點事情也不做：這是許多月來的第一次。我的每根骨頭都感到疲倦。我昨天把華倫夫人的職業修改完畢。現在我必須做些工作了。可是爲維持我在工作中的勇氣起見——繼續愛着我吧（如果你過去愛

（註二十九）息敦太太名叫坎柏　Sarah B. Kemble）係十九世紀英國著名悲劇女伶（一七五五——八三一年）。

過我的話），呵，我最親愛的愛蘭——熱烈地愛我吧，溫柔地愛我吧，深深地愛我吧，甜蜜地愛我吧，永遠永遠地愛我吧。

G. B. S.（蕭伯納）

一八九七年六月十一日

又在火車上——搖動着，震撼着——夜間——第三等車廂裏——剛由一個費邊社的會議出來——在我的右邊是章白——在我的左邊是——不要緊。

第六十三信——蕭伯納給愛蘭黛麗

我不知道你讀不讀我這些震顫而潦草的字跡。我想到你那對可憐的眼睛，原本是決心把這封信撕燬的。後來我眺望戶外荒涼的鄉間景色，和美麗的夜空，我再也不能耐心地讀那本討厭的書了：我必須跟你談心：我們倆再也找不到別的時候，再也找不到別的地方，可以這樣無憂無慮地談心了。是的，你猜得很對，愛蘭，我現在非常地想念你，眷戀你。

我覺得煩燥不安；男人煩燥不安的原因往往是女人；我煩燥不安的原因就是愛蘭。你的行爲畢竟常常使我驚惶不置。今天我在外邊閒蕩，忙忙亂亂地想着一些我以爲很重要的俗務。這時我偶然向店窗望一望，看看你站在裏頭——啊，放蕩無恥的人兒——穿着你在珊眞第三幕中的服裝，全身似乎只圍着一條腰帶，一邊淫蕩地笑着，一邊惡意地說：「喂，喂，你這煩燥不安的人，你到底在想甚麼呢？」你的腦經藏着這種邪惡的念頭 身上又幾乎一絲不掛，此後還有何面目可以跟上流社會的人士往來呢？

啊，別再說這種使你藐視的話吧，這種話你常常聽到，一定覺得很討厭的——可是、最親愛的愛蘭，這些愚戀的期望却激起了恩愛和溫柔的情感是純潔無疵的。關於我的信，你所說的話很對；不過我的信裏所表現的不是無聊和乏味，而是精疲力竭。這是書信中最惡劣的表現：我非說出一些東西不可：我不能用筆墨把我這傷痕纍纍的腦經放在你的膝上休息，也不能用音節不清的呼籲來減輕我心坎上的重担。當我會熱會寫的時候，我的思想便像石頭那樣地飛出去：有時這種石頭是會傷害你的。我的愛

情變成理智的編織物，要撫愛人家的時候，反而傷害人家了；當我疲倦而愚蠢時，我覺得乏味而討厭。我的文章有時便是如此，使我非常驚恍，須趕快找補救的辦法。當你埋怨我的時候；我尤其驚恍，以爲世界的末日到了，因爲我只有一樣東西可以對你說，遲早會使你覺得厭倦的。我現在獨自個兒在半夜的旅程上前進，覺得非常無精打采，我要睡覺，要跟你睡覺。可是，你知道這種行爲的後果如何嗎？到明天中午時分，當陽光溫暖，鳥兒唱歌的時候，你的心中就會生出一種不可抵抗的衝動，想飛進樹林裏去。在那邊，你將在惶駭憤恨之餘，生一個嬰兒，而這個嬰兒將立刻伸展了一雙翼膀，飛了開去；在你還未站起來捕捉它的時候，一個個的嬰兒連續着產生出來了——一共有幾百個嬰兒；後來它們跟你飛到一個幸福的境域，在那邊，它們將變成你的可愛的强壯的兒子，跟你一同創造一個神聖的種族。你不喜歡做你自己的孩兒的母親嗎？如果你是我的母親——我還有許多別的話要說，可是我們的車子現在已經駛到紅山了。

G. B. S.（蕭伯納）

年夜的火車上，上午一時將到達鳳金。現在剛停下來，可是立刻就要瘋狂般地震動起來了。

一八九七年六月十四日

第六十四信——蕭伯納給愛蘭黛麗

（愛蘭黛麗有一封批評華倫夫人的職業的信，說劇中的一部分說白太冗長。此信可惜已經遺失。）

他們所要求的便是那種東西——一個有眞話也有謊話的劇本，謊話跟眞話一樣地有力量。可是這是辦不到的。你現在已經看過我所有的劇本。（除綵夫之室外？）作者的手筆一樣，心腸一樣（全無心肝也），頭腦一樣，人也一樣；可是當一個劇本無條件地和人生決鬬的時候，你看那劇本多麼兩樣啊。

你批評我劇中的說白太冗長，的確是錯了。在大衆的跟前，獨白是最容易的事情。當演員須在舞台上演說或講故事時，他們常常沒有自信力，這完全是因爲他們缺乏訓練的緣

故。扮哈姆雷特一角的演員爲甚麼都不會失敗呢？因爲這個角色有很長的說白啊。你要記得，英國的國民是訓練起來要聽說教的。在那場戲裏，最難表演的事實上是華倫夫人的現身說法，而是微蔵的傾耳靜聽。我愛，我曾向偶然過路的旅客作過一個鐘頭以上的演說。他們甚麼時候要走都可以，然而他們至少都停下來聽半個鐘頭，雖則我這演說家遠不如你這女伶那麼有吸引力。他們聽兩人的對白是不願聽過十分鐘的。你曉得有一個叫做『太太服侍先生』（"Madame attend Monsieur"）的劇本嗎？這劇本差不多全是獨白。當然，空洞無物的題材是不能拖成很冗長的說白的；可是如果你有充實而適當的材料，說白是不至於過長的。

我還有許多別的話要對你說；可是這一封信現在必須趕快去付郵。你想想看！我到這裏已經有一星期，可是才把一個逃兵的第二幕弄好（修改後打算再版）。多麼繁重的工作啊。

G.B.S.（蕭伯納）

第六十五信——蕭伯納給愛蘭黛麗

一八九七年八月十日

你知道你近來待我很不好嗎？我曉得你忙得不可開交，我也曾叫你不要寫信；可是我的天，我其實並沒有這個意思。你曉得寫信給我是會使你覺得快樂的！你現在在甚麼地方？你又在那可愛的地方找到一間舒服的房子了嗎？你打算幾時把你的「孩子」交給書店呢？你的勞苦的工作已經完畢了嗎，你還是依然「健好逾恆」嗎？我過着很快樂的日子——乘在那輛兩個座位的三輪脚踏車上。你曉得條克斯巴立（Tewkesbury）這個地方嗎？你喜歡那些伸出美麗的手臂和腿兒的赤楊樹嗎？你喜歡吃黑莓的乾酪嗎？你愛我嗎？

我昨天早上由鄉間回來，經過「新哈姆雷特」（"The new Hamlet"）（註三十）的家裏，跑進去把他拖下床來　可憐的傢伙？「哈姆雷特」的母親，妹妹，和我想法子使他快

（註三十）係英國伶人福佩羅柏生（Johnson Forbes-Robertson）的別號。

活一些。看他那衰老的樣子，眞不像青年人。他那張不快活的可憐臉孔！我對他說，沒有一個劇本比魔鬼的門徒更適合他的身分。我想請他跟我合演一次日戲。你以爲好不好？

啊、你這可愛的小東西，寫一封短信給我吧！我擁抱你，我吻你，我是你的人。

L.N.（愛蘭黛麗）

一八九七年九月七日

第六十六信——蕭伯納給愛蘭黛麗

你不曉得我在寫這封信上的日期時，心裏覺得多麼惶恐。日子像火車兩邊的電桿那樣地飛過去，其速度眞令人難於置信。九月八日已經過去，而我還有整整一齣四幕劇不曾修改好。這是一個多麼可怕的劇本！啊、愛蘭，愛蘭，你眞的讀過難於逆覩嗎？眞有人能把它讀完嗎？這個劇本使我生氣。

啊，我並不忽略「身邊的材料。」在我身邊的人不至受到冷淡的待遇。人生有時是一

場很長的戲：在別的時候則很沈靜。我有一個習慣：當我不能安心工作的時候，我總會攬着那個最近我的女人，把她緊緊地擁抱着，使她透不過氣來。在這種情形之下，她不至於有被忽略的感覺，而且在經過開頭的震驚之後，也不至於覺得憤恨塡胸。當她替我做一點甚麼事情的時候，我總有許多希奇古怪的埋怨的話可說，而這種埋怨的話是比用美妙的答謝的話去侮辱她，更加有趣的。女人覺得我所缺少的不是小東西，而是大東西。我的袋裏始終充滿着談情說愛的零錢；可是這是幻術的錢，不是眞錢。韋白太太是個非常伶俐機敏的人；她曾談到她爲甚麼不會像其他女人那樣地成爲愛情的俘虜，她解釋說，「你不能跟幽靈發生戀愛；蕭伯納在這方面便是一個幽靈，不是有骨有肉的人類。」你也許可由這句實話自作推斷：縱使「懶得這句話的意思，我現在也懶得向你解釋。我喜歡女人（一千個女人之中喜歡一個）：這的確是事實；可是我對許多別的事情也很熱心。在多數女人的眼中，一個男人和她的一生便是她的世界。我需要全世界的人民和歷史上的時代來吸引我的注意，使我認眞起來，使這架寫作的機器（蕭伯納便是這個東西）可以在最大的壓力下，

以最高的速度工作：在我的心目中，戀愛僅是一種消遣和娛樂。親愛的愛蘭，你對於一樁事情有絕對的把握，絕對沒有一些疑懼，才能夠做得十分美滿：這一點你無疑地已經覺察到。爲了這個原因，那些跟我發生戀愛的女人使我煩惱，使我受苦，跟我吵鬧，演了許多場的活劇（可惜她們不能表演），嘗盡痛苦，毀壞了她們的健康和美麗，而你呢，你却能拋棄我，像我拋棄裘麗亞（比方說）那麼容易，同時你却是我的幸福的寄托所和逃難所，你對大家（我也包括在內）的顧愛，是比裘麗亞對我一個人的顧愛更週到的。爲了同樣的原因，唉！我表演情人一角，才表演得那麼窮兇極惡地好，甚至那些很聰明的女人，明知像我這樣一個人有存在的可能，也不敢相信我便是這個人。我的熱情已經充分激動起來了——呵，你曉得的：你這賤人，你自己也曾激動過熱情的。

你注意到這封信是由八日開始寫的嗎？今天已是十四日，而我那個可憐的劇本難於逆覩連一半也還沒有弄好。我眞希望能在最短的期間把趕好，而同時相信我的著作無懈可擊！因爲你曉得，我現在想把那兩篇序文寫起。我的肚裏滿是現成的材料；然而我還須

慢慢地　慢慢地把那些瑣碎的地方更正一下，標點一下，改造一下。這眞是可怕的工作，而且我對韋白夫婦的著作還得助予一臂之力；因爲他們也想在極短促的期間完成一份偉大的工作，縱使我們三個智者通力合作，也有點不能從容應付之虞。瑣碎的地方最費我的時間。你不曾希望有一個鬼怪可以替你做那一部分普通人也能做的工作嗎？胡說八道！這樣空口喊叫是毫無用處的！

現在是午餐的時分了，而且有一位客人要來找我。

我用整個心靈和整個肉體愛你，用正當和不正當的方法愛你　用一切可以愛女人的方法愛你。

G.B.S.（蕭伯納）

一八九七年九月八日，於蒙穆斯郡

第六十七信——愛蘭黛麗給蕭伯納

原來你就是這種東西嗎？幽靈！幾個月前，當你贈我一張玉照時，我曾在你的玉照下寫了「一個幽靈」等字。在這張照相裏，你把頭轉了過來，露着快活而神氣活現的樣子。現在看來韋白太太的印象是和我一樣了。

我現在到威爾士來了。這是第一次　我在這裏所碰到的一些人似乎都很溫雅，聰明，而狡猾（是狡猾，不是怕羞！）。我打算在兩星期後（十月四日至九日）到努定漢的皇家劇院（Theatre Royal）去表演。

我昨天參加一次宴會，（我的天！今天身邊便有一個緋紅色的美麗金屬禮物，是人家爲讚頌我的美德，美色，和天才而送給我的。我接到這禮物後，覺得自己是一個多麼不可救藥的傻子啊！這種舉動多麼無聊啊！他們又是多麼客氣啊！我在那邊整整坐了三個鐘頭；當他們在大演其講時，我却非常想念你。我正在想：你一定很疲倦，坐在桌邊斟酌那些標點，一定弄得背脊酸痛，頭昏腦脹　你的勞苦幾時可以完畢，那個孩子幾時可以出世？如果辦得到的話，我眞想乘一條魔術氈，飛到你的神聖的頭上，向你輕揚雙手，用我

的唇兒溫柔地撫摩你的櫻色的（？）頭髮；你雖則看不見我，可是我要低聲向你耳語，說我在你的身邊　說我愛你，雖則我無法表示我愛你到甚麼程度，（沒有一個人能表示得出來！）然後又跳回到我的魔術氈上來，回到——這個地方來。

我的愛人，我永遠是你的

E.T.（愛蘭黛麗）

一八九七年九月二十四日

第六十八信——愛蘭黛麗給蕭伯納

譯者按：在一八九七年九月下旬至十二月中旬這個期間，蕭伯納曾作數信給愛蘭黛麗。這些信件均已遺失，至爲可惜。

我聽見你覺得疲倦，很掛念你。潘旦馨女士在那裏呢？你相信我的話吧，最壞的女人也比最好的男人更好。你是個大公無私的人嗎？如果眞是這樣，那麼你便是個難得的傢伙

了。當我那次跟一羣新聞記者同乘一輛討厭的吸烟車時，我把你譏笑得多麼厲害啊！當我第一次碰見你時，我眞希望有機會可以陪你驅車在新鮮的空氣中漫遊，到現在還是這麼希望着。我不希望你開口說話，只要你坐在我的近旁，跟我一同享受新鮮的環境，有時寫作——如果你願意的話——有時休息。我想你所患的可怕的感冒症現在大約已經告痊了吧。可憐的人兒，醫生們幹嗎不能醫治這種病症？這種病症眞使患者束手無策，痛苦不堪。我前天晚上乘車到設斐爾德去看李區特先生（Mr. Richter），聽了一些令人神蕩魂銷的美妙音樂，李區特眞是一個多麼樸實可愛的傢伙啊。隔了一天，我覺得非常難過。音樂往往使我覺得這樣。呵，我必須把放在盧倫士（註三十一）那邊的鰥夫之室還給你。我把這本書留了這麼久，眞對你不住。這個劇本非常有趣，可是——

最親愛的，晚安。我對你說再會，把你壓成肉醬！

你的 Nellen（愛蘭黛麗）

（註三十一）盧倫士（Laurence Irving）係亨利歐爾文的兒子，爲當時伶人，曾與愛蘭黛麗合演過戲劇。

多謝你寫給我的信。我在這些外省的地方過着可怕的生活，唯有你的信使我——

一八九七年十月二十五日

第六十九信——愛蘭黛麗給蕭伯納

你說，『這也許全是笑話嗎？』我無論由甚麼觀點上，都看不出這是笑話。可是，叫我結婚嗎？精神健全的人那一個會想到這一點呢？我是不會想到這一點的。

有時如果愛狄不在身邊，而我又知道推狄的心給他的老婆和那羣孩子佔據了去，同時享利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他的工作上，在這種時候，我似乎覺得我願意去找一個能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我身上的人，縱使他只能把注意力集中在我身上五分鐘，我也會感到滿足的。可是這種孤獨約感覺（這確是孤獨的感覺，孤獨和妒忌混合起來，眞是討厭！）在愛狄走近我的時候，便馬上消滅了。我想我一生只有對他一個人生過妒忌之念。人家以爲她願愛我。我却不以爲然。我永不會用我的愛去煩擾她，可是，呵，她有時是會多麼無情

地把我的心割成碎片啊。雖則這看來並不是她的本意！

你這麼關懷我的事情，在信裏提出這些賢明的辦法來保護我，眞是個可愛的人兒。願上帝祝福你。我要吻遍你的全身，來報答你的盛情。

在你一星期前給我的信裏，你說我再嫁的舉動會使愛狄傷心。你忘記在愛狄出世之後，我已經再嫁過了嗎？我是爲她和推狄的緣故才再嫁的。我現在知道這是一個錯誤的行爲，可是對她並無害處，雖則也無益處

我多麼希望接到你的信息啊。我知道在我們的通信中，最近的一封信是你寫的，可是你是個寬仁和善的蕭伯納，又是我最親愛最寶貴的人兒，所以希望你再寫信給我，信裏充滿着恩愛和對別人的眷顧關懷。我不久就會覺得你對我確有一點眞正的愛情了。我把我那蘇格蘭人撇下在格拉斯哥。他還是跟從前一樣　我現在有點痛恨他，雖則我澈頭澈尾地崇拜他，敬重他。只要他捫觸我一下，我便可以心滿意足地瞑目而死了。

再者：愛狄，盧倫士　和四個別人在這裏用午餐，高聲喊吶，大家同時在發言，吵鬧

不已；我就在這個環境裏寫信給你（滿紙塗鴉，眞不知道寫些甚麼東西）。我多麼希望你現在在我的身邊啊。

E.T.（愛蘭黛麗）

一八九七年十一月四日、於愛丁堡皇宮旅館

第七十信——愛蘭黛麗給蕭伯納

我爲了這個劇本（註三十二）煩惱到快要死了，可是請你別響！我求你緊閉尊口，勿多說話。參加排練的是一些新演員。而且我的身體又不大舒服。我說這種話是很不情的！當你開始度假期時，我不曾寫信給你，對你說我已經接到鄧南遮（註三十三）的「春天的」劇

（註三十二）指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這時愛蘭黛麗已經和蘭心秋季旅行劇團由倫敦來、正在開始排練此劇。

（註三十三）鄧南遮(Gabriele D' Annunzio)係現代意大利的偉大戲劇家，小說家，兼詩人。

本，對你提起一種好譯本和一種壞譯本的事情嗎？這個劇本在英國舞台上是不適用的。（雖則鄧南遮是一個偉大的傢伙。）關於人家對杜最表演該劇的評論，我都讀過。她大約是不會再扮演劇中那個女主角了。

到彼得大帝一劇排演完畢之後，我很想讀一讀潘旦馨女士所譯的鄧南遮劇本。在一月一日以前，我是生活於（還不如說快要死的好！）劇院裏的。如果你現在不太忙的話，請你不時寫幾個字來給我吧。（可憐我吧，因爲我沒有歡樂。）

你的愛蘭

一八九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第七十一信——蕭伯納給愛蘭黛麗

我現在立誓要求你此生此世不再對我提起鄧南遮的名字。我相信你有無數的愛人，因此你在寫信給他們的時候，弄不清在對誰說話。然而，如果你讀過他那個劇本，倒沒有甚

麼關係：潘旦馨女士的劇本僅是該劇的一個譯文而已。不過，如果你對蘭心劇院和塞伏亞旅館感到厭倦，你儘可以到亞達斐坊十號（門在街道轉角處，對面是卡勒東尼亞旅館，門前有一盞燈，寫着「倫敦經濟學校」等字。去吃一杯茶，休息一個鐘頭，表面上假裝要看看春晨之夢（"Spring Morning's Dream"）的著名譯本。潘旦馨女士是一個恬靜的人，樸實，綠眼睛，雍容華貴，完全受我的思想所克服，獨立自主，了無牽掛，當你跟她推心置腹的時候，你便知道她不是個尋常的人。所以，當你想要逃離現實的環境而躲藏起來時，倫敦經濟政治學校大約是最隱秘的地方了。她對你的好奇心很大，這不但是因爲你名聞遐邇，而且也因爲她發見我的「工作」及「要務，」有時便是寫長信給你之謂。（注意：她不知道我對你提起她譯鄧南遮作品的事情。）

觀劇者俱樂部常常請我去參加它的年宴，答覆新聞界的頌詞。這一次他們一定要我參加，因爲亨利歐爾文爵士將演講戲劇問題。現在居然有機會可以破壞這叛徒的演說，此種誘惑的力量眞是太大了。我已經答應參加了，哈！哈！所以讓他去發抖吧。我的答詞是不

會說到「我親愛的朋友愛蘭黛麗女士」的。不過，如果她在這次年宴之前，替他說情，讓我吻吻她的小指尖，那倒還有通融的地方。

O. B. S.（蕭伯納）

一八九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於費茲洛方場二十九號

第七十二信——愛蘭黛麗給蕭伯納

我的蕭——蕭伯納，大家都病了。你好嗎？我這星期痛苦得很，上顎的神經痛有時纏得我幾乎發狂！我覺得我的臉孔腫脹起來！可是天下無論甚麼東西，都有過去的一天。幸虧我想到這一點，因此有時笑起來。他們以為我痛得發昏，以致哭笑無常！

你和亨利是不是要在下星期日在觀劇者俱樂部演講？如果是這一天，我一定會去參加的。請你告訴我。亨利近來待我很好，使我相信他的心中有一陣新的「熱情之火。」告訴我下星期日宴會的消息，並告訴我應該怎樣去參加。

第七千三信——蕭伯納給愛蘭黛麗

一八九八年一月十八日，於倫敦西南區伯爵廷院巴士頓花園二十二號

你的老朋友　E.T.（愛蘭黛麗

我最親愛的愛蘭、你談到自己的時候，千萬不要告訴我那些可怕的事情。「上顎的神經痛」倒底是甚麼令人不寒而慄的新發明呢？——這個病名眞弄得我混身不舒服。神經痛普通是因爲營養不足而起——如果是先天的病症，則屬例外，——營養不足有時也會生痛風症，喘息症，或痙攣。你大約是沒作充分的體力運動，因此身體的同化力不大　你最好還是讓我每天陪你在馬路上散步一兩英里吧。潘旦馨女士從前也曾患了很重的神經痛症：現在已經差不多完全痊癒了。當她和我同出散步時，她常常走了五分鐘就停一下，心房跳動得很厲害，叫我不要走得像特別快車那樣快。現在她已經能挽住我的手臂在路上大踏步前進，態度安詳，神色不變了。韋白夫婦定於三月間啓程作環球旅行，這以我的經濟狀況

說來是辦不到的。他們要她一同去。如果她答應同去的話，她大約須離國一年之久　這麼長的時間剛好給她去找一個新愛人啦。你願意做我短期的愛人嗎？——在這麼一個短期間，我也許可以給你一點新鮮的滋味。女人跟我戀愛時所嚐到的歡樂的苦楚，是你所想像不到的：我有傷害女人的特殊天才；而我這樣做時又是始終懷着好意的。

可愛的人兒，不是，不是下星期日——而是二月十三日。

甚麼事情也不會發生的。我痛恨宴會後的演講，我不願把我的雄辯之才，耗費在一個半醉半醒的宴會席上。我僅要看當時的情形，隨興所至地說幾句話。海爾（Hare）是會開幾星期的夜車　去預備他那篇答詞的。亨利定將召見奧斯丁（Austin），史篤克，及其他的一切人物，舉行會議　共同預備一篇旁徵博引，古色古香，充滿着奧妙哲理的演說辭的。而這整個演說的勾當一定會枯燥乏味，笨拙愚蠢到了極點。你不要生參加宴會的念頭吧：你如果來參加的話，一定會厭煩頭痛到神經錯亂的。可是，如果你喜歡的話，我可以叫他們請你做一個賓客。我相信他們一定很歡迎你的。現在要去睡覺了。

第七十四信——愛蘭黛麗給蕭伯納

一八九八年一月十八日，於費茲洛方場二十七號

G. B. S.（蕭伯納）

啊，啊，我們昨晚所看的戲（註三十四）不是頂有趣的戲嗎 你在看戲的時候每次打呵欠——掩飾得多麼動人的呵欠啊——我，看見。我只看了兩幕戲。我由一個枯燥乏味的宴會逃到一齣更枯燥乏味的戲劇，結果幾乎跌進你的懷抱裏去！因爲他們請我坐在正廳的前排，而我以單身前來，諸多不便，婉言謝絕了。據我看來，你的容貌是全人類中「最年青的！」我很喜歡跟你在一塊兒，因爲你的態度是那麼恬靜，說起話來又是那麼不疾不徐的。

你不必答覆這封信。

（註三十四）指科勒里的撒但的煩惱（Marie Corelli's "The Sorrows of Satan"）。

（日期不明，約在一八九八年一月底）於倫敦西南區伯爵廷院巴士頓花園二十二號

E.T.（愛蘭黛麗）

第七十五信——蕭伯納給愛蘭黛麗

啊，愛蘭，愛蘭，一個多麼忙苦的星期啊，不，一個多麼忙苦的半月啊！參加三個晚上的戲劇初演　兩次的郡參議會選舉會，四次的敎區委員會，一次的費邊社委員會，又須寫一本關於薩得克（Southwark）警務的宣傳小冊（剛剛脫稿），又須根據一本長篇小說寫一篇本事，爲一個古代革命同志（信奉虛無主義的女性）取得戲劇演權，又須寫那篇批評該撒大帝的文章，此外更須忍受頭痛的襲擊。你看這麼一個功課表如何，無窮盡的書本校對工作還不算在內啦。在這種情形之下，你不但不撫慰我，反而乘機欺凌我，說我不寫信給你　我無可如何：我連郵局收信的時間也忘掉了：我要騎脚踏車到巴士頓花園去，將這封信放進你的信箱裏，然後坐在你門前的石階上啜泣；使你回家的時候，衣裙給我的

眼淚沾濕着。（當心風濕痺！）

我因爲掛慮你的事業，所以有時把自己弄得很討人厭。劇院的生意在某種情形之下是會虧空得很快的；亨利雖有一些技巧和才智，可是沒有腦經，而且又趕不上時代，所以蘭心劇院是會輕易地把他身邊的錢全花光的。第二步當然是把你身邊的錢也花光了。我希望你會把財產交韋白去保管。

我現在須停筆了。潘旦馨女士將於三月二十三日和韋白夫婦一同啓程。我們倆約定三月二十四日幽會好不好？

G. B. S.（蕭伯納）

一八九八年一月二十九日

第七十六信——蕭伯納給愛蘭黛麗

病人病勢日益沉重，原因是每次郵差送信之後，都感到深刻的失望。明天若沒有信

來，病人有死亡的危險。

寫了十封信，接見四個訪問者；所以沒有一刻的空閒。費茲洛方場裏堆着漂亮的女帽鮮花，眼淚，和水菓。

「可是這些青春的歡樂，對我有何用處？如果你不在這裏，春天也不在這裏。」

一八九八年五月十五日，於費茲洛方場二十九號

G. B. S.（蕭伯納）

第七十七信——愛蘭黎麗給蕭伯納

接見四個訪問者又寫了十封信，儘可以把甚麼人都累死，可是你當然還可以再活下去的；因爲據我所知，你根本就不是人。最親愛的獸子，我相信你已經漸漸痊好了，可是我敢說你這種行爲會使休養的計劃前功盡棄。我不要增加你所得的眼淚，也不要增加你所得

的水菓和鮮花。眞的！如果你接到金鳳花和延命菊（或一個楊柳編成的花圈）你便知道這些東西是我送的？

如果你答應不覆信，那麼我可以寫幾行給你。你儘管使盡勁道寫其他的「九百封信」可是那封寫給我的信，請你弄得特別一點才好。

你的愛蘭

一八九八年五月十七日

譯者按：蕭伯納於一八九八年六月一日與夏綠蒂潘旦鬱女士結婚　下面一信是愛蘭黛麗的賀函。

第七十八信——愛蘭黛麗給蕭伯納

多麼美妙啊！你們倆這麼勇敢地追求幸福，眞是值得欽佩。願你們倆踏進幸福的園地吧！張大　眼睛踏　去吧！

你們是全世界的好榜樣，願天下的神靈都眷顧你們。

愛蘭黛麗

一八九八年六月一日

第七十九信——蕭伯納給愛蘭黛麗

你這親愛的愛蘭——我定於明天晚上乘火車回倫敦，星期五日上午可以抵達目的地。到本月二十一日，我將啓程離倫敦去過六週的假期，在這期間，要和我接洽事務是很困難的，那個劇本（註三十五）還沒有取得版權；關於美國方面，我曾偶然對你說過：你將來可以帶它到那邊去上演。現在你對這個問題，應該更加注意。你知道我這劇本的版權在美國值兩千五百多鎊嗎？如果你要我替你把這劇本保留起來，而你將來又不用它，那麼我將來也許會失掉其全部的版權，否則至少也會失掉幾年的版權利息。你曉得嗎？兩千五百個金

（註三十五）指蕭翁的新作勃拉斯龐大尉的藝化。

鎊。如果這筆款子不跑到我的袋裏來，却跑到你的袋裏去，那我倒不以爲意；可是事實上你得不到錢：而這筆款子簡直是糟塌了，浪費了。

請你淸夜捫心自問：你明冬有自帶劇團到美國去出演的可能嗎？不讓亨利參加，如果他明年也想到美國去出演，請他另外去找人吧。假使你能對良心說「不錯：亨利明年不去，而我自己是要去的；我已經決定獨自主持下次旅行劇團的事務了，」那麼我想你不妨放胆做去，同時記住：亨利自有他的路途可走，自應另外找人去替代你。假使你說不出這種話來，那麼你還是把赴美演劇的計劃取消，讓李安（註三十六）在新大陸去出風頭吧。

我特地替你掛慮這個問題。你應該在短期內把這樁事情辦理停當，這對你是很重要的。我這劇本在英國任你延擱到甚麼時候上演都可以；可是美國却是我推迫你實際行動的適當地方。不但如此，我遇到一個可怕的災禍——金錢上的不幸事件。我的叔父死後，留給我一份家產——過去鄭郡光榮建築物的悲劇遺跡，全是抵押過的東西，等於承繼了一筆

（註三十六）李安（Ada Rehan）係當時美國一個的著名女伶（一八六〇——一九一六年）。

債。我頗想加以抵賴。除此之外，我又剛由美國接到一封信，（說到許多事情，其中有一樣是提議把華倫夫人的職業在美國上演，）所以我現在覺得很貪婪。我那該死的叔父連他的僕役的工資也已經十年未付，同時又用盡各種方法去借債。我將來須清理他的債務，因爲我承繼了支付那些抵押物的利息的特權啦！在這麼一個時候，你居然要把我的幾千金鎊拋進大西洋！

關於取得版權的事情，你可以替我進行嗎，抑須由我托法爾（Florence Farr）在貝斯瓦特（Bayswater）辦理？如果你可以替我進行，那麼你須於上演的兩星期前和劇院經理預先接洽，由他將一冊劇本和一紙值四十二先令的支票（我可以把這兩樣東西送給你），呈交聖詹姆士宮皇室侍從長辦事處執照股主任雷特福（C.A.Redford）。如果不提早兩星期通知，雷特福是不會發給執照的。我已經把劇本的角色和說白弄好，隨時可以送到你接洽要出演的劇院，交你收轉。

如果你和你的劇團中的朋友覺得出演這個劇本沒有甚麼趣味，你還是把這件事擱起來

吧。我在這邊要把它出演是沒有甚麼麻煩的。可是無論如何，這件事情必須於我赴比斯開灣（Bay of Biscay）之前辦妥。

請你想一下吧　愛蘭。記住，這是錢的問題。記住，談到金錢，我是一個頂卑鄙的人，如果你不替我賺一大堆錢，我便要當面斥責你。跟蘭心劇院脫離關係是個很大的問題　要是你沒有極大的調度力量，我想你是不能和我的劇本私奔，而同時保持你在蘭心劇院的地位的。

這封信寫得亂七八糟，請你原諒：我們正在收拾行李，還不如說夏綠蒂一個人正在收拾行李吧，她一邊忙着，一邊埋怨我在寫信，不幫幫她。

G. B. S.（蕭伯納）

一九九九年九月十三日，於康威爾盧安米諾

第八十信——蕭伯納給愛蘭黛麗

愛蘭：你眞是固執不移。我不相信你有一絲一毫在英國或美國出演我那個劇本的眞意。然而你寄到康威爾的信也許說得清楚一點：那封信還不曾接到。

關於取得劇本上演的版權一事，我得完全交給你去辦理。（這架打字機壞透了，）我已經把一冊劇本及一份各個角色的說白寄給你。你可將那冊劇本和附上的那紙值四十二先令的支票，交給劇院經理；叫他轉交倫敦聖詹姆士宮皇室侍從長辦事處的劇本審查官，請求發給執照，這張執照在兩星期後即可領到。如果比較便當的話，請發執照的手續當然可由亨利歐爾文爵士以經理的資格去辦理、因爲執照領到之後，劇本在甚麼劇院或甚麼地方出演便沒有甚麼關係了。請你立刻進行。

談到出演方面，你須預備一種普通的廣告，照常寫明劇中人物，票價，日期，時間。你須在演戲的時候，把這張廣告貼在劇院門外，使過路的人一看便知道裏頭正在演戲，買好票就可以進去看。這是生意上最重要的手續。因爲如果沒有廣告，劇本的演出不是公開的便也沒有效力。爲預防劇場客滿起見，每張入場券的價格須定爲二十一先令。觀衆

（一個人就够了）須付二十一先令的票價入場看戲：賣票處須把那二十一先令的收入鄭重地寫在賬目上，以爲證據。除那位觀衆的唯一代表之外，你可以分發贈券請許多人去看；該劇須在這些人的面前表演（由演員將說白念一番就可以）；這樣便得了。

然而，上述雖是你必須做的事情，可是此外還有一些別的事情你可以做，如果你認爲適當的話。假使你要替這次的演出作一個廣告，使人家知道是你主辦的，或使你附屬下的劇中人物在報紙上出出風頭，那麼除廣告之外，你還是同時把節目單——樣式跟你平常用的一樣——印起來；寄一份給各戲劇批評家及報館吧。

可是，如果你這樣做，你必須在節目單上註明：『本劇在英公演，僅此一次；今後將由愛蘭黛麗女士主持出演。』假使沒有這樣的聲明，社會便會產生許多無稽的謠言，同時各報亦將自下結論而宣稱，該劇已得蘭心劇院當局接受，將由亨利歐爾文主持出演。這種情形便會非常尷尬，因爲我在不久以前，爲了時勢造英雄，已經和他發生了一次罪無可逭的吵架。所以，如果你不能在節目單上作適當的聲明，以免無謂的誤會，那麼，你還是不

印節目單的好。在作最後決定的時候，你應當遵守一個原則，就是：你是否要脫離藝心劇院，冒險自辦戲劇事業。如果你不願社會大衆知道你有自辦戲劇事業之意，你便不必印節目單。

請你在出演之後，把下列的東西送給我：（甲）度告一張，（乙）賣票處收入二十一先令，（丙）節目單一份——如果有的話，和（丁）印刷所的賬單；這筆賬及出演的其他費用可由我支付。如果亨利爵士情願犧牲一半的薪水來扮演勃拉士麗一角，那麼他必須減低他的要求到一星期五鎊，因爲我不願給男主角五十先令以上的報酬。

記住，我將於星期四晨啓程。茲附上地名單一紙，你可依照這些地址寫信給我。

G.B.S.（蕭伯納）

一八九九年九月十九日，於亞達斐坊十號

第八十一信——愛蘭黨爵給蕭伯納

我親愛的蕭伯納先生——在過去的兩星期中，我天天在想念你，因爲我相信你一定以爲我待你很不好。表面上看來好像是這樣的，我曉得。然而僅是『好像！』我一直到前幾天，還不能把我的視線由身邊移到最近的將來上去。現在我的前頭有一絲的微光，我能夠看清楚了。

以上的話是我口授給我那個使女寫的——她是我的書記，兼廚子，兼成衣匠，兼使女（她已經做了六年）。可是今天已是我開始寫此信的翌日——一月二十九日了。我的頭已經不痛，可以親自執筆寫信給你了。

情形是怎樣的！

我的意思（差不多已經決定）是想跟亨利做完現在旅行劇團的工作，然後和他到蘭心劇院去演戲，到該劇院在七月關門的時候，才跟亨利脫離關係，不再和他合演。好好休息一番之後，我才要獨自主持『一個告別旅行劇團』希望在兩年中收穫充足的『五穀，』以防備我老年的『饑荒。』（同時維持我的孩子們的生活。我始終在養他們的，我敢這樣

向你保證。我希望我沒有過分供養他們，可是我相信青年們正在生長的身心，需要大量的食糧，所以我從來不限制他們。）

在今後兩年中，我的計劃是要採用兩三個新劇本，同時重編三個舊劇本；拿這六個劇本到英國各省及美國和坎拿大的城市去表演，盡量把所賺到的錢都積蓄起來，然後，如果我還活着的話——我大概活得下去的（我是個這麼强壯耐勞的人啦！）——我打算努力做一個粗鄙懶散的可愛老太婆，住在我的一間美麗的茅屋裏，坐在一隻安樂椅上，敎推狄的最小的孩子做個有用的人，不要爲瑣碎的事情煩心。

然而，我的計劃現在有點成爲泡影了，因爲亨利正在這裏組織一個秋季旅行劇團，叫我也跟他同去。這次的旅行爲期六個月，由今年十月開始。如果我答應的話，這一次旅行表演所可得的收入，大約足以維持我勞苦的餘生了吧！我覺得他這一次如果沒有我參加，也一定可以得到很大的成功。我昨天已經這樣對他說過。他派我担任的那個不重要的角色，儘可以請一個每週報酬十鎊金的女伶去扮演。那個角色在劇中是不值一提的。可是他

要我再跟他合作。把各方面的情形斟酌一番之後，我想我還是答應吧！

第一，我常常患頭痛症，使我不能不想到體力崩潰後的情形；在煩惱憂慮和工作事業的壓迫下，我的體力隨時有總崩潰的危險。如果我眞的衰老不能工作，那些後生小子不久便會把我辛辛苦苦積下來的區區微欵浪費光了。我頗怕貧窮。我所需要的東西不多；可是，啊，如果我永不能用那種有用的東西——「黃金的香油」（"Golden ointment"）——去幫助人家，我是會覺得多麼悲哀啊：當他們生活困苦，走頭無路時，我是會覺得很難過的。這六個月的旅行表演可以使我賺到差不多——。這筆入欵不是輕易可以賺到的啊！

你現在明瞭我的處境了嗎？你會叫我做「掘金者」嗎？會叫我做懦弱無出息的傻瓜嗎？會叫我做獃子嗎？我沒有那種時間，也沒有那種才幹，可以把整個局勢的詳細情形原原本本地告訴你。看來我於亨利似乎有奇特的用處，我始終認爲：對任何一個人有用，眞眞地有用，是一樁很好，很滿意的事情。如果我於十月間到美國去，那麼我再也不能希望你把勃拉士龐大尉的感化留給我用了！我須把你的劇本讓給別人嗎？我過去費了那麼多的

工夫追求這個可愛的劇本，現在又這麼叨絮不休，你會以爲我很不誠實嗎？一九〇一年秋季在你看來爲期太遠嗎？在我（以祖母的立場說來）也爲期太遠嗎？你的劇本須交給第二個人表演嗎？

啊，我親愛的朋友，我說了這麼一大篇的話，一定使你非常厭倦。總結起來說：請你寫幾個字對我說，我對勃拉士龐大尉的感化這個劇本應該怎樣做。

我的身體相當的好，看起來非常的好。我的頭髮漸漸變成可愛的灰色了，很合我的身分！這應該怪天氣不好，不必掛慮。掛慮有甚麼用處呢？在我遊覽過的多數地方，我碰到一些很高尚很善良的人，我只在期望下一分鐘的來臨。不敢想到更遠的事情！這戰爭（註三十七）——及它所造成的恥辱，——現在只有這個題目使我興奮而激昂，使我要殺，殺，殺！我時常想到你，希望你的夏綠蒂身體很好，很快活，希望你的可憐的眼兒較不脆弱，希望你的腦經清明逾恆，也希望你的心胸新鮮逾恆。我不知道你是否在讀托爾斯泰的

（註三十七）指南非戰爭。

新作品（復活）。親愛的先生，再會。把你和你的愛人的消息告訴我；恕我這潦草的筆跡。

愛蘭

一九〇〇年一月二十八日，於沃海沃州托利多城布狄大廈

我得請你當心，不要把這件事公開出來，因爲它跟亨利的業務很有關係。

E.T.（愛蘭黛麗）

第八十二信——蕭伯納給愛蘭黛麗

很好，親愛的愛蘭　我們把勃拉士龐大尉的感化的計劃取消了吧。我老早就看出來老早就對你說過：當緊要關頭來臨的時候，你會覺得幾乎無法可和蘭心劇院脫離關係，除商業上的理由之外，如果不是到了最危急的時候，要使你和亨利歐爾文這種合夥關係消滅了是辦不到的。這種念頭使我定下莫大的決心，不讓你干涉我和他關於時勢造英雄的吵

架。我寫勃拉士龐大尉的感化來獻給你，完全是因爲我要把它獻給你，絲毫不希望你能夠親自出演它，因爲我知道這個劇本可以增厚你對亨利歐爾文的支配力量（使你跟他脫離合夥關係之後，可以完全自立），因此弄得他更不願讓你走開，更要你跟他繼續合作下去——如果他眞要你跟他合作，那麼你顯然必須跟他合作咧。所以，我一點也不覺得失望或驚詫：命運已經完全照我的預測而實現了。

你回到美國去參加冬季旅行劇團是很對的。我的脚現在永不踏進劇院；據說劇院的生意非常之壞，顯然是受了戰事的影響。把二千四百鎊投資於戲劇生意，隨時有把欵子全部蝕光的危險，同時爲新角色和新劇院而日夜憂慮：這當然是狂妄無識的舉動。思想正確的朋友沒有一個會不贊成你現在的行爲的。

我的夢想已經有許多化成泡影了，所以不能實現的夢想多一個或少一個於我並沒有甚麼關係。老實說，我因爲不會受種挫折的影響，有時反而感到一種惡魔般的喜悅。所以，我親愛的愛蘭，我把你拋出窗外了，我們的合作計劃就此取消吧；劇本由我的經理人

拿到市場上去公開投標吧。

如果我有工夫的話　我最低限度是會這樣做的。可是我現在的正經工作眞是太多了，使我簡直找不到一點空閒來顧慮這些劇本。

呵，我親愛的愛蘭，我既然把你拋出窗外，現在倒頗想跑出去把你的殘骸輕輕地掃在一塊兒，使你恢復原形，可是這無異是懦弱的行爲。

G.B.S.（蕭伯納）

一九〇〇年二月九日，於亞達斐坊十號

再者：你沒有把通訊處告訴我；所以我得把這封信寄交你們劇團所要到的下一個劇院去。芝加哥是一個比較開通的城鎮：我的劇本在那邊上演，生意很好　曼斯斐爾上月在紐約把一個逃兵重演一晚，到現在還在續演不停，每次賺一千塊錢。

第八十三信——蕭伯納給愛蘭黛麗

你對他談到我的事情時，他當然是痛恨你的。對他談他自己的事情吧：這麼一來，他就會愛你，使你驚惶不置。我曉得被人愛是甚麼一種滋味。噯唷！你把我推得遠遠地，使我捫不到你的裙帶，確是很對的行爲。人們所謂愛情是不可能的，除非是兩個陌生男女在客棧裏或林中小道上偶然相會所產生的笑話而已。（甚至在這種情形之下，其中的一個一定會認眞起來。）老實說，我不敢犧牲我畢生的幸福，去向我自己的老婆談情說愛。愛蘭，這一切愛情的羅曼斯僅是一個幻象：人們的狂熱便藏在這裏。

G.B.S.（蕭伯納）

一九〇〇年十一月八日

譯者按：一九〇〇年十二月十六日，愛蘭黛麗與蕭伯納在勃拉士龐大尉的感化一劇出演的劇場裏會面了。在會面前的兩年間，雙方來往的信件漸少。據統計，雙方在一八九六年每四日通信一次，在一八九七年，每三日通信一次，在這兩年間，雙方通信最密，一有工夫便寫信互相安慰。到一八九八年，雙方每過十一日或十二日才通信

一次，態度還是跟過去一樣親切，不過除開玩笑之外，討論業務和工作的話比較多些。蕭伯納剛在這一年與潘旦馨女士結婚，大約無須再專向愛蘭黛麗尋安慰了吧。在一九〇〇年後的二十年中，雙方平均每年才通信三次。他們倆始終不曾發生過糾紛或裂痕；可是開頭那種賣弄風情的媚語不知不覺地減少了。他們此後的友誼是建立在女伶與作家的關係上，和業餘律師與女當事人的關係上的，雖則在磋商和談論中，也常常夾雜着許多甜密親熱的愛情詞語。

第八十四信——蕭伯納給愛蘭黛麗

蕭伯納先生向愛蘭黛麗女士請安。

蕭伯納先生曾接見郎突里夫人（Mrs. Langtry）；在談話之中，她要求他立刻拿勃拉士龐大尉的感化到帝國劇院去上演。

蕭伯納先生受了最後一次失戀感覺的襲擊，用一種近乎殘忍的憤怒拒絕郎突里夫人的

要求。

蕭伯納先生之所以做出這種不文雅，不是生意經的舉動來，完全是因爲他有一種憤激的慾望，想攫住愛蘭黛麗的頭髮，强迫她扮演該劇中薛士利夫人（Lady Cicely）一角。

蕭伯納先生很想知道，愛蘭黛麗女士是否想拒絕這個要求，反而在蘭心劇院扮演馬大（Martha）一角。

蕭伯納先生情願替亨利歐爾文爵士保留一個小角色，如果愛蘭黛麗女士喜歡這種辦法的話；因爲當浮士德上演失敗之後，亨利歐爾文爵士該需要一點工作。

蕭伯納先生天天在担憂，深恐郎突里夫人因他的無禮的舉動所產生的痛恨，不久烟消霧散，又跑來向他重開談判。

蕭伯納先生懇求愛蘭黛麗女士答覆這封信。

蕭伯納先生想在鄉間購買一間新茅屋或房屋，請愛蘭黛麗女士給他一點忠告。

蕭伯納先生切望再看到愛蘭黛麗女士過去常常寫的熟識的字跡。

第八十五信——愛蘭黛麗給蕭伯納

一九〇二年四月三日，亞達斐坊十號

G. B. S.（蕭伯納）

『蕭伯納先生曾接見郎突里夫人』——

別弄得她跟其他的女人一樣地心碎吧；讓她把你的劇本拿去用吧。你會寫偉大的劇本。可是在初次上演的時候，往往因爲辦法欠妥，把它們的前途破壞了。你沒有選擇的能力。你甚麼都知道，你甚麼都不知道。

你是個偉大的人。

你是個『瓜。』

你是個可愛的人。

你是個『煩死人』的人。

可憐的夏綠蒂！*

（* 我在吃醋，對不對？）

問候夏綠蒂和她的丈夫。

你最親愛的愛蘭

E.T.（愛蘭黛麗）

一九〇二年六月五日

再者——如　你想要一間茅屋，爲甚麼不買我這一間呢？（註三十八）這間小茅屋倒很夠用。一片曠地。離海一英里遠。聲音聽不到。有花園也有園丁。有蘋果也有硬殼果。最好的節季是由六月至九月。我不知道夏綠蒂是否喜歡這個地方？

E.T.（愛蘭黛麗）

（註三十八）指愛蘭黛麗在溫却士特（Winchester）的茅屋

第八十六信——愛蘭黛麗給蕭伯納

啊，我親愛的朋友，我不能答覆你的——信，因爲我此刻對我的業務計劃不能說甚麼肯定的話。我還不曾把這難題解決。所以你的計劃不該因我舉棋不定而延擱起來。在過去幾天中，我常常在想（當我有空暇的時候），有甚麼話可以對你說，結果覺得（這支討厭的禿筆！）無話可說。亨利假裝不惱我，因此使我覺得很對不住他，只得答應在他的但丁（註三十九）一劇裏担任幾句說白。

昨天是愛狄的生日，我很想看見她，可是只能用電話跟她說話。我那隻可憐的小狗兒受了重傷（這好虛榮的傻瓜跟一隻至少大他五十倍的東西決鬬）。我的態度很冷淡；他們說，當我們倆那次會面的時候，你很討厭我。

所以 當我把這一切磨難告訴你的時候，請你想一想我的痛苦。我是

（註三十九）但丁（"Dante"）係法國十九世紀劇作家薩都（Victorien Sardou）所作的一個劇本。

一個痛苦的罪人！

夏綠蒂好嗎？問候她，也問候你！可是你討厭我！難怪！我不討厭我自己嗎？

一九〇二年十二月十日，於克里夫頓帝國旅館

第八十七信——蕭伯納給愛蘭黛麗

我最親愛的愛蘭——自從接讀你最後一封信之後，我是在過着極悽慘的生活的；可是我們將於明天離開這可怕的地方了，我們在這裏祇遇到不幸的事情。我們要到愛丁堡去，在那邊我們打算找個景色宜人的海灘，度着短短的假期。我已經寫完一個大劇本和一個小劇本。那小劇本只須三十五分鐘便可以演畢，可是那大劇本却需三十五年。小劇本名叫他怎樣對她的丈夫說謊（"How He lied to Her Husband"）（悽惻動人，使你禁不住捧腹大笑）；大劇本名叫約翰布爾的他島（"John Bull's Other Island"）（指愛爾蘭），打算在科特劇院及杜白林的愛爾蘭文藝劇院（Irish Literary Theatre）演出，如果羣衆不把

中華民國 捌拾捌年 拾貳月 捌日 購

國家圖書館
001685136

善